

《論語講記》

卷下

(第一冊)

◎ 內部參考用書

內容：卷下第十一章至第十四章

李炳南教授 講述

數位學者師長 筆記

《論語講記》

卷下 第一冊

《論語講記》卷上 目錄

前言	一
學而第一	一一
為政第二	一〇〇
八佾第三	一七二
里仁第四	二四五
公冶長第五	三二〇
雍也第六	四二七
述而第七	五二四
泰伯第八	六四七
子罕第九	七一九
鄉黨第十	八一

《論語講記》卷下 目錄

開講前提示	一
先進第十一	四
顏淵第十二	一〇九
子路第十三	一八五
憲問第十四	二六四
衛靈公第十五	三七九
季氏第十六	四六六
陽貨第十七	五三五
微子第十八	六一四
子張第十九	六二〇
堯曰第二十	六三〇

《論語講記》卷下

開講前提示

論語講習班第二期，有舊同學，有新同學，這組織法必須知道，安排都是為同學著想。

上下論，本來應當一個人講。雖然自古以來文同字同，但是其中的風俗、飲食起居、言語行動，古今有差異。但是百變不離其宗，思想就是一個，所以多人講是大錯誤。

孔子，聖之時者也，依病下藥，沒有病就不必再用藥。但是其中的義理無限，講百遍也不算多，必得多聽，然後可以融會貫通，遇到事情才能辦，能說話。如一個碗具有七方面，知道以後再見一個碗，就有具體的認識。

吾這次改講下論，徐老師改講上論，為了迎合大家的口味，本來可以不必如

此。其中的義理無限多，不能以為聽全七方面，就以為可以了，自己的學問自己必須知道。所以必得講究「背誦」，若不能背誦，印不上心裡，這毫無用處。吾幼年熟誦，到老了便能一引就有資源。

論語講究依著實行，不能依著實行，熟讀到老死，也不夠學分。不能依著實行，只是能誦念而已，那是書呆子，如今連書呆子也不比不上。

今日講論語，不是因為國家的提倡，而是現今學生底子不及三十年前國文補習班的同學，因為種種條件不同，從前回家溫書，如今回家是看電視。

既然讀了論語，再看報紙還不知道，就是「報呆子」。未來的前途全在今日所作所為，這與佛法的因果相同。今日唯有自身好自為之，若其他人沒有聽聞的，那是虛度一生。

能在這裡聽聞論語，不容易，別處不是如此，佛法的亂相可想而知。福慧能在某一處修，這要看個人的福分。

諸位聽聞了論語，還要自己去求。孔子循循善誘，只是誘發他的學習心而已。吾雖然老了，還是奢望大家將論語學成，出去為社會盡義務，為公家辦事。善惡就在公私上，私心就是惡，而為公必有為公的好處。

開學第一天，將講學的宗旨、重辦第二期的情形，以及講究背誦的所以然，為同學們說說。

你們要錄音，吾說話就必須小心有分寸，這樣你們不得利益，因為今日是危行言遜的時候。古書，古時候已過去了，讀它有何用？讀書必須懂得事故人情，讀古書要今用，讀書全在致用。

你們既然在學校已讀過論語，吾何須再講論語？吾講論語的用意你們不懂。吾是不通，還不夠資格講，但是吾雖然讀書不多，已讀萬卷有餘，你們沒有讀百卷，如何聽得懂？古人說：「學然後知不足」，知不足，才是真正有學問，自己覺得不錯了，就是無學之輩。你們有求學嗎？來此聽論語就叫求學，只是短時間而已。教然後知困，不認字的人，也不知困。現今有洋大師，字義不會講，字也不認得，卻

要改經，他只是字義不懂，還說不上是經義不懂。馬鳴、龍樹不懂阿難境界，阿難不懂迦葉，迦葉不懂佛的境界，我們能懂佛境界嗎？可見求學、教書都不容易。

吾採用集釋，你們在第一屆論語班已聽過一遍，但是料想你們連百分之一也不明白，不明白集釋的用意。你們以前只見朱注、正義，集釋是集合了六百餘種書，吾視諸位的需要與否，及時代的需要與否而採用。

你們必須求學，求吾教，雙方要合作才可以，兩者缺一不可。求學之外還有重要的事，就是尊德性而道問學。例如：大家念了三十年的佛，誰會念佛？什麼叫「問學」，什麼叫「道」？「朝聞道，夕死可也」聞到道了，就不怕死。沒有聞道，自己不能做主，死不得。如今善根尚且還沒有紮住，道從那裡獲得？像今日的某洋大師，那是創善根。

先進第十一

子曰：先進於禮樂，野人也。後進於禮樂，君子也。如用之，則吾從先進。（437）

論語下冊一開頭就麻煩，只看一種注解容易，不看注子不知麻煩，若想求真實義就更不容易。學論語，不得功名，不能吃飯，若自認為容易，必定逢事不會辦，一辦就糟糕，甚至辦壞了，也不能了生死。所以老子說：「聖人不死，大道不止」，你們不出來辦事，只要順其自然，天下就可以太平，一出來辦就亂了。

「子曰：先進於禮樂，野人也。」

先解釋字義。進，往前進，所進的什麼？不能說，因為「進」字有若干講法，只能講由這裡到那裡去便是進。禮樂，全球都不一樣，中國是禮義之邦，以禮樂治國。平常過日子，就是學禮學樂，例如見面有一定的規矩，就是禮。人人有思想，也有七情，這就是天然的音樂。樂記中記載，喜怒之音都不一樣。人人有七情，作

亂或辦好事都是情，因為感情會衝動，所以必須要用音樂調和。違背禮樂動用警察，再不聽就是犯了刑法，必得坐監獄懲罰。法治好嗎？成天打官司不好。坐監獄好嗎？周朝成康、漢代文景之治，監獄淨空長草了，才是好。刑期無刑，雖有刑罰，希望不必派上用場。中國是禮樂國家，外國如何懂？

野人，野，質樸的人。

「後進於禮樂，君子也。」

後進，前面有人往前走，後面有人也往前走。

君子，不太質樸的人，文縐縐，腳邁方步，與鄉下人不一樣。

「如用之，則吾從先進。」

如用之，這是孔子說，孔子他若要採取禮樂。先進的禮樂，有野人的質樸；後進的禮樂，是文縐縐的君子。孔子願意採取先進的禮樂。

上來解說文字意思，再來須講文字義理。先進、後進，指的是什麼？這就難講了，有人說「先進、後進」指時代，解釋成時代就麻煩。有人說夏商周三代，三代以上曰先進。民國初年李得順德文好，德國人不敢跟他講，因為德人說土話，李氏說的是官話。又如詹天佑開隧道，兩頭開，兩節火車的掛鉤也是中國人發明，一竅通百竅通。有人說先進是五帝，有說是堯王，有說周家，都有道理。又注解說先進、後進，不是指時代，而是指學者，所謂先學後學。又有注解說是指孔子的弟子，有先學弟子及後學弟子。

吾採其中一種說法，也不敢妄作聰明，離開古人的範圍。後儒批駁朱子，因為改經的緣故，因為疑經而改經，這是背經叛道。朱子集注中好的很多，卻因改經而遭到後人的批駁。你們求學，首先要去除貢高我慢。

吾採取「時代」說。孔子那時為後進，孔子之前為先進。現今這個時代是沒禮樂的時代，無禮樂之邦。禮樂，有位無德不敢作禮樂，雖有其德苟無其位，也不敢作禮樂。所以孔子作春秋說：知我者春秋，罪我者亦春秋也。現今沒有禮樂，所以

禮從俗。以臺灣而論，臺灣風俗很厚，六十歲以上者還知道禮，六十歲以下的人不知道的多，不僅禮不知道，風俗也不知道。現今國家不要禮樂，你為何偏要講禮樂？不管先進、後進的禮樂都沒有了，現今是反攻第一，反攻以後國家再來制禮作樂。你們既然來學論語，如今沒有禮樂該如何？今日吾教你們學禮樂，現今國家也提倡禮教，但是要在哪裡學？飲食起居都有一定的禮，聚餐也有禮，國家既然提倡東方文化，還不普遍，只有標語而已。從前民國初年，制定中山裝是禮服，吾有事才穿中山裝，這個制度沒有廢除前吾穿有什麼不對？這是已定的制度，我們隨從照辦。平時行鞠躬禮，但是吾信佛，所以拜佛必須禮拜。對孔子，吾則跪下叩頭。這不就是雜亂嗎？

今日祭孔，爭議祭太牢的是與非。吾說這個，並不是毀謗政府，不可像別人無主意、沒有辦法。吾為佛教徒，卻贊成太牢。自古祭天用太牢，有其用意，梁武帝信佛用麵作，也是太牢。如今退出國聯，全靠自己民族，國家的文化就是民族精神。起初為了復興中國文化，吾曾參加開會，主張祭孔用三牲，以及祭孔的服裝等

等，那也是雜湊湯。現今祭孔雖無古禮可依，但曾開過會討論過了，有決議案也可以代替。祭孔時的樂器都是古樂，祭器也是用竹籩木豆，祭時也穿古時衣服。穿周朝的衣服，卻行今日的鞠躬禮。由此可知書的難講。禮從俗，長袍馬褂是普通禮服，吾二十年前為人證婚都如此穿，有四季的長袍馬褂，國家規定鞠躬為禮，我們就實行。文人鞠躬、軍人舉手，若穿長袍而舉手可以嗎？拜佛行佛門禮儀，在父母之前行跪拜禮，待父母如佛。在外學常禮舉要，不惹人討厭。禮的本意，原則就是恭敬人，使人討厭如何是恭敬人？博我以文，約之以禮，常禮舉要就是規範身口意三業，如曲禮說的「毋不敬，儼若思，安定辭。」

先進，民國以前都是先進，都是叩頭。孔子也有從後進的地方，如云「吾從周」。這一章說是從先進，先進有什麼好處？論語是說孔子時的先進，元、明對我們這個時代都算先進，就孔子而言則元明是後進了。禮是自卑而尊他，「敬」就是了，請客用金盤玉碗，卻滿臉傲慢，吾不食這種嗟來之食。自古皆有死，人必須有骨頭，對人必須「敬」。後來的禮漸趨完備，只是擺樣子而已，例如臺灣的發喪，

擺兩條街的花車，就是大錯誤。禮與其奢也寧儉，儉就是野、質樸。林放問禮之本，就因為當時的禮太繁雜，所以孔子說：「吾從先進」，學質樸。論語其他地方有說「吾從周」，因為「夏禮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徵也；殷禮吾能言之，宋不足徵也。」周禮由周公制定，所以孔子說：「吾從周」，這並沒有矛盾。

學然後知不足，你們知道論語的難處，要學謙恭，決不可貢高我慢，如洋大師那樣損害眾生。

今日臺灣的喪禮，穿白衣、披麻帶孝，民俗就是如此，實在就是從古禮來的。所以讀過古書的人，就不致於講臺灣獨立。臺灣的風俗，全球諸國都不如此，因為臺灣就是中國。臺灣話，也有許多山東土話。

【十一·二】

子曰：從我於陳蔡者，皆不及門也。

(438)

辦事都須有軌道，手續法要先懂，才能上軌道。這裡是道場，讀書、學論語所為何事？為的是「尊德性而道問學」，一則學道，一則學文。從前吾都注重道，近兩年才講文字，因為從前的人文學比現今的人好，如今大多數人已經不知文言是什麼了。從前的注解，三人注就有三個樣注，絕不雷同，因為古人的起居飲食都是推測考察的。就今日的事情來說，同一事件有三位記者記，三分報紙就有三樣寫法，不僅文字不同，動作、意義也不一樣。不論什麼事有權有實，必須有方法，學者是書呆子、經呆子。現今吾注重道，「文以載道」的原故，今人主張「純文學」，這「純」字就不通。但這是時興，你若有見地，自己能評判，否則就得碰運氣，遇胡說者就倒楣。

例如佛法，晉朝先傳入的是淨土宗，佛首先說華嚴經，在華嚴會上佛就有說淨土法門，其次才說小乘教。淨土宗是特別的一派，如何特別？其他經講信解行證，淨宗無解無證，愈解愈糊塗，惟佛與佛乃能究盡。今人敢出來改經，呵佛罵祖，這種人連文字還不會講，爾雅、說文等書也沒見過，其實帶業往生，淨土三經都有

說，只是他見不著。而且淨宗千經萬論，處處指歸，條列宗派時，淨宗就殿於末後，當學佛無門可入時，淨土宗就是保險的。如今已有人出來說話，若無四土，何來「凡」聖同居土？他以為彌陀經無九品、四土、三根，這樣就無法同他談了。吾為大家講論語，為的是「文以載道」也要學文，古德因為「不落因果」與「不昧因果」一字之差，而墮野狐身五百年，文字不可不學。

先進的禮樂，以敬為根本，不在形式，金碗銀碗，心不恭敬也沒用。左傳說：「苟有明信，澗溪沼沚之毛，蘋蘩蕒藻之菜，筐筥錡釜之器，潢汙行潦之水，可薦於鬼神，可羞于王公。」禮與其奢也寧儉，全在恭敬上。禮從俗，聖人不敢改前聖，也不敢改「古之諺有云」的老言語，今人狂妄，敢無知妄作。

論語的編者，凡經文前面有「○」記號的，就是指一件事。若沒有「○」記號，好幾段也是指一件事。分不分章大有干係，款章節目，不能錯亂。從前考舉人在省城，考秀才則在本地，考秀才的題目不許離開四書的範圍。若舉人則範圍大，從五經出題目。自宋元明清以來，從四書出的題目，都會記下來，怕出相同的題

目。後來考的試題，取某一章上半句，取某一章下半句，不依整章的句法，已經很難解答了。後來就有人出「○」的試題，有人破題為「聖人未言之先，儼然一太極也」二句。「○」就是易經太極圖中，什麼都沒有，而什麼都包括在其中，什麼也

不出這範圍。在「子曰：從我於陳蔡……」之前就有「○」記號，所以這一章是指另外一件事。

朱子注解把這一章連下章合成一章，這樣不對。臺灣三十年前有一大名家，什麼書都敢注，自「子曰學而時習之」而下，把論語寫成一篇文章，那是他的創造。從漢儒到清儒從來沒有一人如此注。三字經云：「論語者，二十篇，群弟子，記善言」，論語是群弟子會集孔子的語錄。而且論語每篇有若干章，如何綴成一篇文章？大家必須學謙，老師不通，你們能通嗎？都是青出於藍嗎？這章和下一章必須分為兩章講，這章是記載另一件事，不是講道理。吾今依文講。

「子曰：從我於陳蔡者，皆不及門也。」

孔子在陳蔡二國之間絕糧，因為兩國發起戰事，孔子被困在陳蔡邊境，那時隨孔子周遊的弟子，有那些人？即使漢朝人也沒親眼見到，就是現今的記者也對眼前的事弄不清楚，所以後來的注解大家都是未見而造謠言。最早在史記提到，只記了三個人，顏回、子貢、子路，其他書就各說各有理，史記比較可信，也不完全可靠，就算說對了又與我們何關？既無關係何須考證？

這一章要注重下文「皆不及門也」，「及門」二字自漢以來有二說。一則「門」指大夫之家，如云「門閥」，從前人見面，家中有作官才可稱「門閥」，其餘的人沒有稱門閥的，普通人稱貴府。如今云「軍閥」，軍即是做過官。門閥不論文武官，原來是恭敬語。這裡的「門」指門閥，某一國大夫之家。另一說法，公家之門，仕路之門。究竟指是什麼門，很難說。

到了宋朝程朱才膽大改，指孔子之門，為什麼？因為程朱將下章連著這一章講，下章說了很多學生，孔子說這個話時這些學生都不在了，都離開孔子了。孔子死後，子貢為孔子廬墓。孔子周遊列國時，子游、子夏都還只是十餘歲沒有出來，

後人卻以為是跟從孔子周遊的弟子，這是一家之言而已。

大夫之門，指那一國的大夫？到那一國，在禮上必須有介紹人才能去拜見，若沒有介紹人不可貿然而去。你想與人通信交朋友，必須有介紹人，若貿然自薦去為人師，更不通人情。陳蔡二國若有熟人，便不致於絕糧。為什麼在陳蔡會絕糧呢？因為隨行的弟子與陳蔡大夫沒有交情，這是缺點，後來是子貢到楚國，靠楚王出兵才解圍，免於厄難。

【十一·三】

德行，顏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仲弓。言語，宰我、子貢。政事，冉有、季路。文學，子游、子夏。（439）

漢儒把這一章分為另一章，宋儒才合為一章，集釋依據漢代儒家說法，分作二章。孔子周遊列國時，子游、子夏太小，而且孔門高才生還有子張、曾子等，為什

麼這一章都沒列？說不通。從前的論語版本，這一章「德行」上有「子曰」，因古書多次翻板傳抄，變得不一樣，縱使刻在石碑也不一樣。我們依從古人的注解，孔門的弟子學習，在孔子有分四科。四科次序各書也不同，這個版本是德行為首，其次言語，再者政事，再者文學，因為這四科為孔門弟子必須學的。

「德行，顏淵、閔子騫、冉伯牛、仲弓。言語，宰我、子貢。政事，冉有、季路。文學，子游、子夏。」

孔子人格教育，首先必須有道德，志於道，道實現在言行，言語不能錯才能講政事，文學則在最末。

宰我辯析力很強，子貢說話善巧。

冉有多才多藝，季路懂軍事，能辦政事。

子遊注重禮樂，所以禮記中，子遊談禮的地方很多。

子夏的文學好，傳周易，為魏文侯的國師。

反身錄，你們自己看。

現今孔子廟中（文廟），山東曲阜孔廟大成殿有孔聖人像，旁配顏、曾、思、孟四聖（四配），再來兩邊牆各配六位為十二哲，就是依此四科其餘的十哲。孔廟如此配祀是什麼人所定？有人說唐朝，有說是宋人，到了明清才改成十二哲，加上朱子、子張。因為明朝姓朱，所以列朱子，有他的用意，不倫不類，有人作大成殿十二哲的考據。臺灣孔廟不塑像，也供木頭神位，現今的孔廟也有十二哲的牌位，他們的歷史略而不說，只要知道他們各有長處就可以了。十哲的專長，可參考劉氏正義。

【十一·四】

子曰：回也，非助我者也，於吾言無所不說。（440）

會說不如會聽，時然後言，吾是有人問才答覆。

「子曰：回也，」

孔子叫顏子為「回」，不錯。稱人本名者，必得有親近的關係。老師也可稱學生的號，那太客氣，不夠親密才如此。

「非助我者也，」

「助」，對我有幫助。說話作文章有正、反面，這一章書孔子是反說，用的是烘雲托月的方法。孔子說：顏回不是幫助我的人。

「於吾言，無所不說。」

為什麼顏回不能幫孔子的忙？「於吾言，無所不說」，孔子說的，顏回沒有不喜歡的，為什麼沒有不喜歡的反而沒幫助，難道要「不悅」，罵一罵才好嗎？一定要如達摩祖師所言「謗我者生天堂，學我者入地獄」，必定要毀謗嗎？孔子雖沒有

與佛見面，但曾和老子見面，禮記中記載孔子問禮與老聃，自魯到洛陽，所以史記中記載孔子讚歎老子說：「其猶龍乎！」後人反而罵老子為異端。聖人自是聖人，孟子罵楊朱墨翟，楊朱的書已經佚失了，載於列子中有一篇，楊朱學老子、關尹子，墨子學大禹，孔子對老子、大禹都讚歎。有學問者不隨便罵人，凡罵人者都是一知半解，器量也小。

集解，助，猶益也。為什麼顏回對孔子無好處？因為孔子一說，顏子就瞭解，子貢說：「回也聞一以知十」，孔子說：「吾與回言，終日不違如愚。」孔子就不能再說第二遍了，無法發起增益於己。孔子還有其他未說的事，再問就可再往外發揮。例如子夏問：「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為絢兮，何謂也？」孔子曰：「繪事後素。」子夏說：「禮後乎？」子曰：「起予者商也，始可與言詩矣。」子夏這一問，孔子就可以再發揮。

不學詩無以言，金聖歎批西廂「文人看之為之文，淫人看之為之淫」，子夏問而孔子答以「繪事後素」，子夏答「禮後乎！」子夏先問女人，孔子答畫畫，子夏

再答禮。詩全在幽默，孔子說什麼，顏回一聽便能瞭解，但是對孔子不得利益，在座者也不得利益。詩經的言語是比喻，孔子也以比喻答覆，巧笑、繪事都是比喻，子夏卻可以悟到「禮」。

凡事都有本有末，大學云：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」，大學也沒有實際指出什麼東西。有子夏的啟問，孔子更能啟發，佛經佛說法必須有人啟請，例如金剛經懂的人是須菩提，須菩提啟請，大家得利益，須菩提還有不懂之處，也因佛的解說更得利益，全在自己求。

〔十一·五〕

子曰：孝哉閔子騫，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。

(441)

「子曰：孝哉閔子騫，」

孔子說，閔，名損，字子騫，為什麼孔子稱閔損的字？歷代爭議很多，闕疑可以。

佛法雖然還存在，但是沒人解釋也不行，所謂：佛法無人說，雖智不能解。後來懂局者，就不敢改了。

「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。」

問，漢儒注為「非也」。荀子有「非十二子篇」，其中有子思、孟子，若聽荀子的言論，則中庸、孟子都站不住。因為到後代儒家也各有門戶。俗語：「打一和尚，滿釋子熱。」物以類聚，方以群分。

人不非其父母的壞話，不說閔子騫父母的壞話。這種解說礙口。人不非其父母所言，非，毀謗的意思，說他有不對之處。外人對閔子騫處理父母、昆弟家庭，沒有毀謗之處。因為閔子騫先修身而後齊家，這不是小事，家不齊不能出而治國，當公務員，要能齊家，所謂：「不癡不聾，不作阿翁。」治國當宰相，要「受盡天下

百官氣，養就心中一段春」，吾不僅不敢改經，也不敢改注，吾所說也不能離開說文。

間，隙也。有空即是間，有空就可入物，無空間則什麼話也進不去。閔子騫一家子都好，人家用不著你多事。吾用「隙」解釋，這樣好講。孔子為什麼說這個話呢？從「孝哉」而來，這是對中國人講，若對外國人講就不行，聯合國丟棄禮運大同篇，中國文化對洋人不契機。須看對什麼人說什麼話。孝必須以血統為原則，洋人不講孝，他們有母親，父親則不一定知道。

閔子騫有一事，若干書都記載，都是正書記載，可都不一樣。閔子騫的父親結婚後，生損字子騫，山東人，閔子騫祠在濟南東郭外，吾為閔子騫同鄉，多麼光彩。有詩云：「春遊閔子祠」。後來閔子騫父親因夫人先喪，續弦再生二子，後母便虐待子騫。

閔子騫有兄弟三人，兩個弟弟都是後母所生。某日，為父親駕御，駕御方法不容易，善射者有羿，善御者有什麼人？學習時若不知道，必須要問，不可一知半

解，在外就四處講，這是大毛病。你們必須知道吾的派頭，你們既然來此學，就必須真學。吾講都有根據，而且有些可講有些不可講，有些要先講，有些宜後講，這是大學問。今者，有洋博士亂講，一講消業往生，一講五經會通，嗚呼！末法八千年，真是快速，不過末法的延長到來，或加速到來，全在人怎麼做。

以前的造父善御^{ㄉㄨˋ ㄩˋ}，有人跟他學，三年還不教駕御，為什麼？因為學者心未安定下。造父如何教？先教人用狹窄的木頭，腳踩在上面，前走後走而不掉下來。學者於是依教奉行，然後才把駕御學成。

從前為人子者必須學御，為長者駕御，而且從前是車戰，所以必須學御。閔子騫為父親駕御，手麻而不能控制馬轡，閔父見了，很不高興，為什麼年青人不能駕御？

山東到立冬就冷，冬至最冷。古人有「九九消寒圖」，所謂：「一九二九不出手。」閔子凍得受不了，閔父用鞭子打他的衣服，跑出蘆花來，父親知道是後母虐待閔子騫，想休去後母。子騫懇求說：「母在一子單，母去三子寒」，父親因此不

休後母。後母也因此改過。

後來魯國要閔子騫從政出任，他一而再不去，後來閔子騫說：「如有復我者，則吾必在汶上矣」，後來汶上建有閔子騫祠，有一副對聯：「一灣汶水先生志，兩岸蘆花孝子心」閔子不想出任，不與亂臣同仕，如果季氏再來強求，我就越河到汶上去。汶在魯齊的邊界，就是在齊國了。

無間，沒話說。「父母昆弟之言」，人們對閔子的父母昆弟都沒話講，一人感化一家人，這是齊家。當時的人有諺語說：「孝哉閔子騫，一言其母還，再言三子溫」。俗語：「後娘的巴掌」，親娘的巴掌，高高舉起，輕輕放下；後娘的巴掌，則打進骨頭去。

論語足徵記：「此章經文當作子言孝哉閔子騫」。

程氏按說：「崔氏此論，變動經文，未敢苟同」。故知朱子亂動經文是大毛病，現今改經的人就是無知妄作了。讀書少就少說話，不可以道聽塗說，自己無恥

尚且無妨，但是說錯了貽害眾生，那不得了。

【十一·六】

南容三復白圭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。（442）

考異中有「三復白圭之玷」，這一章沒有「之玷」二字，多此二字也不為多，少此二字也不為少，講得下去就可以。這是詩經大雅抑的一篇。從前的詩無題，採起首二字為題。詩，一言有多講，並不是只有一種講法，如「鳶飛戾天，魚躍於淵」，孔子自己注解：「言其上下察也」。天古音「吞」，淵古音「姻」。

「南容三復白圭，」

白圭，是詩經的一篇詩。有四句：「白圭之玷，尚可磨也，斯言之玷，不可為也。」鄉黨篇說：「執圭，鞠躬如也」，圭璋在堂，白玉所為。玷，有缺欠，寶貴

的東西有了缺欠，雖然不好，還可磨磨修理。你這句話一說出去，要說錯了，就沒有辦法改變，駟馬難追。

南容念詩念到此，三復，唸三次。三，音ㄊㄩˋ，可當多講。不停止的研究，對這句詩翻來覆去研究，「三復」翻來覆去唸想，則言行必能相符，謹慎學習到極處了。

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」

「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」孔子排行老二，所以有兄。結婚，男選女，女子也必須選男。古人選妻在德，因為齊家必得選擇對象，詩云：「桃之夭夭，其葉蓁蓁，之子於歸，宜其家人。」宜其家人，然後可以教國人。選對象，不在錢財，而在人才。諸葛亮選黃承彥的女兒為妻，貌不美很醜，古諺語云：「孔明擇婦，僅得阿承醜女」。

大戴禮云：「獨居思仁，公言言義」，中庸講究「慎獨」謹謹慎慎，獨自一個

人，要「不愧衾影」。大學云：「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其嚴乎？」十分嚴厲。獨居之時，身不動，口不言，但是意念如何？「思仁」與仁不離開，必須慎獨，如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私下獨居應思仁。大家念佛也不得一心，所以才教大家憶佛念佛，淨念相繼，你們一天念幾時佛？若念四小時，其餘二十小時做什麼事？所以必須獨居思仁，這就是默而識之。公言言義，在公眾場合說話，須說合乎道理的話，因為一言說出，有用心聽者，有用心學者，可以不謹慎嗎？所以吾未曾在公共場合中，指責你們的毛病。若懂道理，有定見，可以不要緊，否則聽了人說的話就受其薰染影響。

因為人都是虛妄分別，隨好人學好，隨壞人學壞，所以儒者教人「獨居思仁，公言言義」，這樣就是希聖希賢的純粹君子，最低要學君子，學佛則令人要三皈依，學佛法僧。叢林中，不讓在家人住，若有在家人住，視為「賊」。

【十一·七】

季康子問：弟子孰為好學？孔子對曰：有顏回者好學，不幸短命死矣，今也則亡。（443）

魯君想找人才，要找孔子弟子，問孔子：那一位弟子好學。為何不直接問誰善於辦事？因為好學為辦事第一條件，論語以學為首，三字經也說：「犬守夜，雞司晨。苟不學，曷為人？蠶吐絲，蜂釀蜜。人不學，不如物」人不學不如蠶、雞、狗等。目中無人，就是有根本煩惱的慢心所，必定沒有學問，縱使有學問，也知道他的學問不能行得出去。

「季康子問：弟子孰為好學？孔子對曰：有顏回者好學，不幸短命死矣，今也則亡。」

季康子為三家之一，三家專政，論語他處（雍也篇）有魯哀公問相同的問題，推測季康子來問的意思、以及孔子答覆的意思，這都是揣測，不採取。書如何說，我們就怎麼講就可以了。

【十一·八】

顏淵死，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。子曰：才不才，亦各言其子也。鯉也死，有棺而無槨。吾不徒行以為之槨，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可徒行也。（443）

「顏淵死，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。」

前清時，有錢有地位的人死後，用的棺，有棺有槨。槨俗名套棺、外棺。棺槨多少厚度，都有一定的規矩。從前人說：「朱門雖富不如貧」，朱門必定是作官之家，人民三間房，官可以有五間，皇帝宮殿才可以有九間。琉璃瓦，也只有皇帝宮殿可以用，如今則一切自由。從沒有人稱王的，現今的連賣豆漿也叫大王。顏淵死，家窮，顏淵父親顏路請借孔子的車來作槨。注解作賣車以買槨。

「子曰：才不才，亦各言其子也。鯉也死，有棺而無槨。」

孔子說，「才」，有才幹；「不才」，沒才幹。「亦各言其子也」，說各人的兒子。顏路的兒子為顏淵，孔子的兒子為孔鯉。「才」是說你的兒子顏淵，「不才」是指我的兒子孔鯉，兩人雖有才不才的差別，那有父親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的道理？但是孔鯉死時是有棺而無槨，你的兒子好，有棺有槨，我的兒子雖不好，能夠有棺無槨嗎？你要借我的車，我沒有車不能徒行，什麼原故呢？

「吾不徒行以為之槨，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可徒行也。」

「以吾從大夫之後」，孔子這時六十餘歲，實在的年代也很難考證明白。此時孔子不當大夫，孔子當魯司寇後才在陳絕糧，顏子死在陳絕糧之後，那時孔子已經不作官了，所以不能說「吾當大夫不能不坐車」。

為大夫後，「蓋從者隨也」，從也當隨從講，例如從政，就是辦政治。孔子雖然不作官了，仍是魯國元老，國家有事，魯君會請孔子去商量，故「從」與「為

政」迥然有別。隨從大夫若解作「做大夫」就大謬了。現今的人不認字，由此可知。若遇到張獻忠或許不會如此，張獻忠看見大夫針灸若不對穴道，就殺人。所以凡事，不可一概而論。

請車為槨，注解說是賣車以買槨，考證論語稽舉出八種不合理，解釋說：槨非棺槨之槨，此說可以存疑。如送禮，諸侯送犢，卿大夫送雁，士送雉。

【十一·九】

顏淵死。子曰：噫，天喪予，天喪予。（445）

下論先進篇中的經文，有些章有問題，有很多爭執，先進以後的經文則爭議較少，其中有些知道或不知道，都沒有關係。因為從前大家是志於學道，所以考據稍微略過。今日因為廢除文言，所以大家吃大虧，因為四庫全書都是文言，如何看得懂？今日還必須注重文字。道與文，二者都要注重就更難了，其實文以載道，大家

學般若就知道般若當中有實有權，實是真如在內而言，權是善巧方便，另外還有文字般若。有些話不直接說，用影射法，必須聞一知十，全在自己求。

孔子的境界，顏淵能懂得多少，我們不知道，但瞭解孔子境界最多的人，顏子是第一人。別人有說有問，顏子向來不問，像是愚人，「如愚」愚不是真愚，好像是愚人。大家爾後要學文字，十三經中禮記最難，難在其中的普通字上，不可以為是熟字，還必須要查一查，例如禮運篇中「矜寡孤獨」的「矜」字，非讀如「京」。講佛經也是如此，淨土宗說：「隨緣消舊業，更不造新殃」，又說：「至心念一句佛，消八十億劫生死重罪」，修淨土從未反對消業，誰反對消業？但是業消不盡該如何，十地菩薩尚且帶業，起信論：三細六粗，第一個就是業相，所謂「無明為因生三細」，心念起頭就是無明業相，主張「消業往生」者他不知道嗎？

「顏淵死。子曰：噫，天喪予，天喪予。」

「噫」，歎息。「天喪予」，天不要我。公羊傳，子路死，子曰「噫，天祝

予」，祝若解釋作慶祝可以嗎？大家回去查「祝」字是什麼意思。為什麼顏子死，孔子卻說天棄捨了我？

試想：孔子來此世界幹什麼，來享受嗎？佛來此世間何為？佛是來救人出世。若一般世間法，中外哲學多半有議論，而且議論高超，以為看得開，但是對死這件事，不管看得開、看不開都必須死，死了也必須入六道輪迴，所以世間學問只議論而無辦法。

大家不可只說議論，而不去做，必須先自己幹，人來求教，我們為他出主意，他依著若辦不到，你必須負責任，若不管則不夠人格。如此若想成佛，絕無此理。孔子來中國，因為此地眾生也必須教化。國先要有人民，人民多了必須吃飯，必須有生活，而且不許爭奪。若說「競爭」，那唯有死亡，大眾不能生存，所以中國講禮讓，所謂「爭之不足，讓之有餘」。

再來必須使大家有次序，必須有教育。教育要用文化，中國文化全球無能比擬。文化就得用道德，政治只是第二，刑罰是第三。孔子到此世間來，就在這世間

主張文化，講禮義廉恥，安安靜靜，使大家講文化，守次序。

什麼人使孔子來？是天命使他來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，這些是孔子以前的聖人，例如文王「視民如傷」，百姓有吃有穿，在文王眼中不滿意，像受傷似的，天先將文化交給文王，再傳給武王、周公，再交給孔子。孔子畏於匡，孔子說：「文王既沒，文不在茲乎？天之將喪斯文也，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；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」離開我孔子，還有誰辦這個文化？舍我其誰？

孔子所說的道，顏子、曾子懂，最聰明是子貢，只有才幹還不行，比不了顏子、曾子。這時顏子死了，顏子比孔子年輕，孔子死後，顏子可以接續這些聖人的文化，顏子卻比孔子早死，所以孔子說：天不教我在這裡幹了。

孔子周遊列國，為度化眾生，這一章連說「天喪予」，是加重其辭，孔子在此歎息道的不傳。諸位！聽聞可有動心？

顏子死，孔子不能沒有私情，但是大主意在眾生身上。孔子已經七十歲了，無

人接續，全心都在公益上。

大家求學必須希聖希賢，最少須做君子，不可沽名釣譽。今日台中市發生火災，同學們的舉動，短時間花盡幾十萬，人力比錢力重要。自古以來，救災無善策。能短時間平等發與災戶，這不容易。辦這件事，要求不要名利、不照相登報，毫無所圖，一塊錢功德抵得上十萬元。由此點，可知大家的前途，將來即使有災難，也會轉輕，這是共中不共。

〔十一·十〕

顏淵死，子哭之慟。從者曰：子慟矣。曰：有慟乎？非夫人之為慟，而誰為？（446）

「顏淵死，子哭之慟。」

聖人做事講中道，凡事合乎時中，發而皆中節。這一章，孔子哭顏淵哀慟。慟，哀之甚也，超過哀痛的必要程度。孔子對私而言，是哀慟他的學生，對公是為了眾生哀慟，不知不覺就哀慟太過了，這是愛之深的緣故。

「從者曰：子慟矣。」

跟從孔子去弔慰的弟子說，老師哭的太過了，超過必要的程度。孔子自己不覺，怎樣看出孔子不覺來？「有痛乎」，這「痛」字錯，應作「慟」。我哭得很過甚了嗎？超過了嗎？他人看見，自己一想，確實不錯，下文孔子承認。

「非夫人之為慟，而誰為？」

「非夫人之為慟，而誰為」這是文章的波折，也是詩的筆法，一波三折。

「夫人」，「夫」此也，指顏子。我要不為他超過哀慟，誰能教我這樣哀慟呢？還有第二人嗎？不是偏愛顏子，乃是為了眾生的緣故。因為顏子若活著，還能

救度眾生。如今顏淵不幸早死，所以孔子痛苦極了。

【十一·十一】

顏淵死，門人欲厚葬之。子曰：不可。門人厚葬之。子曰：回也，視予猶父也，予不得視猶子也，非我也，夫二三子也。

(447)

「顏淵死，門人欲厚葬之。」

顏淵死，同學們想厚葬他。厚葬顏淵由何而來？大家不要只看文字，還須看義理。究竟是誰說要厚葬他？前一章顏淵死，顏路請孔子的駕車以為槨，這段經文由那一章而來。

「子曰：不可。」

子曰：不可。孔子說不可厚葬。顏淵死，孔子如此哀痛，厚葬不是更能安慰自己的心嗎？為什麼說「不可」？

從前國家上軌道，六部中有禮部，並沒有財部，只有戶部，按戶口收稅就可以了。因為中國文化主張「德者本也，財者末也」，君子喻於義，小人喻於利。民國以後，學洋人有了財政部，明著向百姓要錢。如今禮部沒有了，而劃歸於教育部、內政部。洋人的科學可以學，為什麼要學「小人喻於利」？「萬惡淫為首」，如今教育也教小孩子、老人談戀愛，中國自古沒有如此，這是教人亂倫。

從前有五禮，首要為祭禮，祭太廟、祭天。喪禮是凶禮，必須有節制，所謂「遵禮成服」，節是節制情感，喜怒哀樂之未發，謂之中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。依照禮節，棺多少寸也有一定的禮節，國家的座車不許賣，其中「賣槨買車」有八不可通的質難。祭器壞了要以乾淨的土埋掉，祭神的供品也必須恭敬處理。所以從前接到朋友來信說是「拜讀」，父母的信要「跪讀」。

顏子沒有做官，喪禮有一定的禮節，師兄弟因為私情想厚葬他。禮記云「曾子

易簣」(簣是季氏所送，大夫所用，曾子是平民不宜用)，生必須合禮，死也必須合禮，要死得其所。子路臨死結纓而死。呆板比胡作亂為好，如今懂得這道理的有幾人？必須不越禮。

「門人厚葬之。」

孔子說不可，門人不聽，為什麼不聽老師的話？雖然師徒如父子，但是顏淵還有真父母，仍然必須真父母作主，必須尊重顏淵的父母，別人不能作主。今日沒有制定禮，就必須依從前的禮，再依從風俗的規定。孔子與顏淵師徒關係雖好，還是隔一層，父母死要服喪，老師死則學生無喪服可服，卻都是三年之喪，對老師要心喪三年，三年期間若有欲念等違禮的事情必須躲避，因為心中仍有老師。所以方孝孺被明成祖滅十族，師族就包括在內。

「子曰：回也，視予猶父也，予不得視猶子也，非我也，夫二三子也。」

因顏路想厚葬，也同意厚葬，孔子無法可說，孔子作不了主，所以自己只有歎息，叫顏回的名，等於顏回在跟前。孔子說，顏回拿我當父親看待，對得起我，我對不起他，我作不了主，我不能拿他當兒子。這顏回的厚葬不合禮，可不是我的主意，誰呢？是你的師兄弟們。其實是顏路，孔子卻說門人，溫厚到極處了。

【十一·十二】

季路問事鬼神。子曰：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曰：敢問死？曰：未知生，焉知死？（448）

「季路問事鬼神。子曰：未能事人，焉能事鬼？」

季路問孔子事奉鬼神之道，孔子說：你事奉人辦到了嗎？眼前事還辦不到，何況不是眼前事？

「曰：敢問死？」

季路接著問：人死以後怎麼樣呢？孔子說，眼前活生生的事你知道嗎？若還不知道，何況是死以後的事。

若就世間法講，是種一講法。子路問事奉鬼神，五禮第一層是祭禮，誰會祭祀，就依祭禮如何祭，這是祭法。子路問事鬼神，問如何祭祀，今日之下不祭太廟、祭天，卻還有祭祖先。

「曰：未知生，焉知死？」

下段子路問死，依世間法講就難講了。子路因為不懂鬼，所以再問：死了以後是如何狀況。殺身成仁，為義而死，這是死的辦法，但是下一生的生活，有什麼方法可以知道？焉知生的「生」，若解作「如何生下」，與前段「事鬼神」合不起來，所以這樣講不通。若解釋作「如何生活」，比較好。

不能事人就不能事鬼，就是承認有鬼神。

古來注解，於上段「子路問事鬼神」還注的可以，下段問死則注的亂七八糟。吾因專為學了生死，所以知道。古來的人只學達觀，不懂了生死的辦法。

前一段大主義在「事」字，不是問鬼神，是問事鬼神的方法。所以孔子答的也是「事」。上段的注解都差不多，祭之以禮，葬之以禮。五禮之首為吉禮。孔子入太廟，每事問。禮與其奢也寧儉，誠敬才是禮的根本。以經證明，例如左傳「周鄭交質」，心不誠，交換人質也沒用。心若誠，不必三牲等，只要水草就可以祭薦鬼神，不在物而在心。

下段「敢問死」，問死，這是接上段「事鬼神」。死為鬼神。注解卻以為應該如何死法，但是子路並不是問「敢問如何死」，為什麼會說成殺身成仁等死法？孔子答以「未知生焉知死」，怎能說「知道該如何死法，就知如何生法」？人果真會死，但是誰會「生」的辦法？

子路問的是了生死。敢問死，是問死後是什麼狀況。從何處來，就上何處去。程朱讀過「參同契」、學過佛法，他們懂得了生死的道理，卻作假不說實話。如果我們真懂，雖是蘇秦、張儀再來，也不為所動。淳於髡善於辯論，而孟子不畏懼。凡事但求諸己。

淨土主張二力，佛力加上自己的力量。沒有自己的力量，也不可以。又說：「感應道交」，有感有應，故知有能、有所，感應不是一個人。

生死的事情，你們知道。人死之後，有中陰身，七七四十九天則再投胎入六道。六道中的長壽、短壽不同，如長壽夭與蜉蝣。入六道，死就是生；這裡死就在彼處生，有胎卵濕化等，愈說愈複雜，我們的智慧和佛鬥嗎？

康有為論語注，引易曰：「原始反終，故知死生之說。精氣為物，遊魂為變，故知鬼神之情狀。」（參考來知德易經注），你若問死生，則「原始反終」，可參考參同契。周濂溪、邵康節、朱子都研究「參同契」。宋儒作假，儘說瞎話，孔子不作假，知原始反終，通乎晝夜，就是輪迴的道理。易經繫辭：「曲成萬物而不

遺」，萬物就包括六道。

【十一·十三】

閔子侍側，誾誾如也。子路，行行如也。冉有、子貢，侃侃如也。子樂。曰：若由也，不得其死然。（450）

這一章書，很難講，也不得不講。論語下篇很多錯簡，所以很難講。你們求學，志在為社會辦事，退一步想，不辦也可以，萬不可害事，比如一座果園內有一個果子壞了，傳染給大家，便是大壞處。你們以前沒有讀中國書，不懂做中國人的道理，中國人有其風俗習慣，若不讀書，可以隨順風俗習慣，洋人也自有其風俗，那我們可以不管。卻有一班人，偏偏要改別人的風俗，真是要令天下大亂，嗚呼哀哉！

程樹德氏看了六百餘部的注解，覺得講不下去，倒是看了一、二本的一家村學

究卻以為會講了。

現今有提倡消業往生者，實在是他不認字。使得臺灣滿城風雨，而且影響到香港，或鬧出政治問題來。講佛法首重入道，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」，成佛還在人身上，所以說：「人身難得」。主張消業往生者，他說第一罪魁為印光祖師，因為他提倡帶業。他說經上沒有「帶業往生」的字，那麼有「消業往生」的字嗎？自元朝就有帶業往生的說法，意在言外而已，也不反對消業，能斷惑更好。連蕩益、徹悟諸大師，他都給加上罪名。中國佛法教理有天臺、華嚴，他也毀謗諦閑法師。密宗說帶業往生，他以為是印錯了。他來這裡，罵學佛者，不吃素，也不修行，罵得不成人。或許有一、二位如此，也不可一概言之。

古來學中國文化者也有學成曹操、秦檜的，我們今日學論語也學他們嗎？何況必須指出人名來才可以。如日本佛教不吃素，但是以前的法華寺劉智雄學日本真宗也素食，學日本佛教者也多素食，至於他素食與否吾不知。凡事無諸己，而後非諸人，何況在十善業中，妄語、惡口、綺語、兩舌他都有。

總之，學任何學問，都必須先學成；不然，也須有幾分成，自己能獨立了，而後能辦事。我們應該求自己學成，自己若不能獨立，任何事也辦不成，你們務必自己去求。

出家人有些受不了的，反而找在家人寫文章，佛法衰頹至此！所以人必自伐，而後人伐之。吾想為文，再三想想而擱筆，怕對牛彈琴。諸位！必深自往裏求，三字經曰：「勤有功，戲無益。」少看電視機，多用時間研究。

「閔子侍側，閭閻如也。」

「閔子」下脫「騫」字，以下子路，冉有、子貢稱字，獨稱「閔子」，所有注解脫少了「騫」字。

侍，在旁侍候老師，在那邊都可以，都加「側」。接著說他們的態度「閭閻如也」，閭，方正很平正的態度。

「子路，行行如也。冉有、子貢，侃侃如也。」

子路「行行如也」，行行，剛強貌，很勇猛、剛強的樣子。「冉有、子貢，侃侃如也」，侃侃，和平貌，和平的樣子。其實子貢、冉也有不同，子貢是財經之才，很能辯論，侃侃而談，冉有則在政治科有好表現。

吾不敢造謠言，不知為不知。

「子樂。」

「子樂」，孔子看到這都是人才，很高興，很喜歡。

「曰：若由也，不得其死然。」

接下「若由也，不得其死然」，由啊，你死不出好死來。子路死，子何樂之有？子路死，孔子非常傷痛，曰：「噫，天祝予，天祝予」祝，斷也，如祝髮出家，孔子如斷了手臂。

有人說「樂」應作「曰」，但改字是大毛病。又「子樂」，孔子樂，與吾人何關？而後大家讀書必須致意，孔子述而不作，我們若不懂，可以存疑。

【十一·十四】

魯人為長府，閔子騫曰：仍舊貫，如之何，何必改作？子曰：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（451）

「魯人為長府，」

長音「ㄉㄤ」，府是國家的倉庫，是國家收藏財物武器的倉庫，大學說：「未有府庫之財，非其財者也。」地點大概都宮中內部，出師表說：「宮中府中」，就有內外分別。如現今的北京城，內裡尚有紫禁城，更有宮門。魯昭公時，魯君只是虛名而已，孟、仲、季三家作主。魯祭周公用天子禮祭，這已經是不對了，三家之

堂也以天子禮祭他們的祖先，所以孔子說：「三家者以雍撤，相維辟公，天子穆穆，奚取於三家之堂？」魯昭公忍不下，拆三家的牆，準備討伐三家，但是沒有成功，反而被趕出去。這時的魯君（哀公時）也忍不住，長府壞，想再修蓋。經文說：「魯人」，何不說：「魯君」？有其用意，不說魯君，而說魯國人要重修他的長府，這是春秋筆法。這個要你們自己去查，萬事求自悟。

「閔子騫曰：仍舊貫，如之何，何必改作？」

閔子騫很會說話，說：「仍舊貫，如之何」貫，事的意思。閔子騫不贊成，怎麼修法，要修就用舊樣子蓋。由此可知魯君重蓋不是要照舊樣子蓋，所以說：「何必改作」。閔子騫的用意是這時的魯君沒有權力，官吏都是三家的人，魯君一動三家便都知道，弄不好就招來災禍，前面的魯昭公就是這樣子。魯君無財無力，必定會如前面的昭公一般倒楣，所以閔子騫說：「仍舊貫，何必改作？」

「子曰：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」

子曰：「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」夫人指閔子騫，夫人不言，閔損這個人輕易不說話，所謂：「吉人辭寡，躁人之辭多」，有德性者都不輕易說話。「言必有中」今天他說了話，說的不偏不倚，合乎時中，說到中心了。這句話很重要，這句話保住魯君，國家也少倒楣。閔子如此說保全了魯君，卻什麼也看不出來。

〔十一·十五〕

子曰：由之瑟，奚為於丘之門？門人不敬子路。子曰：由也升堂矣，未入於室也。（453）

「子曰：由之瑟，奚為於丘之門？」

瑟，古樂器。古人為什麼彈琴瑟？樂器都有它的意義，禮記：瑟，盡也。或嗇也。有止的意思，知行知止，不能隨便胡來。先進末章有曾點「捨瑟而作」。孔門

中講究音樂，音樂調和性情，奏樂一個人一個調，西樂也是如此，中樂更不必說。子路剛強好勇，衣裘與朋友共，敝之而無憾，與瑟的「知行知止」符合嗎？他鼓瑟仍放縱自己的慷慨性情，沒有「瑟」處處謹守的本義，什麼性情彈出什麼調。

「丘」音「某」，避父母老師的名諱，這是避聖人名諱。為什麼我門庭的學生彈出這種調子？注解說：「有北鄙殺伐之音」，若是子路絕不彈出桑間濮上的淫樂黃色音樂，例如子見南子，子路不悅。桑中之音，亡國之調，北鄙，就是殺伐之音。

「門人不敬子路。子曰：由也升堂矣，未入於室也。」

門人不敬子路。孔子說，不可如此，但是孔子沒有直說，只說工夫深淺差別的比方。意在言外，不言不行，也沒有阻止的詞義。文法，蓋房屋有裡間、外間，內為室，外為堂，如城隍廟，外面有塑像，內有寢宮，寢宮就是室。到室就是到最深處，堂前為庭，再前為門，再來就是門外漢了。

孔子說，子路升堂矣，未入於室也。入室指顏子，升堂的弟子已不多了，還有沒上臺階的。這裡也不必說「不可不恭敬子路」的話。

【十一·十七】

季氏富於周公，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。子曰：非吾徒也。

小子鳴鼓而攻之，可也。（455）

從前讀經必須熟背，因為在國家作官，辦政治的事，彼此都有爭論，群言擾亂則折衷於夫子，必須有個標準。政治上有出問題，一向是以十三經聖人的文化為標準，不能違背經典聖人的精神，自漢代至民國以前都如是，如今則已變。你們想學中國文化嗎？你們又不懂中國書，是學外國嗎？結果學得不中不西。私下以自己作主，公開則以美國作主。如今立法院通過墮胎，眼光未四下看看，將來一旦打仗，豈是十個月就可以打完？這也是天命。多數人主張滅種，但願大戰後，有存中國

人，有一二位還能知中國文化的人。吾講書必須古事今講，事不一樣，原則精神還是一樣。

孔子為魯司寇，後來不作官，魯國不要重用，但是國家有事情解決不了，還得找元老說話。吾看報紙，知道現今發生的事，才能教大家。周天子封諸侯，諸侯有諸侯的制度與天子不同，只有魯國特別，所以任何事不能隨意開端。周成王年幼時周公輔政，成王為報恩，周公死後，成王賜以天子之祭禮。周成王報答錯了，刻薄固然不好，但是太過猶如不及，以天子之禮賜周公這已經錯了。不論辦好事或壞事，有時辦壞事，後來子孫也有好的，這有它的道理。有時辦好事，子孫卻壞了，這也有它的道理。堯舜的後代都不好，曹操的後代反而好，這是上天無眼嗎？

諸位對歷史沒有用工夫，對中國文化與佛學都不能明白了然。歷史，諸位什麼時候看完了？霍去病二十四歲死，岳飛三十九歲死。不學歷史，要為地方辦事，為國家賣力，為祖先做點事，若沒有學問，能力就辦不到。祭周公用天子禮，萬法無常，好不能永遠好，壞不能永遠壞，到魯昭公時出了孟仲季三家，都是周公的後

人，從前國君繼承人為長子，三家都比昭公年齡大，將魯家霸占起來，魯君只是個空架子。就像天子雖有周王，但是由五霸七雄作主。封地的層次也有不同，諸侯用大夫，又分地給大夫，至於這時土地是什麼制度，我們不清楚。古時候有井田制度，九百畝田，中間為公有，八家共同耕天子的公地，不再納稅。有土此有財（有糧即有錢），這時三家霸占土地，稅收不往國家繳。國家有正式的周公，周公卻是窮的，三家是富的。

「季氏富於周公，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。」

「季氏富於周公」三家最大的把持者為季氏，季氏擁有的土地大，用士人，孔子的弟子冉有、季路都在季氏家辦事。季氏的財富，比中央的周公還富有，這已經令人不平了。國家有它一定的制度，必須繳糧。中國古來都講節儉，不敢奢侈，因為錢都是從百姓而來的，如今公務員調薪，若年老而不辦事，等著拿退休金，無功受祿，後來要變畜生還帳，所以吾不願意。奢侈享受一開端就沒有底限。錢從地裡出來，須要錢就加倍納稅。既然用度不足，而冉求為季氏辦事，季氏就與冉求商

量，除地糧要納稅外，還要百姓納若干稅。並且找冉求尋求國家元老孔子的同意，孔子能同意嗎？來講了數次，孔子都不回答。孔子管不了季氏家，就責備冉求。說季氏已比周公富有了，而冉求還為他聚斂，大學說：「與其有聚斂之臣，寧有盜臣」若只懂得增加錢財的聚斂之臣，寧可不要。這個道理不讀書者不懂，為什麼呢？所謂：「財聚則民散，財散則民聚」也。一個機關內，或商店老闆，也是如此。原來季氏要百姓納糧，又要納賦，經文沒有說「加賦」，意義卻是如此。

以上二句說事實，以下是孔子說的話。

「子曰：非吾徒也，小子鳴鼓而攻之，可也。」

從前太平時，若其他街坊的人來我們所住的街坊起衝突，人們都是管自家街坊的孩子，自己謙讓而禮敬他人，如今則變成刻薄寡恩，這是學美國的緣故。孔子責備自己的學生，說冉有不是我的學生，這是拒絕之辭。孔子說，你們諸位學生可以敲鼓，表示讓大家知道，大家攻擊他，因為我的學生為季氏聚斂，壞了國家憲法，

加厚納糧，如今又要增稅。

【十一·十八】

柴也愚，參也魯，師也辟，由也喭。子曰：回也其庶乎，屢空。賜不受命，而貨殖焉，億則屢中。（457）

這一章書，古人合為一章，朱子分為二章，改經是大毛病，合為一章好講，前半段為引子。

「柴也愚，」

高柴愚。愚，愚直也，古之愚也直，不會轉彎曲折。孔子家語記載他：方長不折，啟蟄不殺，不踏人影（不履影），毋不敬，但未免呆板。

「參也魯，」

曾子性魯，遲鈍，懂孔子之道。顏子不違如愚（立即能領悟），悟得快，若曾子當時聽還不能悟通，但思考後也能瞭然。

「師也辟，」

子張派頭大，所謂「堂堂乎張也」，才能過人，可以說他「失之僻」，但不可說子張「文過」。集解，馬融說：失在邪僻文過。漢儒注解都有出處，吾如今沒有找出來，找出來也不能說，自己沒有這種過錯才能說人的錯。為什麼呢？有諸己，而後求諸人；無諸己，而後非諸人。

「由也嗇。」

子路剛強，並不是俗，子路不俗，粗野還可以說，子路願車馬衣裘與朋友共，俗在何處？好剛猛便不行，要威而不猛，老虎就是猛。這四位弟子的狀況都不得其

中，必須調和。

「子曰：回也其庶乎，屢空。」

說完四人，接著說顏回。顏回其庶乎，庶是差不多，顏回還差不多，差不多什麼？屢空。屢空，自古以來有兩種說法，都講得上來，但採取何者，吾不敢確定。屢，常常。空，一種解說是窮，什麼也沒有。顏子簞食瓢飲，樂在其中。孔子比顏淵更高明，孔子卻是「空空如也」，難道說孔子比他窮嗎？第二種說法，心空，心中什麼也沒有。

以文理說，有「屢」字，所以採「心空」好，否則子貢不窮，為什麼說「屢中」？孔子云：「朝聞道，夕死可矣。」道很難講，孔子學道是空空如也，連空也空了，因為道就是心，道是真空，心也真空。淨土宗從有門入，禪宗從空入，禪宗人念一句佛，漱口三天，念「佛」就是有，所以學禪的人要漱口。例如丹霞燒佛，又說：無佛處不可坐，有佛處急走過。晨起拜佛，以為好事，卻說：好事不如無。

六祖云：不思善，不思惡。本性真空。心經云：以無所得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實相念佛則入常寂光淨土，寂滅為樂。修淨土宗，工夫不到不能說，從有門入，工夫到時，自然知道，不必說。佛對於韋提希夫人，不現寂光土是有原因的，因為佛的境界，凡夫不知道。唐明皇一曲，百花齊放等，情與無情，同圓種智。「空」是真觀，「有」是假觀，再為中觀，這「屢空」是真空。顏淵不能常空空如也，卻能數空，這與道不遠了。

「賜不受命，而貨殖焉，億則屢中。」

有人說：賜賢於孔子，因為子貢不受天命，天命就是「因果」（天地間自然之法則），子貢與道差多了，卻能貨殖做生意，做貨殖生意，心就在財貨上面，心就「不空」。子貢雖不受天命，財貨卻沒有迷住他（不會「財迷心竅」）。億同「意」，心意，心思，心思想法。對空也接近了，子貢常思想、研究，也能「中」，合乎道，並不是一門都不入，也入一些，所以說「屢中」，但比不了顏回。別人想悟不開，子貢研究就能近道。

修淨土宗要一心不亂，必須「淨念相繼」，若只念一、二小時，其餘時間都是妄念，妄想多，如何往生？若不能往生，要怨誰？不如念佛憶佛。若日課五萬、十萬就不須憶了，一打妄想就不夠數，白日念十萬聲已經累了，晚上睡覺也不致於有奸盜邪淫等夢想念頭。有一些方便法，不可與外人道。

下面二章，尤其以後一章，多無定論，從闕可以。

〔十一·十九〕

子張問善人之道。子曰：不踐跡，亦不入於室。（460）

「子張問善人之道。」

子張問，善人之道，由善才能入賢入聖，若終日做壞事，希賢希聖做不到。先有善，而後可以入賢入聖。這是問善人之道，希聖希賢，必須從低處問。

「子曰：不踐跡，亦不入於室。」

「不踐跡」，跡，前人的行跡。踐，踏的意思。前聖前賢有走過的腳印，跟著腳印走，不必緊扣著腳印子，只要不離開先聖先賢的軌道就可以了。如同前有車，後有軌，不離軌道。若不依前人軌道走，也不能入於室，不能入聖賢之室。或許可以升堂，但不能入室，學誰就跟誰走。

顏淵是孔步亦步，孔趨亦趨。

【十一·二十】

子曰：論篤是與，君子者乎？色莊者乎？（460）

這一章有二說。

（一）一說合上章為一章，漢注以為：為何同一章而有「子曰」，或許不是一

時所說，但同一義，所以合為一章。意思是：言論很篤實嗎？是君子嗎？或是外表自然表現很莊重嗎？（這是連著上一章，說善人如此，而是論篤嗎？君子嗎？色莊嗎？）

（二）自成一章的說法。言論聽起來很篤實，這樣是君子嗎？或是色莊的外表呢？但以上二說都闕疑。

【十一·二十一】

子路問：聞斯行諸？子曰：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聞斯行之？冉有問：聞斯行諸？子曰：聞斯行之。公西華曰：由也問聞斯行諸。子曰：有父兄在。求也問聞斯行諸。子曰：聞斯行之。赤也惑，敢問。子曰：求也退，故進之。由也兼人，故退之。

（461）

上論與下論不同，古人編書有他的規則，決不隨便。上論，自求學開始，一步教，有次序，問題少。下論，自先進篇開始，問題多。經文不是全指一件事，但也略加分類。論語難講的都在下論，先引入門，再講難的部分。因為上來領路，若難的講在前，後頭就麻煩了。所以說話辦事，都有次序。學時不可呆板只依一條學，而且必須看他的環境。

注解佛經的人注重科判、文字、意義等，或體或用等都不會雷同。論語就不是如此，同一章若干人講，若干說法，鬧意見，我們不知所從，能知道要聽那一家的講法，學問就不小了。吾講佛經與講論語，不依一路子講，我沒有他們的學問，都是參考注子而已。你們往後讀書、做事，必須有見識。從前注經都是大儒，有門戶之見，這是讀書困難的地方。你們求學難，做事就難，所以吾教你們佛經，教你們了生死。人有生就有死，死後入三途，未死前這一段人生，必須辦事。辦事就有印象，必須致意，了生死還有軌道，辦事卻沒有軌道，最為困難，所以辦事難。大家必須讀歷史，有經驗閱歷，才能辦事。公教人員，不用讀書人不行，學司法財政是

藝術，不讀書一辦事就害人。學校所讀的只是會技能，不會辦事也沒用，今日學校有錢就教，臺灣怎能強得起來？心理建設不起來，不能辦事。今日的教育是害人害己，將來必墮三途，其苦無窮。讀書明理，更要會用。

這一章，本文中有問有答，可以不用注解。但是就可講下去了嗎？我提出問題，就麻煩了。這是吾看書與諸位不同的地方。例如彌陀經，一者阿彌陀佛造極樂，一者釋尊宣傳，佛佛道同，佛的境界，迦葉以下諸位祖師沒有敢加一句的，今有陳某某者竟能說幾句，如說夢話，當了十方佛的老師，卻有許多人相信他，真千古怪談。福至心靈，無福的人就會被物欲蒙住耳朵。吾只是空著急，也莫可奈何。

「子路問：聞斯行諸？子曰：有父兄在，如之何其聞斯行之？
冉有問：聞斯行諸。子曰：聞斯行之。」

「聞斯行諸」子路問聽到這個事情就去辦嗎？子曰：有父兄在。有長輩在，「如之何，其聞斯行之」，「其」指來問的，有父兄在，怎麼可以聽到就去行？再

來是冉有問，聽了就去辦嗎？孔子說，聽了就去辦。佛家也是如此，有人問趙州和尚，狗有佛性否？二人同問異答。

「公西華曰：由也問聞斯行諸。子曰有父兄在。求也問聞斯行諸，子曰聞斯行之。赤也惑，敢問？」

公西華說：子路問聞斯行諸，老師說有父兄在，不許他行；冉求來問，老師答就去幹。公西華迷惑，應該聽那一個？

「子曰：求也退，故進之。由也兼人，故退之。」

下頭是孔子答。冉求、季路都辦政事，冉有事故深，大小事都斟酌，不斟酌好，沒把握就不做，但是時不可失，機不再來，孔子「故進之」，所以孔子提倡要他有點勇敢。子路辦事，一辦就辦二人的事，兼差不兼薪，一人辦二事，太超過了，孔子「故退之」，所以教他退一退。

聞件事？如聞小孩掉水的事，若回去問父兄，小孩已經溺死了。但是也有小事問父兄、大事不問父兄的，一樣可以辦的。

中國有「投諸四裔」的說法，四裔進入版圖必須接受中國教化，不受則摒諸四裔。例如：結婚是大事，父母之喪也是大事。婚是大事者，一男一女本來沒有關係，卻說是天倫。易經八卦都有定位。古代結婚有三原則：一者、身是父母給的，自己不作主，必須由父母作主。二者、媒妁之言，必須門戶相當，要所學相當。左傳鄭太子忽云：「齊大非耦」，不論如何不與齊家結婚，因門戶不相當，不可只看眼前一時。三者、本人的意見。如唐高祖擇妻，左傳也多有。又，結婚必須六禮促成，最後才親迎。因為結婚如此不容易、又麻煩，而且禮部會給證書。生孩子後，孩子有父一半母一半的血源，所以夫婦是天倫。但舜是聖人卻沒有告訴父母，就自己結婚，孟子萬章篇云：「帝使其子九男二女，百官牛羊倉廩備，以事舜於畎畝之中。」

所聞是什麼事，這些注解多是一偏之思，半身不遂。不然，那只好去問冉有、

子路、孔子，其他人若不知道，要以孔子為主，其餘都不可靠。

凡事有實有權，沒有方便不可以。這章的「聞」，我也不能拿定主意。諸位視事情狀況而定，以各人的學問去斟酌斟酌。

【十一·二十二】

子畏於匡，顏淵後。子曰：吾以女為死矣。曰：子在，回何敢死！（463）

「子畏於匡，」

孔子周遊列國，遭遇兩次厄難。在陳絕糧，又為匡人圍起來。陽貨曾在匡幹壞事，匡人恨他，如今孔子到了匡地，孔子與陽貨相貌相似，御者又同一人（孔子弟子顏刻），匡人想報仇，圍住孔子，所以說：「畏於匡」。有人說，孔子微服而過

宋（禮記檀弓篇），或者會神通，借土遁，講解孔子離開的方式也不一定。重點在「畏」字上。

被匡人圍起來。畏字做何解釋？有注解說，畏是「害怕」。孔子害怕，因為顏子還在後頭，這種解釋不通。子路拔劍要殺匡人，孔子不會如此，所以斥責他，並且彈琴。想想諸葛亮空城計，讓司馬懿兵退四十里。但是有的書上說，孔子彈琴的曲調很哀傷，有暴風擊拒，這種說法吾不敢信。但是陽貨不會彈琴這一套，這是確定可知的。

禮記檀弓說：「死而不弔者三，畏、厭、溺」（弓矢斯張，猜謎「弔」字）哭與弔是兩件事。弔是安慰，例如湯武「弔民伐罪」伐桀紂，安慰百姓。哭則無弔，弔也可以哭，只是哭法不同。弔辭就不是祭文。如果認識他父親不認識他的兒子，他的父親死了，就是「哭而不弔」。哭死的人、弔活的人。

禮記中，有三種情形，不弔慰他的家屬，這三種情況是不應死而死，所以不安慰。一畏，孝經云：「戰陣無勇，不孝也。」為什麼是不孝，怕死的原故，那麼孔

子怕死嗎？怕死在不弔之一，因為不孝是不好的事。再者，臨難無苟免，不該死，死了也不對，死非其道的原故。所以子路想和匡人拚命，孔子不贊成，因為匡人不是為了殺我們，而是錯認人。所以「畏」不是怕死，並非三不弔中的「畏」，不要輕易死。二厭，這就是「壓」，被牆壓死也不弔，可哭但不弔，老人必須有人時候，被壓死是子女不孝，所不弔，因為危險的地方，孝子不應該去。三溺，溺水而死，忽然掉入水中，也不弔，但是若是忽然發大水，兒子奉到父命要到他處，而被大水淹死，這就必須去弔。所以呆板的注疏就會誤人。

「顏淵後。子曰：吾以女為死矣。曰：子在，回何敢死！」

孔子不與匡人鬥，顏子與孔子等人失散，顏淵最後才回來，孔子說：「吾以女為死矣。」「女」，音「汝」，孔子一看見顏淵，說：我以為你死了。這是歡喜辭、慶幸辭。顏淵說老師在，回何敢死？

可以與知者言，不可以與外人道。孔子料想顏子知道他必定可以脫圍，顏子也

知道孔子必定能脫圍，所以顏子說：「子在，回何敢死？」長輩在，晚輩怎麼可以輕易死呢？上一句，孔子云：「吾以汝為死矣」，就含有我知道你不死的意思。孔子知顏回，顏回也知孔子。

【十一·二十三】

季子然問：仲由、冉求可謂大臣與？子曰：吾以子為異之間，曾由與求之間，所謂大臣者，以道事君，不可則止。今由與求也，可謂具臣矣。曰：然則從之者與？子曰：弑父與君亦不從也。（46⁴）

魯君不作主，什麼人作主？是老一輩的兄弟，魯君原來有三支，後來分開了，名為三家，權力完全都在三家手裡，魯侯只是個空名。此時的周天子，天子有諸侯，同姓一半，不同姓一半，原來定都在長安，後來東遷洛陽，為東周，也是空

殷，周天子一點也作不了主。

你們不論學什麼學問，歷史必須先明白，你們學論語有感想，但是空洞，吾也有感想，卻如身臨其境。從前吾在內地，民國三年袁世凱以後，南北割據，民國就分南北，各省獨立，有如周家，內戰打了五十年。北方有日本在後面挑撥唆使，南方有英美在後面挑撥唆使，打得無兵餉，就借外債，讓自家人打自己人，總是外國人得便宜。所講的這章經文，吾如身臨其境，不是聽故事。事到如此，不打也不行，想後悔也遲了。後來日本打中國，又偷襲珍珠港，中國始終受美國操縱，臺灣人今天又患了這毛病。必須會選擇，到時靠誰都不中用，大家要學見識，這一段完全是歷史。

所有魯國政治，由三家把持，魯君空殷子沒有用，凡幹政治都是三家的臣子，並不是國家的臣子，如民國初年各地不聽中央。周朝此時魯國以季氏最霸道，做官都是做三家的官，孔子弟子出來做官也是如此，這種官難作。

國家有宗廟，有社稷，有注解說，社、稷各有壇，天子曰大社，諸侯曰國社，

大夫也有社無稷，這是王夫之的注解。另外鄭康成的說法，社稷不分，有社壇無稷壇，到王莽才分社稷。這章說的是周朝，還未到王莽時，所以王氏的說法並不是周朝的制度。

「季子然問：仲由、冉求可謂大臣與？」

季子然為季氏大夫的子孫，名子然。這時仲由、冉求都在季家作官，季子然問孔子，仲由、冉求在我們季家為宰臣。言外之意是冉求、仲由此時是小宰，很不錯了，若孔子贊成，讓他們做大官如何？孔子對三家不滿，又瞭解自己學生的能力，如何回答？說話如唇槍舌劍，說錯就壞了事，一句話有一句話的吉凶，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，所謂「斯言之玷，不可為也」。現在臺灣的亂，就是亂在言論、報紙，全世界也是亂在耍嘴皮子。今日時興講演，除非原子彈下來，否則亂不停。

「子曰：吾以子為異之問，曾由與求之問，所謂大臣者，以道事君，不可則止。」

孔子答，不置可否，我以為你今天來問我，以為有什麼奇異特別之事，不過是再求與仲由，問他二人，這是什麼大事。你問做大官的事，孔子答大官應如何如何，他們二人可以不可以用，你自己裁定吧！

所謂大臣「以道事君」，以道治國。中國的治國之道，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貫的辦法，民為邦本，就是要以仁義、五倫治民，禮運大同篇就是治國家的大道。君必須靠臣幫忙辦事，用治國愛民的方法愛民，人民自然會保護國家，有民此有財，財散則民聚，以道事君。若君不聽，要委曲宛轉勸諫，三諫不聽則去，再說國君就討厭了，例如伍子胥的勸諫，被吳王殺了。三諫不從，不可則止，如何止？原先是以道治國，君不聽就要亡國，我不能陪你亡國，就可以離去。

領薪水，若敷衍了事，自己嚙不下去。雖有錢可領，若國君不聽人的勸諫，就可以走。更有「錢不要而不走」的人，雖然不能合謀，也不離去，他要為君盡義務，這種人並不是怪人。這種人對得起國家，只是國君自己不聽而已。孔子如此說，恰到好處。

「今由與求也，可謂具臣矣。」

現在仲由與冉求「可謂具臣矣」，具，備具，聊備一格。他們現在所幹的正是這一套。當臣子辦得恰到好處。

「曰：然則從之者與？子曰：弑父與君亦不從也。」

季子然還不開竅，仍然再問，那麼叫他如何辦，他們就會如何辦嗎？這是改問他們服從不服從的問題。季氏獨霸一方，有篡位的意思，孔子答說：但是要看所服從的是什麼事，若要他殺父殺君，他們也不會跟隨去辦。

孔子不明說，意在言外。這二人在季大夫家做家臣，到中央去殺父殺君嗎？殺父殺君是三家，你們三家若辦殺父殺君的事，他們就不幹。

【十一·二十四】

子路使子羔為費宰。子曰：賊夫人之子。子路曰：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讀書，然後為學。子曰：是故惡夫佞者。
(466)

子路在季氏家做宰官，季氏地大，國人不少，費是今山東費縣，缺乏人才，找子路舉薦人，但是要為季氏舉薦好人？還是舉薦壞人？若為壞機關就舉薦壞人，好機關就舉薦好人，那你要為他負責任嗎？吾舉薦的人必定靠得住，最低限度品性要好。舉薦的人出事了，若袖手旁觀，那不可以，做人應當負責任。

「子路使子羔為費宰。子曰：賊夫人之子。」

子路選擇子羔，到費地當宰官，一派子羔去，孔子一聽就說「賊夫人之子」。賊，害；夫人，這個人。你怎麼害了這個人家的孩子，好好的孩子讓你害了。子路早明白孔子的意思，好人也不能舉薦到壞處去，但是會舉他出來作官，並不是要他出來升官發財。我舉薦人，怎會讓他學壞？凡事不要責怪對方，省察自己做對與

否，在自己身上找錯處就成功。子路以為，我為什麼會害他呢？以下子路的答話，看起來似乎不切題。

「子路曰：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讀書，然後為學。」

子路說，既然當了費縣的宰官，又有人民，又有社稷，何必讀書，然後為學？子路因子羔是好人，或許學問、年齡、閱歷較差，所以孔子才會說害他吧！（這點吾人不亂猜測）。只因子羔的學問不足，所以孔子說學問備好後到時候再出來。子路說難道讀書才是學問，經驗閱歷不是學問嗎？有民人、社稷，慢慢就有經驗閱歷，學問就有了。春秋時代，學問不夠的人便出去做官的大有人在，並不是子路開端的，但是孔子卻可惜這個孩子，所以如此說。

現今國家用人，農工商法醫各有門類，各有主體，畢業後派差事，如財政部缺人，派學交通的，醫學單位說缺人，就派財政博士去。今日是以學生為試驗品，以百姓為試驗品，以病人為試驗品，老百姓倒楣。實驗好了，我長學問；實驗壞了，

我不負責任。大家以後絕對不要拿學生、百姓當實驗品。當了差事，晚上就要拚命去研究。把學生、百姓當實驗品，將來就得變畜牲還債。聰明人不欠債，所以古人說：「吃虧方占大便宜」。

「子曰：是故惡夫佞者。」

子路所答是當時的狀況，孔子也知道，以下便輕描淡寫責備他，責備而不責備。

佞，口很會解說。你這佞口，讓人討厭。不癢不痛地帶過去了。歷代很多注疏揣測說孔子到底責備誰，其實不必如此猜測。

【十一·二十五】

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華侍坐。

(467)

「子路、曾皙、冉有、公西華侍坐。」

子路等四人跟孔子談話，並未指出是在那裡。老師坐著，弟子事奉老師，孔子說話。這一段有二種說法，一說，因為我的年紀比你們長，你們不要以我年長，看見我就不敢說話，不可太拘束。在這裡我與你們說話，你不能說「我不知道」。

今天晚來的同學就吃虧了，這篇很難講，你們都看過注解，我講的和注子不同，不可起疑心，因為我所說的和這些注子就是不同，但是也採取其中若干看法。因為論語集釋的注解是集合眾說，要讀者自己採取。其實論語集釋採取的注解還不全，其餘的注解還多，比集釋多十倍以上。我今日所說的極容易，因為我是擇重要說，一以貫之，所以聽的人聽的似乎很容易。

再者，今天的講法要先講字，懂字之後再懂文理，再懂動態，再說大義。這一節書的字、文法、神情，最後聽完應如何學，必須懂大義，但講的時候是倒著講。若不先這樣準備，你們雖然有先看了，仍看不出所以然，聽也聽不出所以然。先講

大義，心中先有印象，再聽就容易懂，如佛經先講五重玄義，再聽經就容易明白。吾講經先講經文，再講五重玄義，人容易懂得。經文字句不可變，但是教的方法不一定。集釋中沒有結論，大義就是結論，先聽結論。

「子路：侍坐」，這是開頭的一段，這一段很重要，有如阿彌陀經十六尊者的開會場，這點就很重要。這四人雖是子路列在首位，這是與坐次有關係，並不是因子路年長，如其他章就不一定是子路在首。

這是在那裡侍坐？大概是在孔子的住處，或城裡的教室，學生座次常改變。那時候鋪席子，鋪上一把短几，四人一几，長者或單獨一几。這次去老師那裡沒有特別的事。孔門師徒常常聚會，偶而都會聚在一起，老師單獨一席，其次三人一席，另一個人不與他們坐在一起。與老師常聚會，今日是離不開皮包，孔子學生是離不開樂器，縱使不帶著，孔子教室也有樂器。這是會場情形。侍坐是學生都坐，若正式則依座次，或坐或站不一定。

子曰：以吾一日長乎爾，毋吾以也。居則曰：不吾知也。如或知爾，則何以哉？

再第二段，就出了問題，閒談之中，開式正式談話，這節是這章書的主要問題，重要在此段。

孔子住在曲阜城裡，諸弟子也在曲阜城，從前交通不便，曲阜城外的人就不能出來。孔子看著這些人，這四個人都是很重要，四人都沒工作，這是重要點。這四個人是何等人物，為什麼都沒有工作？國家不要人才，還是人才不出來？有注解說是孔子不出來做事，或國家不用人，究竟是那一種說法？孔子成天教學生修齊治平，孔子志於道，心在修齊治平的大道上。但是辦這些事用什麼來辦？要志道、據德等，在仁義道德上辦，如今這個「道」人不聽，天下是無道的時節。孔子是魯國人，愛魯國，應在魯國作官，所以陽貨問孔夫子為什麼不出來作官？所謂大臣者，以道事君，不可則止。如今天下無道，爭權奪利，到任何一處人們都不聽進去，但是也不能枉道求售。其實與衛國夫子南子連絡，和彌子瑕連絡就可以從政，但孔子

不願意，所以第二天就走了，並不是不幹，而是隱居以求道，國家不用，隱遁而去。但是孔子一生的志向還必須求發展，不作官可得英才而教育之，預備有用時就大有人在，還是為社會、為大家。有一回孔子對顏回說，國家用我們，我們「用之即行」，不用我們就「舍之則藏」藏起來，不必出去叫賣，這點別人做不到，唯我與爾有是乎！我為你們先講文法，注意起承轉合，會做詩就會講，如今的作詩者如泥瓦匠蓋房屋。

「子曰：以吾一日長乎爾，」

「子曰：以吾一日長乎爾，」一字有多義，例如這一段的兩個「以」字，講法就不一樣。先講字，文章有「字眼」，作詩有詩眼，字有字眼，不懂必須問，不可妄作聰明。吾採取各注子，然後選擇其中合理的來說，「以」有三義，一，止也；二，因也；三，用也。我的解釋都有出處，「以吾一日」，以，因也，因著我「長乎爾」，比你們年長一日。不必問我比你們年長多少，即使是長一日，就是「長乎爾」，也就是說我老，有了年紀了。「爾」指這四人。

「毋吾以也。居則曰：不吾知也。如或知爾，則何以哉？」

「毋吾以也」，毋，無也。以，有的注解採止也，有的採用也。別因為我而止住不說話。有人說：我沒用處了，我有了年紀了，沒用處了。另外有人說：我有了年紀，跟你說話，你別不答覆我。吾採「用」義，我有了年紀了，不行了，不能幹了，老而無能，不能用了，正合孔子在家閒著的時機。不能用怎麼樣呢？你們四人還年輕，雖然我在這裡教書，但是你們還必須幹，可以隱居以求去，但是在家閒居，可不能發牢騷說：「不我知也」。人家不知道我，要「人不知而不愠」。「如或知爾」，假若是大家知道你，你出了名，「則何以哉」，你拿什麼用呢？

這段等於經的正宗分。

子路率爾而對曰：千乘之國，攝乎大國之間，加之以師旅，因之以饑饉。由也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夫子哂之。

一句一個樣，一段一個樣，沒有重複的文在其中，而且一脈到底。以下第二大段分三小段三個樣。

「子路率爾而對曰：」

「子路率爾而對曰」，率在釋文上有作「卒」ㄘㄨˋ，卒就是未經考慮，突然間就說。若說子路向來直率，未免太浮躁。又說子路急急忙忙起來就說。又有人說，沒有起來就說。這都是多加的。禮記云：「唯而不諾」，若說子路急急遽遽就起來回答孔子，那是對老師很謙恭，很好。後人批評子路的是非，都不對。子路是直率的個性，孔子有問，子路匆匆忙忙答覆，有何不對？「對」是以下對上說話，子路說什麼？

「千乘之國，攝乎大國之間，」

「千乘之國」，一千輛兵車的大國家，像齊魯的大國找不出幾個。子路一開口就說千乘之國，必須注重這一句。「攝乎大國之間」，夾於大國之間，國家出亂子

都在鄰國，中國打戰，多與俄國，跟美國就少，地理不方便的緣故。居家也是如此，所謂「親朋遠來香，鄰居高大牆」，「朋友數，斯疏矣」，必得有點空間。千乘大國夾在兩個大國中間。

「加之以師旅，因之以饑饉。」

「加之以師旅」，兩個大國對我們增加師旅，大軍曰師，略小的軍曰旅，發動小軍隊或大軍隊來加害我們的國家，這就不安定。不但不安定，「因之以饑饉」，因，又也。饑饉，年景收成不好。一年荒，二年荒，百姓受不了。外面有兵打戰，國內又無食物。一打戰，兵有糧可吃，沒糧食的百姓多，國家更不行。

「由也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有勇，且知方也。」

如此「由」去幹，「比及三年」，比，說文，近也。近及三年（現今不採取此種說法），下段也說「比及三年」。比，案驗也（採取此說）。辦政治者都懂得，從前天子巡狩，如今是派委員到各縣監察，如今是不定時，從前有一定。「三年一

比」，一到三年要大比，考察三年所做，或升或降，一個個比較，升或調不能隨便。幹了三年，要三年大比，考察驗收所辦的事，看看成績。「可使有勇」，注重「可」字，可以叫老百姓都有勇氣，沒吃的，大國圍著，百姓更振奮起來。在危急的世代，子路去幹，不但使百姓有勇，「且知方也」，政治的軌道絕不能亂來，例如親上事長，孝弟忠信都不能亂來。

「夫子哂之。」

說完了，「夫子哂之」，微微一笑，如俗話說的冷笑，「汝以為何如？」

求，爾何如？對曰：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求也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足民，如其禮樂，以俟君子。

「求，爾何如？」

夫子一哂之，文章又變了，大家都不敢說話了。孔子才說「求，爾何如」，指

著冉求叫。大概他們坐在一個席上，不說不行了。

「對曰：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求也為之，比及三年，可使足民。」

「對曰：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或六七十，或五六十，還不到百里。前面子路是說千乘之國。子路問「聞斯行諸」，孔子答「有父兄在」；冉求問「聞斯行諸」，孔子答：「聞斯行之」，因為「求也退，由兼人」。

「比及三年」，冉求說，我要在那裡幹，等到三年大比之時，「可使足民」，可以叫人人有吃的。民生主義要緊，先足民，再足食，再教育，求死不都違了，何來的餘暇治禮樂？

「如其禮樂，以俟君子。」

「如其禮樂，以俟君子」，禮樂我辦不到，要等後來的君子來辦。

這段兩謙、一不謙，「方六七十等」是一謙，「禮樂以俟君子」是二謙。可叫足民，這是不謙。這「可」字很重要。

赤，爾何如。對曰：非曰能之，願學焉。宗廟之事，如會同，端章甫，願為小相焉。

「赤，爾何如。」

公西華也不說話，孔子叫說：「赤，爾何如」，公西華，你怎麼樣呢？

「對曰：非曰能之，願學焉。宗廟之事，如會同，」

「對曰」，第三位更難，答的不與第一、二位相同。

「非曰能之」，我要說：我不是說能這麼辦，只是談志向而已，「願學焉」願學著辦。願學什麼呢？「宗廟之事」，祭祀是國家大典，所以孔子入太廟，每事問，宗廟就是太廟。「如會同」，或是會同的事，會同是諸侯見面，不在宗廟，另

外築壇，兩國在盟壇見面。有大小會同，兩國見面為小會同，若齊桓會諸侯，會若干國家就是大會同。「會同」時必須有儻相，替國君說話，如藺相如在澠池之會當相，又如夾谷之會孔子為相，大會有大相，小會有小相。祭祀則無相。

「端章甫，」

「端章甫」但穿的衣服不一樣，在朝廷、祭祀的衣服有一定的禮服，會同也有禮服，但比較簡單。禮服各代都不同，很難考證，如平劇中的張飛、趙雲所戴的帽都有名字，都不同。朝會、祭祀戴冕旒，會同時戴皮弁，考據有種種衣冠法，我們不懂，可以「不了了之」。

「端章甫」禮服的總名。端者，開端。衣冠等皆必須整整齊齊。端代表衣服，章甫代表帽，這是殷代的名稱。若周朝的帽較小，會同必須穿這種禮服，如今，軍人有軍裝，法院也有服裝，文人則穿的不中不西。

「願為小相焉。」

「願為小相焉」，穿上禮服，可當小會同的小相，大相還當不了。這是謙到底。孔子說：「赤也可以束帶立於朝」，又如「子華使於齊，乘肥馬」等，公西華懂禮貌。

點，爾何如。鼓瑟希，鏗爾，舍瑟而作。對曰：異乎三子者之撰。子曰：何傷乎！亦各言其志也。曰：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，

以上三段，為第二大段。下文一段，又有變化，為什麼？因為四個人有所不同，曾皙不和這三人同坐，因為這一天可以隨意。曾皙在鼓瑟，所以不坐在一處。

「點，爾何如。鼓瑟希，鏗爾，舍瑟而作。對曰：異乎三子者之撰。子曰：何傷乎！亦各言其志也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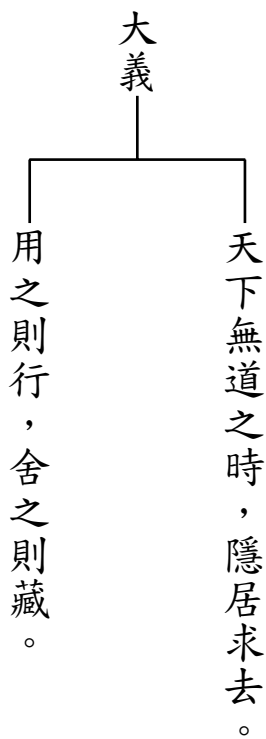
三人問完，問曾皙，這是另一段特別。「點，爾何如」，曾皙名點，有注解說當時有兩位名「點」的人，另一位曾點是狂者，若太狂，就不是孔子的學生，當朋友可以，例如原壤。但是叫「點」的名，只有父兄老師能叫，所以這裡是指弟子

「點」。

「鼓瑟希」，希，停止，孔子一跟他們談話，曾皙就停止不鼓了。鼓瑟時有放在桌上，有盤腿放在腿上。孔子點到曾皙的名，曾皙就「鏗爾，舍瑟而作」。鏗，兩物相奪之聲，為什麼會有這聲音？因為放下瑟有聲音（瑟與几碰擊的聲音）。「舍瑟而作」，放下瑟。作，興起，起來。

「異乎三子者之撰」，撰，三種意義：一具也，二事也，三才能也，這三義都能通。例如以「具」解釋器具，孔子說：「君子不器」，又孔子說子貢「汝器也」，何器也？「曰：瑚璉也。」某人有才具，就是有才能。他們三個人的才具我沒有，這個話不亢不卑，這句有停頓的口氣。

「子曰：何傷乎？」這有什麼妨礙處？可見曾皙說到這裡便不再說了，孔子才說這有什麼關係。我們隱居以求志，各人言各人的志向，你還能改志向嗎？「亦各言其志也」



事態——（直率）（謙退）（溫恭）（簡約）

講前交待語很重要，沒有聽到交待語損失就很大。你們不懂文理，聽完也沒有，文以載道，重點在道，道空空洞洞，全在文章上頭。從前學校重視「文」，所以那時吾注重義不重文，所謂「小學終，至四書」，訓詁等為小學，今日誰懂小學訓詁？「詳訓詁，明句讀」，先弄明白文章，再讀四書，你們不懂訓詁、句讀，如何懂得文義？所以現今的人看佛經，如何能看得懂？佛經一字也不能動，敢改佛經那是無知的狂徒，秀才遇到兵，有理說不清，何況精神有問題的人。

這章經文文理的部分，吾還沒有講，這章很精彩，等到全章講完後，才可以講。大家先研究文理，為什麼孔子說：人不懂得你，若人知道你，你該如何？子路

開口說千乘之國如何如何，接著夫子哂之，下頭的文理就變了。求、赤又有什麼差別？又有不說話的「點」，所以說：「異乎三子者之撰」，夫子說：「何傷乎！」下頭的答話與前三子有什麼關連？再者，一開始孔子說：「以吾一日長乎爾」「毋吾以也」，兩個「以」字有不同的解釋，這都是各代名儒所解釋，集釋分別列出來，但是我們能採或不能採取，這就難了，不是一日之功可以做到。

文如人的面貌，看面貌就懂心，誠於中則形於外，不知外而知內，那是未之有也，等於瞎子相面，聾子聞樂，那是怪事。吾從前曾以一日工夫，改作懺悔偈而不能，於是平了氣，事非經過不知難！

四人侍坐，只有曾點帶瑟，若不帶瑟，便與下文合不起來，為什麼？你們若曾在興大聽我講詩，看此段經文就知道，可惜水滴石不入，其實滴久也能穿石，如簷下的土地。

「曰：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，」

「莫春者」，講書要依文，不可加花招，必須講考據，但不可死在其下。莫春，春有三月，莫是最晚的那個月。注解有的依宋時、周時，所說都不對。「春服既成」這二句，你們也講不上。沒有讀過月令，易經就不會講。不懂月令，也不能醫病。吾曾為大家講過月令、內經上素問、下靈樞，素問八十餘篇，我在中國醫藥學院教過，但只教二十餘篇，因為學分二年，一週二次，書沒有講完而學分就滿了，又換另一班，從頭又講。吾倒是講的熟，同學就吃虧了，因為月令、易經、素問講的「數」，自始至終要一貫。在學校教不出人來，所以吾辭去而不教。

周朝正月為夏曆十一月，若正月十五，正是周朝的三月，經文說的是山東不是臺灣，臺灣的三月已暖和，若山東則比長安冷。長安正月十五日「火樹銀花合，星橋鐵鎖開」，火樹，樹上的燈，銀花則是雪；星橋指吊橋，並非橋上有燈，牆吊起來時無燈，牆剛放下來才有燈。六朝就有用「星橋」者。暮春就是現在的正月，「春服既成」冬至以後換皮衣，正月沒有人敢脫，有年紀的人，與年輕人又有不同，年輕人二月二張指頭，雨水下來才能脫，清明山東還結冰。「春服既成」，周

代三月（夏曆的正月）春服既然做起來，做成了為什麼不換？若說成是三月，就錯了。

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風乎舞雩，詠而歸。

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」

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」，二十而冠，還沒達到二十歲為童子。這不是指七十二賢。

「浴乎沂，」

曾點已換衣服，天氣清和了。「浴乎沂」，沐浴，沐，洗頭；浴，洗身，通說是盥濯，洗手為濯，祭孔時司儀呼「濯水」，「進巾」，濯水，洗手，擦乾淨，才舉酌酒。「清斯濯纓，濁斯濯足」，洗手也可說濯，所以「浴」，不一定是沐浴。

曾點是有年紀的人，帶了五六人，六七人，不定的數字，領這些人為了什麼

事？在辦教育，隱居以求其志，讀書寓於遊寓於嬉。為了演習禮樂而出來遊歷。在沂水處，沂水處有風景。

「風乎舞雩，」

「風乎舞雩」風，並不是諷詠，否則與下文重複。而是沐浴風光之後，在舞雩臺吹涼風，春風嫋嫋，很逍遙。舞雩是一座壇，土堆子，石碑還刻有「曾點所遊之處」。舞雩壇，春天時祭祀，或求雨或求晴。有禮節的地方，就有風景，必得有風景而且古蹟。臺灣的合歡山與吳鳳廟，各缺其一，舞雩臺則有風景有古蹟。

「詠而歸。」

「詠而歸」儒家講究所讀的書都能配樂唱，若家家弦歌戶誦，這樣的國家就是大治。詠乃詠歌。歸，有注解說：饋酒食。這種講法我沒有見過，歸並不是饋。曾點領學生郊遊，逍遙自在，唱著詩歌回來。注解說：歌詠先王之道，歸夫子之門，孔門當然不唱黃色歌曲，這是畫蛇添足。又說：舞雩時，曾點領著大家去參加。這

也不對。詠而歸者，是曾點言志的一番空話而已，後人立碑是錯訛，這是呆板漢。

觀起承轉合，前面沒有說音樂，沒有說吟詠，到此則說音樂吟詠，為什麼？

夫子喟然歎曰：吾與點也。

「夫子喟然歎曰：吾與點也。」

「夫子喟然歎曰」喟然，發聲，有感慨之意，歎有歎息、讚歎之義，這是讚歎的意思，為何而讚歎？「吾與點也」，與，同情，你這個志向我很同情。

這一段結束了，頭一個是子路，夫子哂之。到此結束，夫子喟然歎曰，這種文法，你們試著思考思考。

三子者出，曾皙後。曾皙曰：夫三子者之言何如？子曰：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曰：夫子何哂由也？曰：為國以禮，其言不讓，是故哂之。

這是敘事，以下必須做結束。

「三子者出，曾皙後。」

「三子者出」，這是結束的話，若他人來作，就會說：「某人等出去了」，這就是贅言了。「曾皙後」則「三子者」是誰自然明白。

「曾皙曰：夫三子者之言何如？」

為什麼曾皙在後？「曾皙曰」，曾皙說。「夫三子者之言何如」，為什麼不說四人？不說他自己？下次答覆。

「子曰：亦各言其志也已矣。」

「子曰」，孔子說「亦各言其志也矣」，注重「志」字，各人說各人的志向，你還管他說的如何。

「曰：夫子何哂由也？」

「曰，夫子何哂由也」，既然是言志，各人隨便說，為什麼老師對子路哂笑呢？他的志不好嗎？

「曰：為國以禮，其言不讓，是故哂之。」

「曰：為國以禮，其言不讓，是故哂之」，為國以禮，這一句因何而來？因為前面孔子說有人用你，你拿出什麼來呢？執射乎？執御乎？吾執御矣，也不說作官。樊遲請學為農為稼，孔子說他是「小人哉樊須也」，六藝其中也有藝術，並非不許學。孔子還說：吾不如老農。農工都是業，這裡說「為國」應注重國家，要想辦國家的事情，必須另一個辦法，要是治理國家，要緊的是禮。莫非子路他沒有禮嗎？「其言不讓」，孔子不說子路的「志」，而是他說的「話」一點遜讓都沒有。因為子路少禮少讓，所以哂之。若不是為國，其言不讓還可以，若要治國，其言不讓，這不可以。

你們必須念完十三經才能說話，否則說話就錯。所以想用中國文化，必得讀盡十三經。翻譯佛經，必得是精通三藏的法師。若淨土宗，便不許講，只說信願行，什麼原故？必得先會講三藏經典，才可以講淨土宗，也只是講文而已，若是其中的義理，唯佛與佛乃能究盡。而且佛與佛見面，見面心照，開口便錯。

吾沒有離開前人的講法，而且還有前人沒有講的，吾講出數個來。下回為大家講文理，為大家指出如何做。

**唯，求則非邦也與。安見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而非邦也者。
唯，赤則非邦也與？宗廟會同，非諸侯而何，赤也為之小，孰
能為之大？**

最後一段，有人說是師弟問答，或者說是孔子自問自答。吾採焦氏筆乘，其他講的不圓融。

這一章書的字不能改，何晏以「率」作卒，惟作「唯」，依「唯」字便好講，

長者叫「唯而起，不能喏」，所以此處「唯」字要一逗。

「唯，」

孔子說，曾點立刻「哦！」明白了。

「求則非邦也與。」

曾點又問：「求則非邦也與」，莫非冉求不是辦邦國之事嗎？因為前面冉求說五六十，六七十，這是作大夫宰官的官，並不是治國的官。

「安見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而非邦也者。」

孔子說「安見方六七十，如五六十，而非邦也與」，文王百里，成湯七十里為國，這五六十也是國。列國有滕、薛都是小國，孔子說「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，不可以為滕薛大夫」，滕薛也只幾十里地，說得小就算不上邦家嗎？

「唯，赤則非邦也與？」

「唯」，哦！曾點連連地說「是」。接著問，公西赤莫非他不治邦國嗎？

「宗廟會同，非諸侯而何，赤也為之小，孰能為之大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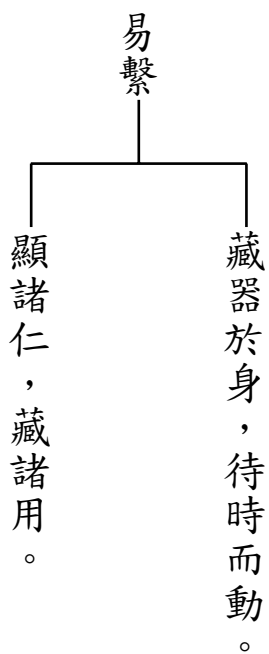
孔子說：「宗廟會同，非諸侯而何？」二諸侯見面叫會，多諸侯盟誓為同，上國家朝廷，這不是國家嗎？不是諸侯嗎？沒國家那來的諸侯？

看這種文法變化，孔子沒有答說什麼地點，接著再為曾點解釋，「赤也為之小」雖然公西華自己說是小相，公西華當小相，「誰能為之小」除公西華當小相，那一個人能當大相呢？除他當大相，無人能當大相了。

為國必以讓者，書經記載，從堯至周為止，都是讓。堯舜禹湯為好，桀紂為壞，所以湯伐桀，武王伐紂。當領袖的人，都要「能自得師者王，謂己莫若者亡」（書經等書都押韻）。必得自己找老師，內心謙虛以為自己不行。文王以姜子牙為

尚父。桓公得管仲，事以仲父。孔子聖人，以師襄、郟子為師。在齊聞韶，三月不知肉味，必隨從他而唱和。問禮於老聃。孔子說：三人行，必有我師焉。要學什麼，就得自己去找老師，例如教幼稚園的學問，你不會就必須跟人學。中庸說：「君子之道，夫婦之愚，可以與知焉，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。」

能為「王」就可以興起來，若是「亡」就衰敗了。孔子告訴曾點，「其言不讓」曾點就知道了。大家要學這二句：處處謙恭、處處責備自己，覺得自己什麼都不行，就是「王」興旺之時也。這一點必須謹記。



學記——藏脩習遊。

記問之學不足以為人師，必得溫故知新，才可以為人師。學而時習之，至死不息，才有根基，若飄飄浮浮，到時便不能用。會一字就會一句，就會全篇、一本。會一本，四庫全書就都會了。例如習字，會寫一「永」字，就會寫其他字。

求學必須溫習，學記有「藏脩習遊」，「藏」是什麼也不動作的時候，讀完會念，念進去的時候就是藏，也就是默而識之，時刻不能忘記。大家學淨土想求往生，你們今日還不行。「脩」修業時候全副精神在學上，也須一心不亂。「遊」必須出去遊，只在家中不出遊，不免呆板，會眼光如豆。像三家村的土學究，一輩子沒見過山。如揚州十裏洋場沒有山，以為有山是奇怪。到濟南見山，才知是山，曾點所說就是「遊」。「習」必須溫習，所學過的必須實習，如此便沒有不成功的，這就是儒家的一心不亂。

圓通章云：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」，這就是一心，相繼是接繼不斷。並不是其他事都不能幹，但看會不會用。彌陀經說，眾鳥演法，皆是阿彌陀佛「欲令法音宣流，變化所作」，吾見一切都是阿彌陀變化所作，什麼原故？因為這都是阿彌陀

佛「欲令法音宣流」的原故。

這一節書，開頭孔子云：「以吾一日長乎爾，毋吾以也」，總算吾長你一日，比你們老，無用處了，既然老而無用，就在家裡睡大覺嗎？孔子周遊列國所為何來？為什麼到各國都不幹？所謂大臣以道事君，不可則止，這是孔子的志向。出來當領袖，是為自己，還是為他人？孟子說：「民為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」，所以出來是為大家。堯舜禹湯文武都是為大家，不是為自己，這是聖人，出來都為他人，除此以外，或者之後的皇帝都不行。

漢高祖、唐太宗都是為自己，為自己的人也有知道為民的，因為財散則民聚，他們懂得必須兩方面兼顧，還懂得用人。其餘的桀紂等皇帝都是為自己享受，所以都沒有好結果，被抄家，只有元朝逃回北方，清朝是讓出天下，但皇陵也被掘墳，沒一點好結果。

孔子以道事君，為政要為百姓，三諫不聽則去，但各國不聽，所以孔子離去。如衛靈公問陣，孔子不答而去，並不是孔子不會，孔子說：「我戰則克，祭則得

福」。

孔子有所本，易繫辭說：「藏器於身」器，才用，學在身上千萬要藏起來，俗語云：真人不露相，等待時機可用才用，否則是自作賤。又說：「顯諸仁，藏諸用」（弟子們問仁，孔子有多種答覆）仁有種種變化，仁，有兩方面，一為諸善，二不為諸惡。仁明白顯出來，拿出來為大家辦事，使大家沾你的恩惠。釋尊為「能仁」，能是各種才能，仁在印度叫「慈悲」。「藏諸用」，會的技能都藏起來，如孔子說：我無知也。曰執射乎？執御乎？吾執御。我學什麼？執御還是執射，孔子認為他都不會，是真不會嗎？用是要人來求，合符孔子的法則就做，用之則行，不要我的法則，我就收藏起來，「舍之則藏」，這只有顏子能如此，所以孔子說：「唯我與爾有是夫」。

這「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」一套，二三子都忘了，所以說：居家不必發牢騷，應該藏起來，若人知你不錯，你就要拿出本事來看看。人不知而不愠，人知道你時拿出什麼來用，並沒說做官、治國、平天下等事。

四個人當中，子路直率，開口「千乘之國」，說治大國。世人不用，子路等人不明白孔子的意思，直率卒然而答，所以一開口就說治國。說治國也好，治國有治理之道，要以禮治國，但是子路「其言不讓」，到命終都是依言行事，說如何辦就如何辦。衛國動亂時，孔子說高柴能回來，子路恐怕會死於動亂。事君是以道事君，不可則止，他們是用你子路的勇武，不是用你的道，子路果然死於衛國之亂，不知進也不知退。

其餘人見子路說完孔子冷笑，冉求就改說治小國，這仍是辦政治。方五六十，冉求也知道孔子注重禮樂治國，所以說自己只能夠足民，至於禮樂以俟君子。第三個公西華更聰明，仍想到國事上，卻說「未能，學之耳」，更謙虛了。而且還不是當主體，只當助手，小相而已。這都是從子路的千乘之國「大國」的路線，一路講來。

唯獨曾點不說，坐在另一處。孔子問到他，還抱著瑟，曾點說，我無才能辦不了。孔子說，大家只是說說志向，發發志願而已。曾點這才放下琴，說我的志向在

禮樂教化，治國的事都不談。他懂得孔子「用之則行，舍之則藏」，天下無道久矣，道傳不出去，必得隱居以求其志。孔子就是如此，孔子傳道，人們都不要，回來魯國刪六經，作春秋，孔子的身分不該作春秋，故云：「知我者其唯春秋乎！罪我者其唯春秋乎！」孔子作春秋寓褒貶，亂臣賊子懼。救當世用口，救百世用書，所以曾點願在家教學，造就人才。孔子說，吾同情你，實在並不是孔子同情曾點，而是曾點同情孔子，他懂得孔子的意思。

唯、惟，固然可以通用，但是「唯」的講法比較顯然，曾點用口答應。孔子說，曾點答：「是這樣」。

子路為國不讓，注重「國」字。冉求的志向莫非不是為國嗎？老師為何不笑冉求呢？孔子答說，六七十里就不是國嗎？滕薛都是小國。那赤並未說國，就不是治國嗎？孔子答說，若不是國，怎會有宗廟？我不反對子路的治大國，只是「哂其其言不讓」而已。

你們只聽吾這樣講，也不行，必須誦讀熟記，然後一碰到事情才可以用。如沉

在水底，一碰都能興起來。李太白，下筆千言，倚馬可待。孟子，資之深，則左右逢其源。辦事都是當時就得辦，沒有等待一段時候查查書的。所以自古作官必由讀書人，書熟還必須回味。現今主張墮胎，民族主義還能存在嗎？

●明人十七字詩：

《古今譚概》云：（明）正德間有無賴子好作十七字詩，觸目成詠。時天旱，府守祈雨未誠，神無感應，其人作詩嘲之曰：

「太守出禱雨，萬民皆喜悅：昨夜推窗看，見月。」

守知，令人捕至，曰「汝善作十七字詩耶？試再吟之，佳則釋爾。」即以自己別號西坡命題，其人應聲曰：

「古人號東坡，今人號西坡；若將兩人較，差多。」（吾是西坡）

守大怒責十八板，其人又吟曰：

「作詩十七字，被責一十八；若上萬言書，打殺。」

令充軍，其舅也是讀書人，作詩云：

「發配到漁陽，見舅如見娘，兩人齊下淚，三行。」

其舅只有一目。

顏淵第十二

【十二·一】

顏淵問仁。子曰：克己復禮為仁，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。顏淵曰：請問其目。子曰：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顏淵曰：回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。（477）

「顏淵問仁。」

孔子提倡仁，顏子何必須要問？這是溫故，又求新，孔子對不同種程度所答都不同。

「子曰：克己復禮為仁，」

「克己復禮為仁」，有人作「克，己復禮」，或作「克己，復禮」，吾從後面一說。自上至下說，當領袖的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皆歸仁。

克，制服自己，控制自己。如「我戰則克」的「克」。有人在社會上擾亂，不能怨他們，所謂「不教而殺，謂之虐」，他們沒有受過教育必定如此。養不教，父之過，教不嚴，師之惰，要怨在上的領導人。禹王在路上見到罪人，就下車同情他，說「萬方有罪，罪在朕躬」，堯舜當天下王時無罪人，為何到我領導時就有罪人？知道這個道理就必須克己，反求諸己，對人不起處自己要改。若一而再，再而三的反省改過，他還對我們不好，那他就是妄人而已。他墮他的地獄，我讓他，我

升我的天堂。否則怨對方，就造罪業，吃虧仍在自己。

大家學克己，克己有什麼辦法？「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」，從禮上學，所以吾要你們學「常禮舉要」，先在禮上漸漸學成功。第一步先克己，先三省吾身，改自己，一改就合禮。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，欲寡過而未能也。只要能「克己復禮」就是仁。凡事別責怪人，先自己改，對人別缺少禮，對得起人，就是仁。

「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」

「一日克己復禮」，只要有一天克己復禮就不得了，普通人一天也做不到，曾子為什麼能成功？曾子「吾日三省吾身」，天天省察，所以孔子之道，除了顏子能悟之外，就是曾子能得。

國家領袖，一日只要克己復禮，「天下歸仁焉」，天下都學仁，例如文王的仁風度化了芮虞二國。虞芮二國相爭，求周文王裁斷，一入周文王的國境，全國相

讓，於是兩君慚愧而退。這就是克己復禮的力量，使天下歸仁。

「為仁由己，而由人乎哉。」

「為仁由己」，想要行仁的德性，不在別人身上，仁不仁全在自己身上。有人說，想行仁卻無對象，沒有其他人，如何行仁？古書說：「高明之家，鬼闕其室」，周遭左右真沒有人嗎？大學說，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至少有五鬼，要不愧衾影。何必一定要有人才行仁？行仁就在自己身上。

「顏淵曰：請問其目。子曰：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」

顏子聽後當然懂，「曰：請問其目」，「克己復禮」是總綱，目是細目，顏子懂，謙虛怕錯，請老師再舉條目。孔子說：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」，這段注疏注得亂七八糟，有講對的，也有不甚對的。這四句，視必須在前，聽是其次，不能顛倒次序。其他地方或許有不同的次序，版本不同的緣故。必

須視先、聽次，佛經云六根、六塵、六識，眼耳在前，也有耳在前者，但較少，如聞思修。三字經「首孝弟，次見聞」，先見，而後聽從人講，再思修。

不合乎禮者別看，電視少看，眼不見為淨。家中的電視機，吾只看看京劇，因為為了教育，今日沒有教育，只要京劇還保存有「禮」。如喝茶，必坐而正冠等。現代的話劇不要看，專提倡家庭革命。報紙只看大標題，關乎國家大事者看看，殺盜姪妄的新聞一律不看。「非禮勿聽」，耳不聽，心不煩，六塵汙染真如本性，都不看，不聽，必須藏護六根。「非禮勿言」惹人起煩惱的話一概不說，「非禮勿動」，動指心意的起動。若懂身口意三業，便知聖人是佛佛道同。一見不合禮的事，要八風吹不動，什麼不動？不動心。視聽是身，言是口，動是意。集釋採王氏的說法，動是心。焦氏筆乘講「默而識之」，心默而識之，這是實相念佛的法，不到程度不可說。

自己合禮，在社會是君子，現今消災得花報，不證果也能一、二生不落三塗。一享福就糊塗了，成了三世冤。此身不向今生度，更向何生度此身？學佛才有辦

法。

「顏淵曰：回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。」

「回雖不敏，請事斯語」，事是信受奉行，依此照辦。

諸位依著這來辦，現今就是君子，現世得花報，學佛才有辦法。

【十二·二】

仲弓問仁。子曰：出門如見大賓；使民如承大祭；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；在邦無怨，在家無怨。仲弓曰：雍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！（480）

上一章顏淵問仁，孔子答「克己復禮為仁，一日克己復禮，天下歸仁焉。」

「克己復禮」，這句是古言語，孔子引證古人的言語，孔子雖然是聖人卻處處不作主，還處處皆有所本。孔子引古人言語答覆顏淵，顏淵再請問其目。因為這句古言語，大家都知道，但是內容不知道，所以請問其目。孔夫子答說，非禮勿視、聽、言、動，動是心業，眼、耳是身業，言是語業，就是身口意三業。

「仲弓問仁。」

如今是仲弓問仁，仲弓也是德行科的大賢。為什麼顏淵篇起首先列顏子、仲弓問仁？因為仁不好講，古來有人學了多少年，仍說錯，如韓昌黎云：「博愛之謂仁。」愛是七情，仁不是七情。

仲弓問仁，孔子答六句，二句是一事，分三件事。孔子答：「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」，這是一件事。傳云：「出門如賓，使民如祭」，孔子也拿古語來說。如此可以想見今日的西坡為何了。後二句，是否古語，不得而知。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是另一事。「在邦無怨，在家無怨」又另一事。「仲弓曰：雍雖不

敏」以下，仲弓所說與上章同，可以略而不釋。

「子曰：出門如見大賓；」

「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」，古人編這個古言語，就是給大家說的，誰來學就給誰說，上自天子，下至乞丐，都得學。這是對在位者說，因為孔子那時候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所以先說在上者。堯舜率天下以仁，百姓從之為仁，桀紂率天下以暴，人民也從之為暴。大賓是朝會或會同，大祭是祭太廟、祭天，這兩件事情很多，格外嚴肅，所以賓、祭都說「大」。在上位者若懂大賓、大祭，百姓就知出門做客，在自家屋裡祭祀。

你們比起別處的人還可以，若相望於古今，那你們就不行了。你們只有禮貌，這已經能上道了。「立足當與古人爭」，必須講德行，所以出門必須如會大賓，必須規規矩矩，你們出外作客必須講禮貌。吾在家穿著破爛，講經則穿得闊綽，這是為恭敬對方。捉襟見肘，也得有規矩。

「使民如承大祭；」

「使民如承大祭」，見大賓，承大祭是國君的事，所以此處說「如」字。使民是說在上者出來做事，一切恭恭敬敬，毫不苟且。今日當一個小課長，架子就很大。祭祀時有奏樂，有人擺爵，彼此互敬，用人必須一律恭敬。大家必須學這個，出了你家大門，就如同去見客或作客，必須恭敬。只要做事，就如祭祀，盡心盡力幹，錢少也必須盡力，別責備他人，但責自己。外國人不懂，所謂「小人喻於利，君子喻於義」，他們沒聽聞君子的正道，其實在家裡也須不愧衾影，如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。祭祀不誠，鬼神不來饗用，誠心不夠感召不來。

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；」

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」，你自己不願接受的事，因為此事對你沒有好處，不要以此事加於他人的身上。比如對著人，口裡哼一聲，兩眼望青天，這只是小事，你就不悅了，何況大事？這是沒有恕道，有己無人，不僅學儒不成，學佛也不會成。

功，因為眾生都是互相為父母。豈可今生視人如仇人？這些都是惑，都是業，二者有連帶關係。若不往生，這都是惑。

「在邦無怨，在家無怨。」

「在邦無怨，在家無怨」在邦，仕於諸侯之邦。事辦錯了，別往他人身上推，別怨天尤人。在家指士大夫家，也是如此，必須無怨。例如在一個商店當文書，也必須盡力，總之要盡自己本分。吾流亡在四川八年，對四川人印象好，縱使為傭人也盡心力，即使要辭職了，在找別的傭人期間，他還盡心幫傭，風俗就是如此。這兩句或許是孔子的話。

「仲弓曰：雍雖不敏，請事斯語矣！」

仲弓曰，雍雖人不聰明，遵照這幾句話。

【十二·三】

司馬牛問仁。子曰：仁者，其言也訥。曰：其言也訥，斯謂之仁已乎？子曰：為之難，言之得無訥乎？（481）

這一章很難講，難在太多注解。

「司馬牛問仁。」

司馬牛一家都在宋國辦事，司馬桓魋就是他的兄弟，而且他的兄弟並非一人，唯獨司馬牛到魯國跟孔子學。桓魋造反，其餘兄弟都來幫助，司馬牛不幫助，因為他接受了孔子教化，他的兄弟犯上作亂，縱使成功也是篡位，弑父與君，人都可以殺之。司馬牛返回魯國，並不是孔子找他，而是他來找孔子。

「子曰：仁者，其言也訥。」

司馬牛一肚子心事，拿不定主意，是為國家？還是為自家兄弟？二者不能同

時，很作難，所以問仁。孔子知道他的心事，子曰：仁者，其言也訥。刀切物不快曰訥，就是鈍的意思。如學佛有利根、鈍根，聞十而不能悟一就是鈍。孔子這比喻，訥是比喻說話說不出口來，很難說。孔子說你要問仁，有什麼話你要兩邊作難，不能隨便說，要能作難不隨便說，這就是仁。

「曰：其言也訥，斯謂之仁已乎？子曰：為之難，言之得無訥乎？」

司馬牛是當局者迷，再問，仁就是這樣子嗎？孔子說「為之難」，為，辦這事很難，說話不就很難嗎？不就是說不出口來嗎？

這必須懂文義，意在言外。你們大家要是自己有自己為難的事，自己為難，說出來幹什麼？是希望別人幫助辦理，或希望別人為你出主意，否則，何必找人說話？若揚惡隱善，說他人的壞處，不如不說好。你想要對方幫你，他幫得了你的忙嗎？若他與你差不多，反而使他作難，跟他談心事，想要他為你出主意，不只要有勇，還

須有智，他有這種能力嗎？他若是辦不了又為你傳揚開來，這就更不好，這是人情事故。所以你不忍言，就是替對方設想，心中就有仁了。

【十二·四】

司馬牛問君子。子曰：君子不憂不懼。曰：不憂不懼，斯謂之君子已乎？子曰：內省不疚，夫何憂何懼？（483）

吾妄作聰明，認為這二節書，或許是一節書，因為前後二者有關係。

「司馬牛問君子。子曰：君子不憂不懼。」

司馬牛問君子，子曰：內省不疚，不憂不懼。前面講君子之道很多，為何這裡要說「不憂不懼」？凡事別憂愁，也別恐懼就是君子，這也難懂。正義說：仁者不憂，勇者不懼，這也不對。因為「仁者不憂，勇者不懼」只有顏子、子路能夠辦

到。

「曰：不憂不懼，斯謂之君子已乎？子曰：內省不疚，夫何憂何懼？」

下面經文，司馬牛再問的句型也同上一章。不憂不懼，斯謂之君子已乎？子曰：內省不疚，夫何憂何懼？這兩句話就真解決司馬牛一肚子的心事了。孔子告訴司馬牛，你自己省察，不必管環境，不必管人，只問你自己。內省是自己省察自己，省察什麼事？你辦出來的事都對起人，誰也沒害他，這就沒有心病了。誰都對得起，別人對不起你是另一回事，這又有什麼關係，這樣有什麼好憂愁，有什麼好恐懼呢？至於曹操「寧教我負天下人，休教天下人負我」那一套，那是奸賊。

司馬牛的憂可以瞭解，為什麼說懼？因為他的兄弟即使篡位成了也不好，免不了憂愁，不成功就有滅門抄家之禍，所以恐懼，司馬牛憂懼都有。

有另一種釋。認為「仁之器重，其為道遠」，故孔子「罕言利與命與仁」。仁

很難講，其道甚大，孔子輕意不說仁字，所以子罕言利與命與仁。顏子問仁，程度到了，不得已所以講仁，對其餘人極少說，實在因為是說了也不懂，其實孔子講命、講仁的地處很多。子不語怪力亂神，南宮适問力：「羿善射，奭盪舟，俱不得其死然。」孔子不答。這兩節書，不可不注意字眼。作詩，講究練字。

「子罕言利與命與仁」利不是指財產，易云「元亨利貞」，聖人利萬物，佛家自利利他，「利」字難講。子貢問「博施於眾」，孔子答「堯舜其猶病諸」，博施於眾就是利。有人說：「子罕言利」罕是少，非「不」，不是不講，是少講。「與命」，可與講命。「與仁」，可與講仁。

「言」「語」有什麼區別？注重這個「言、語」二字，口到、眼到、心到，一字不能錯過。不問自說曰言，有人來問而答曰語，如論語，孔子對怪力亂神有人來問，一概不說。利，孔子自己少說。

阿彌陀經是「無問自說」，這那一個人能懂？今日的西坡，他如何能知道？不造業，如何入胎？「引業」掌握投胎，而且又有俱生惑。惑業苦就是因緣果，因果

之中，無緣不生，全在緣，因就是親因緣，也是緣。

司馬牛只要不幫助弟兄篡國就可以了，也不幫助衛君大義滅親殺自家兄弟，這樣就好了。孟子就懂這道理，有人問若是舜的父親瞽叟殺人，舜應該如何辦？孟子答：去國，背著自己的父親逃跑就可以了，這樣對得起父母。不做君位，也對得起百姓。司馬牛（宋人）到魯國，不參加宋國兄國之亂，內省不疚就對得起了。

【十二·五】

司馬牛憂曰：人皆有兄弟，我獨亡。子夏曰：商聞之矣，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君子敬而無失，與人恭而有禮。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。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。

「亡」就是今日說的「無」，論語是孔子沒世之後，弟子們所編輯的，論語所

說不僅一回事，歷經多少年，很零碎，但是編者也有略加分類，分二十類，也有次序。魯論是如此，齊論又不同。

前一章司馬牛問仁，孔子答仁者有難說出口的話，不能隨便說，到這一章就很明顯了。司馬牛為了什麼事？前二章是在老師前面說，話較有分寸，與同學說較方便。所以求學要尋師訪友，師友都不可少，獨學無友不行，與朋友談心就開朗。跟老師不好意思說的，與朋友可以說，所以不同類的人不可來往，無友不如己者。朋友與普通交際不同，朋友在五倫之內，很重要，普通交際則四海之內為兄弟也。他以禮來，我以禮去，一般交際則不問好人壞人，例如有一位惡人賣扇子，與他買就必須說幾句，交際完後就少來往。

司馬牛是宋人，宋在山東、河南交接處，他一家人都在宋作官。那時是封建社會，古代從伏羲氏開文化的先河，到周代就很完備了，周公立下規定，諸侯封地，也是子子孫孫接續相繼，諸侯所用的大夫也世襲。即使農工商也分邊，士的兒子恆為士人，工人兒子恆為工人，因為這是家傳的緣故。從前不是三代為醫，不找他看

病，有家傳的緣故。此時司馬牛兄弟都在宋為大夫，世世受俸祿，他的兄長司馬桓魋官大，孔子曾被桓魋圍困，後來微服而過宋，他想殺孔子。在宋國想篡位，要殺宋君，而他的左右都是自家兄弟。司馬牛是孔子學生，他們全家造反，最後成或不成都不好，他想躲出來，卻會失去家業、職位，而且衣食住等等也是不容易。

真讀書、修道，為國家辦事者，家庭能不缺就是好，愈添設備，多一條設備，心就掛礙一條。對學佛人，臨終萬緣放下就難了，大家都知富裕的快樂，不知貧乏的樂趣。古人說：有福難得亂世貧。財乃五家共有，大家都喜歡找麻煩。

「司馬牛憂曰：人皆有兄弟，我獨亡。」

司馬牛來與子夏談，說人人都有兄弟，而我獨獨無，意思就是人家的兄弟都好，我家兄弟不好，等於是沒有兄弟。舜的兄弟要殺舜，盜跖為柳下惠的兄弟，而且姐妹為妓。朱溫篡唐，他的兄長朱三罵他。老子云：「六親不和有孝慈」，家平安有何孝慈可言？閔子騫的孝，因為他繼母的虐待。國亂方出忠臣，文天祥、張巡

等都是，君子在太平、亂世，都是君子。全在個人懂得道理，所以讀書很重要，家醜不可外揚，外人幫不了忙。現在更說不得，因為今日人的心地壞，知你家亂，就來找你的麻煩，知你家不和，就來欺負你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，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，讀書在明理，不在作文章。

「子夏曰：商聞之矣，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。」

子夏說，我曾聽過，沒有說聽什麼人所說，不是老師就是朋友，或者古人，孔子也引用「古諺有云、詩云」等，大家可以學這一點。父親創造，兒子闡述，聖人才有資格創造。多讀書之後，見人就知這人如何，不必神通。

「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」人的生死有天命定下，例如孔子為匡人圍困，孔子云：「曰：文王既沒，文不在茲乎？天之將喪斯文也，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；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」到宋國，被桓魋圍困，孔子說：「天生德於予，桓魋其如予何？」人的富貴貧賤，也不是由你作主，也在乎天。本性是一定的，但

是富貴定不住，天道無常，加於有德，來來回換。

為什麼說「由命由天」，因為司馬牛家人造反，是否與他扯上也不一定，所以不須憂慮。你在宋有俸祿，如今出來則富貴在天，一人有一人的俸祿，也沒有關係。若想出來，但說話要有分寸。子夏把司馬牛要走的路說出來，由他自己選擇。但生死富貴在命在天，也能自己轉變。

「君子敬而無失，與人恭而有禮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。」

「君子敬而無失，與人恭而有禮」這也是古語。俞曲園云古書「失」「佚」相通，當「損失」說意義較顯然，當「安逸」不顯然，都可以說得通，可採「損失」的講法。君子有道，對一切毋不敬，存敬戒之心，只要自己裡外無錯誤。敬在內，凡事存心敬，凡事謹慎辦。對人恭而有禮，恭表現在外，一切都有禮節，該用什麼禮節就用什麼禮節。禮多人不怪，讀書多了，容易犯「恭而無禮則勞」的毛病，勞是讓對方不安，令人肉麻。所以「節」是不過，也不不及，這很要緊。這是古語，

也不是子夏所說。能如上二句就可轉變，也可造命，也可感天。這是對上，對下如何？這也是古語，只要敬而無失，恭而有禮，四海之內都是兄弟，從前中國北西都有海，只要忠信篤敬，在蠻貊之邦也可行得通，今日就不行了。

「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。」

以下是子夏所說，「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」你怎麼憂愁沒有兄弟呢？

你們的家庭好壞不必管，因為死生有命，富貴在天，你只要盡本分，對得起他，恭而無失，敬而有禮，吃虧方占大便宜。我們學佛者應忍辱，在家若無人來辱，何處有辱可忍？人對我們惡，愈成就忍辱工夫，愈增道德。讀書在明理也。

【十二·六】

子張問明。子曰：浸潤之譖，膚受之愬，不行焉，可謂明也已

矣。浸潤之譖，膚受之愬，不行焉，可謂遠也已矣。（487）

「子張問明。」

子張問明，如何明白？明白好不容易，明白的反義為迷惑顛倒，如何能明白。子張另外還問達，明是明，達是達，佛家云三明六通，佛才是達。

「子曰：浸潤之譖，膚受之愬，不行焉，可謂明也已矣。」

愬即「訴」字。

譖、訴都是說話，差別就在「浸潤」「膚受」上。浸潤是水撒在地上，有溼處水就潤往那個地方，若是乾處水也不去潤。想說某人壞話，不明說，就是譖。

膚，皮膚，皮膚接受了。皮膚受多了，就要往心裡走，用很輕微的辦法說人壞話，例如有人問甲如何？對方不回答，但有表情，此表情就是譖。若只答某人不甚可靠，也不說他的壞話，就是愬，久之就往心裡走。說好人、壞人都有這種情形，

你們必須多讀書，多辦事，多碰釘子，但是必須知道如何碰，下次必須全部改過，不可「好了瘡疤忘了痛」。所以這很難，必須有良師益友，經驗久了，遇事不是就不會疑惑了，而是與別人兩樣，一想即明白，別人來說「浸潤之譖，膚受之愬」，在我們這裡不行，他就行不通。

閻浮提這個地方，六根以耳為尊，華嚴經說，為眾生說法，耳根也在眼根的前頭。佛固然可以幫助儒，儒也有助於佛，古來大師都通儒家經典，佛儒合之則雙美，離之則兩傷。耳根軟必定敗家，所謂：「親戚遠來香，鄰居高大牆」，鄰居彼此住得近，串門子就多，所以要高大牆。必須自己能做主，當小領袖，耳根軟就不行。領導大團體，耳根軟的人不能信仰。若有主見，縱使明著來說，也能判斷。吾說此，並不是你們現今就能做到，吾雖比你們有經驗，但不是都懂。你們雖然做不到，有此存心，處處練習。辦的事情就明白了。

「浸潤之譖，膚受之愬，不行焉，可謂遠也已矣。」

常人說：某人看得近，某人看得遠。若浸潤、膚譖等都不行，辦事不但明而且能遠。人無遠慮，必有近憂，古人辦事要「百年大計」，蓋房子也必須做幾百年計，例如山東蓋房子土大牆堅固，草房也必須三百年。孟子云，左右皆曰可用，國人皆曰可用，然後查之。要殺人也要如此。這一段孟子說得比較顯明，孔夫子則說的渾涵。

【十二·七】

子貢問政。子曰：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子貢曰：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三者何先？曰：去兵。子貢曰：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二者何先？曰：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（488）

「子貢問政。子曰：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」

子貢問辦政治，孔子說，辦政治，必須先民生主義，百姓必須足食。第二必須足兵，兵並不是指人，原先解釋為武器，打仗的是「士」，士執兵，後來沿襲為服役為當兵，失了本義。

首先國家必須有吃的，食要緊，食足之後還必須預備好武器，那沒有執兵的士嗎？周朝百姓都必須服役，周朝徵兵，要「不違農時」。如今學古時的徵兵制，後來才有招兵買馬的募兵制。足食之後，百姓才能足，百姓就是士。「民信之矣」國家有信用嗎？必須百姓先相信你。辦政治必須要有這三條。

今日雖足食，但吃的多是毒藥，足食等於足毒，也不足食。如今還可以足兵，靠得是美國，至於信則沒有，所以三條都缺。這些事，並不是一二個人的責任，匹夫匹婦都有責任。若由一二人負責，大家不可倒他的架，政治必得用讀書人。

「子貢曰：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三者何先？」

子貢說：若到不得已處，可去一條，三者要先去那一條？孔子說去兵。三條

都不能去，不得已時去兵，沒武器還行，揭竿而起，拿石頭木棍也能拚命。

「子貢曰：必不得已而去，於斯二者何先？曰：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無信不立。」

子貢又說，其餘二條，遇到有辦不到時，二條中再去那一條？孔子說去食。為什麼去食？去食不是餓死了嗎？這個問題很難回答，孔子不必等子貢問就自己為他說了。因為「自古皆有死」有食物吃也得死，打仗時有食物吃也得死。太平時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雖有粟，不得而食之，有錢有勢也得死。但是「民信」不能去，百姓對國家的信仰不能去，去了就亡國。家中縱使有錢，若家不和，就會敗家。聯合國說的話，愛因斯坦的語，都沒有用處，仁義禮智信才有大用處。

忠臣縱不懂得佛法，死了也必定生到天堂。文天祥不投降，張巡守睢陽殺自己的妻妾給眾人食，最終民心不散，這生雖歿，但是他多少能生往天堂。曹操、王莽當時就下地獄。請問：誰智？誰不智？

【十二·八】

棘子成曰：君子質而已矣，何以文為？子貢曰：惜乎，夫子之說君子也，駟不及舌。文猶質也，質猶文也，虎豹之鞞，猶犬羊之鞞。（490）

為省時間，只講採取的注解，考據則略過。棘子成是衛國人，與魯國鄰近，所以孔子說：魯衛之地，兄弟之邦。棘子成在衛國出任，他的先祖是殷人，世代為學者，但是思想不同於孔子。

只要是為利益大家，方法不同也無傷，老子、楊朱、墨翟都是為利益大家，和今人不同。棘子成與孔子學說不同，孔子問禮於老聃，禮有規矩。老子對孔子說「去子之驕」，孔子很讚歎老子。巢父、許由、原壤，孔子也沒有說他們不好。又如長沮、桀溺，孔子也沒有毀謗，孔子與老友原壤交情極篤。原壤不通人情事故，

如何能齊家治國？若不能齊治，更不能成佛。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」，我們現今學這個，誰也不求，是自己求往好路走，求人不如求己，愚人求佛不求心，智人求心不求佛。

從前稱孔廟為「文廟」，講究文化，有文章制度。文在外，內為本質，本質是直率不曲，直率就是誠，不是壞事，禮貌也不是壞事。孔子以外其餘學說，只取文質其中之一，孔子是文質二者合論。如有人問君子，孔子說：「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」。你們懂這個，注書就不會錯，否則，就是門戶之見互相攻擊而已。

你們的本質好，只是所受的教育不好，今人本質也變了。

「棘子成曰：君子質而已矣，何以文為？」

棘子成與子貢談話，他說：「君子質而已矣」君子採取本質好就可以了，「何以文為」何必又有規矩？一說質一說文，棘子成認為只取質就可以了。棘子成知道與這孔子學說不同。這是棘子成與子貢談。大家先思惟思惟，你要如何回答。吾在

作詩的工夫上，曾如此用功五年，貢高我慢的習氣於是消除了，知道自己不行，學問才進步。詩文要作的好，在思想見識上，方法只是陪襯而已。做詩文如唱戲的樂器板眼，全在角色的「唸唱作打」四個字上。

「子貢曰：惜乎，夫子之說君子也，駟不及舌。」

子貢回答，可惜夫子，這是指稱棘子成，可惜你說君子「何以文為」，不說「你說質而已矣」，這是作文章，先作結論。

「駟不及舌」，你說出來的話，收不回去了。從前沒有電報，最快的工具為馬，兵車駟馬，說話一出口，駟馬追不回來。

從前到元朝的祖師也注帶業往生，怎麼能說「以前未說帶業往生」？而西坡他自己說到清代才說帶業往生，為何「西坡」要全噴在後人身上？這也是駟不及舌，收不回來了。說消業往生，他要到何時才消完今日的業？業有表色之業，至於無表色之印象，如何消？他出諸口，又筆諸書。孔子告誡人說：謹言慎行。又說：其言

也。也。

「文猶質也，質猶文也，虎豹之鞞，猶犬羊之鞞。」

率真有什麼不好？以下是子貢解釋，「文猶質也」，這段注解很糟，其中朱子最糟。「猶」一字，錯講，則全部意思都變了。有了文就是有了質，有了質就是有了文，不能更改，質就算文，文就算質，這兩句說出棘子成的意思。

下面是子貢的意思。如果依您的說法，虎豹與犬羊都有皮，毛長在皮上，皮是皮，毛是毛，虎豹皮與犬羊皮，那一種比較尊貴？若一樣，為什麼不披犬羊之皮，為什麼大家要披虎豹之皮？若文質都一樣，為什麼教師的西席要鋪「皋比」虎皮，而不鋪犬羊皮？所以文質不能離開。文是文，質是質。若去除禮文，那君子、小人就難辨別了。

【十二·九】

哀公問於有若曰：年饑，用不足，如之何？有若對曰：盍徹乎！曰：二，吾猶不足；如之何其徹也？對曰：百姓足，君孰與不足，百姓不足，君孰與足？（492）

「哀公問於有若曰：年饑，用不足，如之何？有若對曰：盍徹乎！」

魯哀公問有若，年饑費用不足，怎麼辦呢？他是魯國國君，又有封地，為什麼這麼說？因為當時魯君的封地都被三家取走了。自古稅制都不一樣，我們考據不明白。今日的稅務，吾就弄不明白。

左傳記載魯宣公十六年的稅收，除了原來徵收十分之一外，又按畝再收十分之一，意思就是再加上一倍的稅收（田賦），所以孔子作春秋，就書記這一段，認為這不合禮。

有若對曰，盍徹乎！「徹」是周的納稅法之一，又說是井田的稅法。徹就是貢

助法，吾不能考據。徹法大概是十分取一的稅法，但是法久則弊，井田之中，好的土地大家都要，不好的才給國家，所以除井田外，另外再加一分稅，就是「二」。有若回答說，何不行徹法呢？

「曰：二，吾猶不足；如之何其徹也？」

哀公說，早已不是實行徹法，已經十分收二了，二已經不足，你叫我只行徹，又去一半，更不足了。

有若對曰，百姓足，君孰與不足？有子難道不知道這個事實嗎？為什麼魯君有錢想蓋長府？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，如意事無二三，所以懂得道，知了生死的方，君子就能坦蕩蕩，順天命，最後就有辦法。眼前的事都是假的，要放下現在就得放下，平常就必須練習放下，否則將來放不下，臨命終時會顛倒。所以阿彌陀佛慈悲喜捨，必須有個「捨」字，一切如夢幻，捨了也可以。

魯君因為政權被三家把持，有一肚子牢騷，所以求享受，活一天就享受一天，

這是糊塗。他不懂道，無法與言。人的福有一定，福享盡就受苦，壽與祿也都有一定。

「百姓足，君孰與不足，百姓不足，君孰與足？」

古時候有人送一顆梨子來，大家庭不能分，便搗成碎，倒入井中，大家喝了都知道是梨，全家人心中舒服。當家者還沒有結婚，因為還沒結婚，所以沒有私心。百姓要是足了，當領袖還有不足嗎？百姓是誰的？百姓若不足，你必須操心，一家六口，只有你獨獨好，大家都不滿意，其餘的人會讓你足嗎？你更倒楣。縱使大家好意，非要你吃不可，也只能接受一次，不能常如此，因為人情就是如此，萬法無常。

【十二·十】

子張問崇德辨惑。子曰：主忠信，徙義，崇德也。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，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是惑也。「誠不以富，亦祇以異」。(494)

「子張問崇德辨惑。」

子張問崇德、辨惑。

崇，尊崇。德很難講，如仁字也很難懂，只要能依著顏子問仁，孔子答以非禮勿視聽言動，這個仁就是德，仁德合說。能這樣辨就容易了，只是人不肯實行而已。

「子曰：主忠信，徙義，崇德也。」

辨惑，辨明迷惑，遇事迷惑顛倒，拿不定主意，如今要辨別清清楚楚。崇德在主忠信，「主忠信」孔子說了很多次。忠信是主體，忠，忠誠，誠實，不弄假事。

信，不欺騙人，不說瞎話，口犯「妄語、惡口、兩舌、綺語」四業是不懂法，懂忠信就是有德。再者「徙義」，合理者為義，若所辦不合理，就得快改，找合理的去辦，這就是改毛病，照合理者實行就是德。不必依老子道德經，依此去行，就可以了。

「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，」

再說辨惑，「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」，喜愛的人就願他生存，厭惡的人，不論他這個人的好壞，就想要他死，這是人之常情。

「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是惑也。」

「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，是惑也。」「既」字很重要，注解者以為是反復，或者說就二人而言，其實是只約一人而說，這是解釋如何辨惑。愛他時如此欲其生，等到厭惡他時又那樣欲其死，對一個人「既欲其生，又欲其死」，「是惑也」。一個人有時候愛他，如蜜裡調油，隔日子又想他死，這是迷惑顛倒，沒有辨明決斷的

智慧，因為心中沒主意，又要他生，又要他死。

歷史上，自古以來如這樣「惑」者甚多。漢高祖是不得了的人。韓信初來時，高祖看不在眼裏。後來登臺拜韓信為將，小卒突然當了大元帥。這時「愛之欲其生」，但劉邦還是存有「惡之欲其死」的心，等到平伏了項羽，對韓信如何？若未存「惡之欲其死」的心，為什麼劉邦不在世以後，呂后能弄死韓信？劉邦心中就是毫無主張，必得「譖愬不行焉」，這不容易。

宋太祖好一些，杯酒釋兵權，未殺功臣，明太祖就大壞。所以古來就是迷惑顛倒。皇帝專制是不好，但是共和也不是今日這等的共和法，誰尊重憲法？亂民專制，等於一人專制，這話就難說了。

「誠不以富，亦祇以異。」

「誠不以富，亦祇以異」，這二句出自詩經小雅，宋儒以為是錯簡。這兩句講不上來，誠不以富就是為仁不富之意，但講不上來，吾也闕疑。

【二十一·十一】

齊景公問政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公曰：善哉，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雖有粟，吾得而食諸？（495）

「齊景公問政於孔子。」

齊景公問政。齊桓公因為有管仲保他而稱霸天下，景公則是晏子所保。齊國大夫陳恆的先人陳完，在陳國亂後投奔齊國，陳完人很好，有人預言：五世其昌，到了陳恆受百姓愛戴，齊君卻只重視享受，大失人心。百姓失心，朝廷也亂，家也亂。想世界大同，就必須用中國文化。

「孔子對曰：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。」

齊景公問政於孔子，問政治如何整齊能作主？孔子對曰，五倫有十層義務，為君者行君道，國君主要在仁，臣者行臣道，父守父道，子守子道，這樣就即行了。景公跟晏子學了許多，也知道這個道理。

「公曰：善哉，信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雖有粟，吾得而食諸？」

景公說「善哉」，說得很對，我很相信，若君不仁，臣不忠，父不慈，子不孝，國家雖有食，誰去吃？因為全亂了，還有心去吃嗎？吃也吃不到心裡去。五倫社會，全在個人，若父慈子不孝，或父不慈子孝，還可以，若父不父，子不子，就亂了。有一家祖父、父親、孫子三輩出外採薪，回來晚了想求速速返家吃飯。祖父老了走得慢，父親罵說：「你這老東西，不會走快些嗎？」孫子在後面也說：「你這東西，有兒子罵父親的道理嗎？」因果不爽。

子曰：片言可以折獄者，其由也與。子路無宿諾。

(497)

注解的爭論，吾省略過去，但是你們必須知道說法有許多種。

折獄，書中有兩種解釋，普通只有一種說法。折，斷也。獄是打官司，二人各說各話，有爭論，法官給他判斷判斷，誰對誰不對，所以必須二人對審，聽雙方意見，不能聽一面之詞。這是在檢察審判期間，這時都是聽對方的言詞。到後來判決，這是審判官的辦法。

今日之下，古書不能讀明白，人情事故又不通，如何學佛？經文只要一宇有變動，意義就大變，所以古人讀書，講究三到，必須口到、眼到、心到。

凡有人打官司，兩方面都得採取，聽原告、被告，然後必須自己決斷。這一章注重判決的人。

「片言」，有人說是一方面。另外有注子解釋為三言兩語，所謂「一片孤城」是指一大片，但是這裡的「片言」是指三言兩句的判決書。若問案必須當場判決，所以從前縣官必須兩榜進士出身，不然不能寫判詞，捐官出身不能當縣官（正堂）。從前有財政、刑名的師爺可以輔佐捐官，都是江南人，有祖傳的。

「子曰：片言可以折獄者，其由也與。」

孔子讚歎他的學生，仲由問案，不必洋洋一大篇，三言兩句批上，兩方都佩服，就解決了，那就是仲由嗎？

一般人自己沒有主見，「浸潤之譖，膚受之愬」，心裏搖搖動動，毫無主張東說聽東，西說聽西。子路不僅問案如此，任何事都決斷。與朋友共、辦事都痛快。子路為什麼能這麼決斷？子路是真明白，為什麼能明白？無欲則剛，剛則明。欲者私心，私心滔滔，如何剛直！所以諸位應當學：第一誠實，第二少欲，有欲望不僅在社會上站不住，學佛也白學了，如何能「往生」？倒是「枉生」了。

「子路無宿諾。」

「子路無宿諾」與上章連不上，而且上一章稱「由」，這章稱「子路」，文理就不通，這應是另一章。有主張連下一章「聽訟」章，合三段為一章。實在是分三章講較好，這裡做三章講。你們要常自求「學而能入」，必得開悟而後學問可以進步。

子路無宿諾。「宿」有作住宿的宿，有人解釋作「豫」，答應人的話不早先說。朱注作：答應人就不能留宿，馬上去辦。

吾主張是「豫」，子路不豫先答應，考慮再說，孔子曾說：「子路有聞，未之能行，惟恐又聞。」子路聽了就去辦，所以不豫先答應，答應後就必須去辦。辦完了，再答應第二條。

上來這兩節書，如此講合理，凡事必須合乎事故人情。

【十二·十三】

子曰：聽訟，吾猶人也，必也使無訟乎。（499）

「子曰：聽訟，吾猶人也，必也使無訟乎。」

孔子說「聽訟」，聽官司，我與別人同樣手續，也是審查完再判，但是這與子路有什麼差別？

「必也」，這二字重要。「使無訟乎」，叫他們爭訟的人官司不打了，打官司是一贏一輸，孔子要使他們不贏不輸。

舜時皋陶訂五刑，書經云：「刑期無刑」，堯舜時沒有犯人，獄中長草。有虞芮二個諸侯爭訟，入文王的邦國，看到人人讓，於是慚而不訟。

孔子為什麼能使人們無訟？能無訟者，國家足食後，最重要在教育。若沒有教育，百姓犯法就是不教而誅，所以大禹下車泣囚，萬方有罪，罪在朕躬。教書與當

醫生，做不好就下十八層地獄。又有人說：一輩子當官，三輩子打磚。或稱做「叫街」，乞丐叫街不上門，上門不叫街。從前當乞丐也都有規矩，今日作官，也沒規矩。

我們縱使不作官，在家為家長，在店為店主，想讓家庭和睦、店能存在，就決不可說別人不好，怨只怨自己。自己為領導之人，若屬下不和樂，也要怪罪在朕躬，所謂：「六親不和出孝子」，舜居於家，號洵泣於天地，終於感化父母昆弟。所以舜王能當聖人，他或許不學佛，也巍巍乎高高在天上。若舜的弟弟象則墮地獄，萬劫難復。

【十二·十四】

子張問政。子曰：居之無倦，行之以忠。（500）

論語下論問題很多，漢儒還可依從，宋儒則都不可依從，他們罵子張十分超

過。宋儒說主敬存誠，今日學佛人邊注疏邊罵，主敬存誠還說得上來嗎？

「子張問政。子曰：居之無倦，行之以忠。」

子張問政，孔子說「居之無倦」。居，居心、居官、居家三種說法都可通。例如居家，有家政，書云「孝乎惟孝，友於兄弟」。辦家政要無倦，也不可隨便模糊。幾口人就是小國家，必須使大家整齊，相親相愛。「積善之家，必有餘慶，積不善之家，必有餘殃」。居官更須無倦，所拿的薪水都是民脂民膏，所謂「爾俸爾祿，民脂民膏，下民易虐，上天難欺」。居心更要緊，先心正才能居家、居官。

無倦，不論受如何辛苦，不能懶惰嫌麻煩。

「行之以忠。」

「行之以忠」居家居官，一動就是行，就是業。一動就是大乘起信論說的業相，再為能見、所見相。十二因緣也說無明緣行，行就是造業，一造業就入胎，就

是識。忠，自始至終，心安於正當中為人辦事，不能偏私。

【十二·十五】

子曰：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，亦可以弗畔矣夫。

(501)

這一章略過，以前曾經講過。

【十二·十六】

子曰：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惡，小人反是。

(501)

儒家著重眼前，講道理若不聽，就有人「清議」講公道話。古來都有清議，民國前五年還有，今日就沒有了。大江以南多茶館，有不平的事，講究「談茶」，輸者則盡付茶資，這叫清議，說公道話。今日有什麼？有法律的正式條文，可以墮胎，講究滅種，這是自古以來所沒有的。

「子曰：君子成人之美，」

清議時，對有理的一方稱君子，無理的人稱小人。所以君子、小人，這清議所加的名目，重要的不得了。「君子成人之美」，誰辦好事便幫助他，佛家說隨喜功德大，有如火燭相施，愈多人點，燭火就愈亮，誰有好事必須幫他，成就他，讓他成為好人，這是成就君子。君子成就君子，小人幫助小人，觀友而知其人，總是要叫人家走好路。諸位來聽聞，居心就是樂為君子，所以來聽的效力很大。

「不成人之惡，」

必得更加下一句「不成人之惡」，要為他解決、解勸。否則，各幹各的，佛家叫小乘，儒家叫小人儒。

「不成人之惡」，必須說法解決，勸化人的惡事，使他不作。因為他現在起貪瞋癡，將來就入地獄。你救他也有好處，若不勸也不幫助，就是小乘。還有更壞的，叫「成人之惡」，挑撥人們感情交惡者，就是小人，誰辦惡事，幫助他。如取

梯子給小偷，買釣具給釣魚的人，這是成人之惡事，不可為。若幫助小偷，偷自家財物，可以，那是好肚量，王獻之就是如此。

「小人反是。」

「小人反是」，小人見人辦好事嫉妒，辦壞事則和他志同道合，幫助他成惡事。雖然世間法律，不治小人罪，但是因果不饒人。因果不爽，一飲一啄，莫非前定。

【十二·十七】

季康子問政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政者正也，子帥以正，孰敢不正？（502）

「季康子問政於孔子。」

三家把持魯政，也辦不好，孔子是老前輩、大聖人，所以季康子來向孔子問政。孔子對於弟子來問政，就答什麼。對於季康子問政，孔子的答覆也有用意。你季氏三家對魯君不好，你的屬下百姓對你也不好。

「孔子對曰：政者正也，」

「政者，正也。」中國文字，要認識不容易，正者，不是歪。辦事必得正，纔是政治。

「子帥以正，孰敢不正？」

「子帥以正」，子指季康子。帥，帥領，做樣子給人看看。你當魯國大卿，下有大夫、士，你指揮不動。傳（漢書第五倫傳）云：「以言教者訟，以身教者從」，也就是大學所說：「有諸己而後求諸人，無諸己而後非諸人」；自己有做到才教人如此做，自己沒有過錯才可說人的過錯，所以俗話說：「上樑不正，下樑歪」，你身體力行，自己做得正，對魯君處處合法合規矩，以身教訓人，誰敢不

正？要學這個！凡事勿責備人，先責備自己。若人能聽，是你的功德，不聽你也有功德。

【十二·十八】

季康子患盜，問於孔子。孔子對曰：苟子之不欲，雖賞之不竊。(503)

那一章書都有問題，一種注解的問題還少，若集合眾多注就有多種解釋。這本集釋也有他的主體，他的按語為他的主體，所集的注解可做為你的參考。全在自己眼力的判斷，比起只看一種注解好，例如買物品多看幾家，縱使看走眼也知道有若干貨物。雖然可能看走眼，也看過若干注子了。

「季康子患盜，問於孔子。」

季康子為三家大夫，分去魯君的主權。凡事都有變化，好壞都是無常，所以三家也受制於家臣。

這一章是季康子家犯盜，盜並不是當小賊大盜，說文，私利物也。凡是有私欲貪利就是盜，有欲心就是私心，不是公心。宋儒說：「主敬存誠，懲忿窒欲」，言忠信，毋不敬。誠者，天之道。誠之者，人之道。聖人不以聲色教人，有私欲要杜絕不使它發展，但是做到的有幾人？一般人只是記問之學而已，這種學問沒有用，要注重在實行上。

佛家說「不與取」就是盜，一般人以為不合理，其實儒家也是主張「凡起欲心希望要得到」就是盜。「盜」這個字，「從水從欠從皿」見皿而有欲求心，就已經起盜心了。所以求學與求道不同。季康子憂患國有盜，憂患欺騙他的人，問孔子怎麼辦。

「孔子對曰：苟子之不欲，雖賞之不竊。」

孔子說假若你沒有私欲心，沒有看到東西就要的心，凡是爭執、爭物品，都是私心滔滔，你要是沒有私欲心，就無盜了。

你做領導者要無私欲心，上行而下效。開道場就是當小領袖，這不容易，所以我不希望你們辦道場，有了若干人你能控制嗎？領導人若是沒有私欲，「雖賞之不竊」，誰來做盜？就像有「獎盜金」有功勞賞給你，雖賞他也不去當盜，因為大家都有廉恥之心。管子是圖霸的人，他主張用「禮義廉恥」四字，若無恥則國必覆亡，無恥則無所不為了。大家想想，今日是何等局面？天天有盜，今天出了牢獄明天又當盜，以盜為光榮，恥字喪失了。人一沒有羞恥，就無所不為，凡事須防範。所以必須慎獨，要不愧衾影，如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富貴之家鬼闖其事，須防微杜漸，這是心理哲學。

吾只講這一點，你自己必須類推，例如虞芮二國到了文王國境，見全國整齊而不爭，除文王的德性外，這也是虞芮二位國君有羞恥心，否則也沒用。

【十二·十九】

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：如殺無道，以就有道，何如？孔子對曰：子為政，焉用殺？子欲善，而民善矣。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風，必偃。（504）

「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：如殺無道，以就有道，何如？」

季康子問政，自己先說出辦法來，與孔子商議。他辦政治想使國家整齊，讓國家的百姓都有道，說的也好聽。他的辦法是「如殺無道，以就有道」。殺，除了殺死之外，還有廢黜的意思，壞者殺掉，成就好的，使修道者有成，這個說法很對，今日能做到這樣已不錯，很合公理了。今日是殺有道，以就無道。殺人只判三、五年的刑，豈不是殺有道以就無道？讀古書，當看今事，思惟類推，今日各國，所作所為都是幫壞人的忙。

「孔子對曰：子為政，焉用殺？」

孔子對曰：「子為政，焉用殺」你要真正辦政治，使政治上軌道，百姓都好，何必用殺？近人嘗說：孔子不主張殺。這必須分什麼時候，若是在今日，即使殺他也不改，現在的人死也不怕。四川常起大霧，起初若不小心碰死人要賠錢，後來改判死刑，人人怕碰死人。有一個人霧中碰死人，被處死，此後歷經八年，再也沒有碰死人的事。殺一為了儆百，該殺就得殺。孔子那時候，不必如此，所以孔子認為季康子無須用殺。

「子欲善，而民善矣。」

「子欲善，而民善矣」這句如何講？季康子你領頭，如果你的心處處做善，民就為善了。由此可知季康子無道，要殺須先殺自己。

「君子之德風，小人之德草，草上之風，必偃。」

下段說比喻。漢儒只重訓詁，宋儒是作文章、發議論，竟不知「德」這個字如何解釋。德是各人辦事情，辦出來的狀況為德，有好德、壞德，心有所得就是德。君子成就的風範，就好比天上吹的風。小人辦事的成就，就好比地上的草，樹的動，草的動，都是因為風的成就，所以百姓向東向西，都看上面的領導。當一位領袖、在家主持家庭當長輩，都不容易，凡事須先責己。

孔子的意思是：季康子你若想殺無道，就必須先辦自己，說得很溫厚。說話不容易，要委曲婉轉。

【十一·二十一】

子張問：士，何如斯可謂之達矣？子曰：何哉，爾所謂達者？子張對曰：在邦必聞，在家必聞。子曰：是聞也，非達也。夫達也者，質直而好義，察顏而觀色，慮以下人，在邦必達，在

家必達。夫聞也者，色取仁而行違，居之不疑，在邦必聞，在家必聞。（505）

士，讀書人，做官曰仕。昔日不讀書不懂道理方法，不能做官。今日外國總統是選舉，昔日中國就是選賢與能，今日外國並非選賢與能，乃是選錢。顏子生於今日，也無人選他，卡特花生大王，卻選上總統，可想而知。

「子張問：士，何如斯可謂之達矣？」

子張問士。士，讀書人，作官叫仕。古時作官必得用讀書人，讀書人才懂道理，才能辦政治，今日就不是如此。古來中國就有選舉，叫選賢與能。美國等外國的選舉就不是如此，而是選銀元。顏子在今日，沒有人投他的票。卡特是花生大王，卻可選為總統，可想而知了！

我們讀書為士，若是糊塗不能通達，能辦事能讀書嗎？所以子張問如何成士，如何為通達？諸位既然來求學，在外不要發狂以為了不起，吾自認「不通」。外頭

的風氣，一味發狂，都可做聖人，當佛的老師，實在是無知妄作。佛所說的經，隨意指出一二字，現今的大師就無法講。真正學，要「學然後知不足」，吾不敢教幼稚園。吾人唯以聖言量為準，世間法誰高過孔子？出世法誰高過釋尊？以孔子、佛為準。能感覺自己不行，學問就能進步，德行也增高了。

「子曰：何哉，爾所謂達者？子張對曰：在邦必聞，在家必聞。子曰：是聞也，非達也。」

孔子反問，你問達，什麼是達？子張答，邦，邦國；家，大夫家，在國家、大夫家，一提某人大家都知道這個人辦事有能力。孔子說「是聞也，非達也」，你說的是聞，不是達。子張所問，聞、達不分。佛法沒有傳入中國前，名相沒有分析，但精神上仍是如此。所以學佛必須學唯識，可以區別各種名相，分析得很仔細，容易知道各個名相。凡事有體有用，達者在內，聞者在外。

以下是孔子解釋達、聞。

「夫達也者，質直而好義，」

說到達上，求達的人，本質要直，正直無曲折，而且必須好義。某一件事都有範圍，範圍的重心點，好義是事的正理，是事的重心。質直是本身存心無曲折，若不直就不達，所以說「直達」。好義，只直達不行，還必須常知事的重點在什麼地方，例如吾上課講書，搖鈴就必須上下班，太早上、太早下都不行，否則不合乎義。若同學有問題，必須視繁簡而回答，恐影響下一班。這點很難講，範圍太廣。這一句是自己的條件。

「察顏而觀色，」

還必須看對方的人，他說話的口氣，例如一樣的字，聲音高下快慢都不一樣。觀，察也，觀察人的臉色，七情的表現。色有有表色、無表色，必須察顏觀色，如此自他都明白。

「慮以下人，在邦必達，在家必達。」

「慮以下人」慮，大抵。恐怕知道對方，心又不曲折，又知禮的重心，這是達了一半，全在「下人」上。

人下生以來，就有俱生的見思惑，若沒有見思惑，就不會投胎下生。見思惑中有貢高我慢，第七識中有「我慢」，乞丐也有慢，天然就有我慢，屬於根本煩惱之一。我們也都有，覺得自己比別人好，就是我在上，別人在下。左傳鄭莊公云：「君子不欲多上人」，上人是比人高。書經說：「能自得師者王，謂人莫己若者亡。」與人一對待，必須看低自己，禮者「尊人卑己」，比如問人是貴姓，自己則稱敝姓，我們中國人送禮叫薄品，外國人則說我將最好的東西送你。易經六十四卦，唯謙卦六爻皆吉，若能如此，在邦必達，在家必達，都能辦得通。

「夫聞也者，色取仁而行違，」

名有藏名、逃名、沽名，自己揚名，真正有道君子連名也不出，爭到手的名也不長久。

下文說「聞」。色，表面。取仁，採取仁。外表假裝謙恭。今日假仁假義也沒有了，昔日是偽君子，今日都是真小人。假裝不了，所做的事與表現都不一樣，大學說：「見君子而後揜然」，其實君子清楚洞見。

「居之不疑，在邦必聞，在家必聞。」

「居之不疑」久了成習慣，不以為自己是假裝的，以為這就是仁，自覺不錯。今人就是如此，一點也不疑惑。此種人，在邦必聞，在家必聞，遇事就爭名。

【十二·二十一】

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。曰：敢問崇德、脩慝、辨惑？子曰：善哉問！先事後得，非崇德與？攻其惡，無攻人之惡，非脩慝與？一朝之忿，忘其身，以及其親，非惑與？
(508)

每段都有若干說法，大家若先預習，講的時候就省事，因為講時只採取其中的一說。

「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。」

舞雩在曲阜城外一里地，有壇有碑，人稱曾點所遊處。這裡是有風景的地方。有人說孔子等人是祭時來到舞雩臺，本文並沒說，少講可以，凡事不要節外生枝。讀書人「藏焉，修焉，息焉，遊焉」學習要以遊以息，孔子出遊，弟子也一同出遊。孔子與門人到舞雩壇，出遊、飲食、起居都不離求學，普通人所談都與求道無關。

「曰：敢問崇德、脩慝、辨惑？」

樊遲提出疑問，前面子張已經問這兩條了，現今再加一條，為什麼樊遲再問？因為這三句是古言語，也是聖言量。既是古言語，就有很多人說，說法各有不同。雖然群書經秦火焚毀，但是現今的六經、十三經、易經之中有很多韻文，這些經書

都能配琴瑟來念，家絃戶誦，所以能留傳下來。那麼古人不會說白話嗎？十里不同風，百里不同俗，台中與臺北說的言語就不同。若是文言文，則「書同文，車同軌」，所以凡公事都用文言，不可以用土話，講土話則各各分裂。所以要滅人的國家，先滅他的文字。今日提倡都學英文，如今臺灣是在滅自己的文化，這是什麼政策？

你們聽了必需自己覺悟，今日我們是自滅文化。現今若依古音，我們都不懂，如「曹大家」家古音「姑」，現今的詩韻為宋韻，但離唐代不遠。此章「崇德、修慝、辨惑」クセ、クセ、クセ，押韻是韻文，好記。古代小孩未上學前先念詩，因為好記。

「子曰：善哉問！先事後得，非崇德與？」

「崇德」德性必須尊崇。「修慝」慝，心藏著，心裡有不可告人的話語，既不是好事，又不是好話，所以必須「修」，修理，改改。如何將藏心昧己的毛病改

改，去除。現今非但普通人自私自利，學儒學佛也是如此，將來有什麼成就？

「惑」佛家也說，身口意三業都是迷惑顛倒，因為有見思惑的原故，如何辦出好事？佛家講斷，儒家講辨，要先辨別明白，什麼是惑，什麼是不惑。樊遲提這一條，請問於孔子。

注者說這是樊遲的壞處，樊遲是文武雙全，我們那一條比得上？後人妄自聰明，如何得了？「善哉問」，而且孔子先讚歎。後人反而說樊遲的不是，也是奇怪。

「先事後得，非崇德與」辦事做什麼？是有所為，還是無所為？各人有各人的事，家有家事，國家社會各有其事，都得知。辦事，開始為種因，後來為結果。先幹完事，後來辦完事得了結果。不可幹一半，就想結果，如此幹不出事來。例如燒開水，不可燒一半就取來喝。古人辦大事者，叫大器晚成。種空心菜，與種桃、李、蘋果不同。先須受辛苦，受多少辛苦，得多少結果。所以說：只問耕耘，莫論前程。因為屆時必得結果。聖人說「先事後得」，言語語氣都緩和含蓄。

「攻其惡，無攻人之惡，非脩慝與？」

「攻其惡，無攻人之惡」攻者，當改正、改變講。有惡就改。一般人，都容易評別人的錯，而原諒自己的過錯。其，表是自己。找毛病，就找自己的毛病。讀書必須照辦，不是作文章。改毛病，必得天天如此，一週以後就會變樣子。曾子三省，就是日日攻擊自己。自己認為好者，必為壞人，所以佛家趙州和尚說「佛性而變狗」，有覺性而明知故犯，而變為狗。可資警戒！

「一朝之忿，忘其身以及其親，非惑與？」

其次說「辨惑」。惑的事很多，為什麼只說這一點？「一朝之忿」，一朝是短時間，假設的辭語。看見不如意的事，天天發牢騷，問你有什麼辦法？我沒有辦法。而且各國都如此，這是天下無道久矣。只有君子坦蕩蕩，素位而行，素富貴行乎富貴，素貧賤行乎貧賤。所以佛對於眾生，不論如何壞，也不憂也不喜；因為眾生本來就帶著惑的緣故，這就是眾生相。

自開天闢地，從來沒有都好的。但是碰到這些事，忍無可忍，過不去，便與他拚命。一肚子忿氣，一時發出來。所謂「一朝之忿，忘其身者」，一忿怒起來誰會不忘？連自己也忘了。「忘其身」既然是拚命，先死者還容易，後死者就困難了。而且「以及其親」人都有父母，但是古人今人有所不同。盜賊如張獻忠、李自成，對自己父母也不變樣，對於老師尚且不殺。父母對子女的情意，自己可死，不使兒子死。如今是連累到父母，子女對於父母是如何啊？到時才後悔不已，有什麼用處？

這一朝之忿，就是起惑；起惑就是造業，造業就得受苦。這與佛學有什麼差別？佛家說惑是三毒，這章舉出的惑是第二的瞋。火燒功德林，這不是惑嗎？由此可見學佛再念孔子書，大有助益。

樊遲問仁。子曰：愛人。問知。子曰：知人。樊遲未達。子曰：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樊遲退，見子夏曰：鄉也，吾見於夫子而問知；子曰：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何謂也？子夏曰：富哉言乎！舜有天下，選於眾，舉皋陶，不仁者遠矣；湯有天下，選於眾，舉伊尹，不仁者遠矣。（511）

諸位要學文理，過去吾只講義理，今日則必須兼講文理。

「樊遲問仁。子曰：愛人。問知。子曰：知人。」

「樊遲問仁」，問仁，孔子是一人一個答法，要看時候，歸元無二路，但是走的路子有所不同。

「問知」，知，智也。「子曰：知人。」知道對方是何等人？在人群社會，辦事必須知人。辦事都要共同辦事，事情沒有一二人能辦成就的。就喝一杯水來說，

那要多少人力？所以佛家要報眾生恩，有其道理。事情辦好辦壞，全在人。遇好人辦好事，遇壞人辦壞事；好事給壞人辦也成壞事，壞事讓好人辦也成好事。

「樊遲未達。子曰：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」

下文，又是另一段。如此文理，大家能通達嗎？

這二段文，必須懂詩的文法，若不懂文法如何瞭解文義？

問仁後，接著問智。樊遲是不懂仁，又問智嗎？「未達」，樊遲豈是二條都不通達嗎？「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」二句，是答「知」，也有兼答仁嗎？

子曰：「愛人」。若不懂，為什麼不再問？若懂，也不致於再問第二。樊遲懂的是愛人的仁。所以再問智：孔子說「知人」。孔子也是答智的問題。因為樊遲對知還沒有通達的緣故。孔子於是答「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」這二句。專解釋知人的問題。所以下文子夏單對樊遲談智。

這段文理，十分清楚！華嚴經說：「事皆微細，必有微細之智乃能知之。」微者，知幾其神乎？不可見，不可聞。而且微有大微、小微，如地球的轉動，那是大地震，是大微，卻少有人知。起信論說：三細六粗。一動就是業也。

「舉直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」，這二句是一事。「能使」是接著說，有注者作兩件事，這可以嗎？孔子答：知人，意思是能認識人就是智。不能認識人，不知道他的長處，辦起事來能夠自己辦嗎？孫猴子能，有時他也須請觀音菩薩、天兵天將幫忙。知人者，知某人是直爽人，心不勾勾道道，要將這等人選舉出來。「錯」，不用他，放在旁邊。但是好人少，壞人多，怎麼辦？只要能處處舉直錯枉，就「能使枉者直」改為直人，再來用他，也不棄捨他。

今日的選舉，選的立法委員等都不好，這是誰之過？而是大家「舉枉」的結果。中國如此，外國也如此。

「樊遲退，見子夏曰：鄉也，吾見於夫子而問知；子曰：舉直

錯諸枉，能使枉者直。何謂也？」

「見子夏」，求學必須有朋友，所以要尋師訪友。

「鄉」古作鄉，俗作嚮，段氏假借作鄉。鄉日的時候。

「子夏曰：富哉言乎！舜有天下，選於眾，舉皋陶，不仁者遠矣。」

子夏答覆樊遲。

「富哉言乎」孔子說這句話，包括很廣，很豐富。這是讚歎的話。以下舉事實以證明。

「舜有天下」之時，堯舜都是垂拱而治。周公一沐三握髮、一飯三吐哺，就已經比不了堯舜。

「選於眾」堯舜用人，在眾人之中選擇人才。

「舉皋陶」，人才之中，皋陶為第一，故舜老了以後，皋陶先逃，不受舜的禪讓，舜才舉禹。禹做君王後，皋陶又返回朝廷。皋陶這個人正直無私，李家就是皋陶的後代，當司法官不容易。掛元帥印，三輩子就得絕後，當司法官也是如此。

「不仁者遠矣」，不仁的人就離去了，跑了。注解者以為此文有「不仁」而牽扯一些。

「湯有天下，選於眾，舉伊尹，不仁者遠矣。」

子夏又舉湯的故事。伊尹是賢相，夏桀不要而湯要。

這段是很難講的地方。因為在古代是封建世襲制，周家才開始有的。政治制度起初建立起來，有他的好處，但是時久必須變。故殷因於夏禮，周因於殷禮。孔子為東周時代，天子、魯君都不得作主，而在朝作官的大夫，都是世代相襲。孔子說這「舉直錯諸枉」，就是贊成選舉，打破封建制度，要「立賢無方」推舉賢人不拘一格。皋陶與伊尹，是普通人民。孟子滕文公篇說：「段干木逾垣而辟之，泄柳閉

門而不內」，人來請泄柳與段干木作官，二人閉門不納，踰牆而逃，這兩個人也是普通人民。

今日選舉，不是選於眾，而是選於錢。這種制度的毛病也不小。孔子處在今日的時代，必定沒人選他舉用他。

潘氏集箋引：舉一皋陶，而四凶則不起作用。只要有位一公正的人，他垂拱而治，事情自然整齊。若他不在，那又不一樣了。此事甚微妙，不可思議。

【十二·二十三】

子貢問友。子曰：忠告而善道之，不可則止，毋自辱焉！
(513)

「子貢問友。」

子貢問交友之道，朋友該如何相處？

「子曰：忠告而善道之，」

告_{ㄍㄨㄛˋ}。道_{ㄉㄠˋ}引_{ㄩㄣˋ}導。

中國自古以來，講究「敏於事，而慎於言」事要很敏捷，而話要少說；今日則興講演，話多傷人；吉人之辭寡，躁人之辭多。今日之下，他說他的，我們則少說為妙。不說還可藏拙，一說全露了底。例如論語的注解，漢儒注字就結了，宋儒必得大發議論，於是開啟爭論的端倪。諸位勿在外頭妄自逞能，真實學問到了，要藏也藏不住。自古都是人來找你，否則只有多找麻煩的分。

「忠告」，集解云：「以是非告之」朋友有規過勸善的義務，何者對？何者不對？「而善道之」云：「以善道導之。」要說什麼為是，什麼為非，還得說出辦法來。從前開會，有議論，有辦法；現今開會大發議論，卻沒辦法，只得存疑、保留，以後再想！這如何可以呢？如今到處有飲食中毒，衛生署也沒辦法。民國至今

七十年了，而中國文字的書寫，或從左或從右，至今還弄不明白，還未議決。看自古的石碑、書本等，自然可以明白。這也是滅的時候，是運也，是命也。如何能不亂，就如何幹。這一句漢儒注：「以善道導之」，不就是好辦法嗎？

「不可則止，」

不聽，就停止不說了，因為是朋友的緣故。

「毋自辱焉。」

一定要說下去，或許就會受辱。

集解如此說，集注又如何注呢？參考（餘論）的四書辨疑，可知。宋儒囫圇亂扯，無一句紮實者，如何說是微言大義？「道」宋儒注為「教導」，漢儒註為「引導」；朋友豈可用「教導」？朋友之間不要教訓人。

如今有位西坡，寫了三封信來教訓我，而且罵吾師印祖，這是什麼天理、人

情、禮數？何況素昧生平，吾沒有求他，他為何來教我？不必看內容，只看他這種行為，就知道了。對他的弟子罵他的老師，實在是無知小子。他對於十方佛與釋迦佛尚且不足為憑，而以自己做的一夢為憑，真是虛妄啊！這種現象，自宋儒就開啟妄加議論的端倪。易云：「謙受益」，「知止不殆」，這必須學！

要學這一章！吾人規勸他，未必合他的意，但是已經盡心了，禮記有「三諫不聽則去」。因為國家政策實行出去就有多少百姓受害，所以要再三勸諫，三諫仍不聽就不幹了。為什麼要不幹了？因為國君鬧得亡國敗家，而我在旁邊拿高薪，無益於國君人民，這俸祿吃得下嗎？沒有為大家辦事而拿俸祿，就是無功受祿，所以唯有辭去不幹而已。

但是若是對於父母，那又不然。論語云：「見志不從，又敬不違，勞而無怨」什麼時候有機會則再勸，永無停止的時候，唯恐父母有受害的一天。對朋友，則交淺固不可言深，或諫一次就停止了。

孔子對於原壤，那是與孔子不同道者，原壤學世外之學的學者。孔子去了原壤

家，他夷踞蹲著不起來。原壤母親死了，孔子送他棺槨，原壤站在槨上高歌。孔子同行的弟子不高興，孔子卻說「親者不失其為親，故者不失其為故」，這二句若當成一句講就錯了。上句是指原壤對他的母親，不失他為親之道。下句是孔子對原壤，原壤為我的老友，當不失其為老朋友之道，所以吾送他棺槨，這是該送的。

所謂「辱」者，未必真辱，或許是他對你疏遠了，這就是對你的侮慢了。君子講究自重，什麼事情都要有分寸。

【十二·二十四】

曾子曰：君子以文會友，以友輔仁。（514）

人群社會，只有一個人不能存活。和我們關係親密者很多，所謂四海之內皆兄弟也，這是子夏對司馬牛說的。君子重在志同道合的朋友，若朋友志同道合就可以如兄弟。

「曾子曰：君子以文會友，」

「君子」有二說：一就在朝在野，就地位而說。這一章是就對求學、不求學者而說的。士都可說是君子，為什麼？因為士人無恆產而有恆心，若農工商則無恆產而無恆心。恆心者，就是志於道，擇善固執的意思。曾子曰：「士不可以不弘毅」毅就是恆，無恆心不足以讀書。所以這章的「君子」，就是指求學求道的人。

「以文會友」大家見面集合，都是為研究學問。文者，孔安國說：「以文德合也」。劉源淶說：「禮樂法度刑政綱紀之文」，研究的都是於社會有關者。孔子曾說：「群居終日，言不及義，好行小慧，難矣哉！」又說：「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。」好行小慧者，於國家社會民生沒有好處。今日的純文學，為聖賢所不許，因為古來文以載道的原故。古代的小說，都含有道，有因果報應。真要世界安定，除了孔子之道，其他世間學說不能達到。觀禮運一篇，說的就是大公無私。

「以友輔仁。」

「以友輔仁」，孔子學說提倡仁，佛家則講慈悲。朋友乃彼此幫忙，將仁成就起來，無友則孤陋寡聞。所以君子要「入讀古人書，出交天下士」，然後知道自己所學的，或長或短。若不認識對方，說長說短都不對。「輔」者，頰曰輔，齒曰車，車輔相依，唇齒相依。看左傳宮之奇的比喻就可以知道。

與朋友會合，彼此交換知識。所謂「無友不如己者」，必得要問：所交往的朋友可以輔仁嗎？不能感化於他，就受他薰染，如此就不要交往。入芝蘭之室，久而不聞其香，與之化矣。入鮑魚之肆，久而不聞其臭，也是與之化矣。所以朋友的關係甚大。

吾有一個心願，願與同仁講彌陀經一次，分十二分，說經文的用意，整個貫串起來。古人沒有說到的，其實經文早就擺著了，吾引諸經論來證明。彌陀經文是三根普被，吾講的內容不能與下根者說。如「業」的一字，祖師等也不敢說，說了就不能三根普被。吾只是講述經文的組織法而已。證微細智，方知經文。又如：池中蓮華，言「微妙香潔」，這一句並非只是讚歎蓮華而已，包括三惑、四土都有，文

字甚妙。

子路第十三

【十三·一】

子路問政。子曰：先之，勞之。請益。曰：無倦。（515）

「子路問政。」

子路見孔子，請問政治，政治的事情甚多，子路問什麼政治？孔子答的扼要，因為孔子對於來問者的情形，熟悉的緣故。例如參禪的人，人一來問，問者心中想什麼事就知道了。

「子曰：先之，勞之。」

「先之」，辦政治，自上至下，王子犯法與民同罪，大家同樂，辦任何政治，自己必須先以身作則。

第二步，「勞之」，再叫百姓服從去幹，政治就要辦事情，就是勞苦，例如大禹治水，水裡來泥裡去，大家誰說話？百姓雖勞不怨。先有勞苦，後就有功，所以說「功勞」，功都由勞而來。

中國主張「勞」，用意很大，勞必說勤勞，古時提倡節儉，堯的房舍土階三尺，茅茨而不翦，為什麼如此？懲忿窒欲，不發展物欲。孔子並沒有罵老子，而且向老子問禮，後來儒者才闢佛老。老子控制物欲，雞犬相聞而不相往來，世間政治要緊在安，大家安就對了。老者安之，若不安，食牛肉也不甘。

凡有道的人，都應戒奢而講勤勞，禮記禮運篇云：「物惡其棄於地也，不必藏於己」必須去幹，自己不要也必須幹，義務奉獻，拿出來給大家用。又說：「力惡其不出於身也，不必為己」不是你要用到才去用，社會上需要，就必須去幹，不做寄生蟲。有力若不肯用出來，力量在大也是病，社會有許多人等著你去幫助。若人

不用你，去掃街也可以，必須勤勞，禮記大同篇都有說到。儒家政治出自仁義，共黨政治出自仇恨，出發點不同。

「請益。」

子路聽了，「請益」，子路為什麼要請益？注者說子路嫌少。又說：子路好大，不滿意。宋儒張嘴就要責備人，自己都好，這是最大的毛病。

「曰：無倦。」

子路請求孔子再詳細解釋，如顏子問仁，子曰「克己復禮」後，顏子再請問其目，就是請益。孔子又說「無倦」，佛經中說：不疲不厭。累了就倦，無倦是絕不懈怠，一直幹下去，倦自「勞」字來。

【十三·二】

仲弓為季氏宰，問政。子曰：先有司，赦小過，舉賢才。曰：焉知賢才而舉之。曰：舉爾所知，爾所不知，人其舍諸。

(516)

「仲弓為季氏宰，問政。」

「仲弓為季氏宰」，仲弓為德行科的人，在季氏家做宰臣。做宰臣必須辦得條條有理，百姓才安得下。普通人供財神，有文武之別，文為比干，而商家一律供奉關公。比干在封神演義中被封為財神，但是商家為什麼供奉關公？有一副對聯說：「協力山成玉，同心土變金」，商家貴在協力同心，必須互不相欺。關公在桃園結義，重義氣，商家重義氣，所以供關公，大小機關同心協力，就沒有一切問題。

「子曰：先有司，赦小過，舉賢才。」

孔子答，你去做宰官，先求人才。司，管事的人。台中的事情，只要有人才，

經濟第二。沒人才，有錢也不會花，必須花得恰到好處，人才要賢。

有了人才，「赦小過」，這不是對「有司」管事者，而是對你下頭工作的老百姓。政治都有規矩，過並不是罪，過有大小，大過你若不知，那是粗心，不可赦免。小過是不留心，可以赦免。從前吾在濟南，茶館送茶送菜的，盤子托在掌上，晴天送茶送菜若有損失，可以原諒；陰天下雨若有損失就必須賠償，有其道理。

「舉賢才」不舉賢才如何辦事？

「曰：焉知賢才而舉之。」

知人很難，聖賢知人也不容易，何況是我輩，多數不認識人。有什麼方法可以認識人？今日之下舉才要賢。

「曰：舉爾所知，爾所不知，人其舍諸。」

孔子答：「舉爾所知」，你還能不知一二位賢人嗎？你就舉你所知，「爾所

不知」你不知道的賢人，還有別人，別人知某人好，也會出來介紹的。「人其舍諸」，他人也不捨得賢者不為人知，必會推薦給你。只要真是賢才，你不知的，人也會薦舉。若夏桀，人推薦伊尹，桀不要。若殷紂，人推薦呂尚，紂也不要。

參考毛奇齡之四書改錯，程子所注糟不可言。

【十三·三】

子路曰：衛君待子而為政，子將奚先？子曰：必也正名乎。子路曰：有是哉，子之迂也，奚其正？子曰：野哉，由也。君子於其所不知，蓋闕如也。名不正，則言不順，言不順，則事不成，事不成，則禮樂不興，禮樂不興，則刑罰不中，則民無所措手足。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，君子於其言，無所苟而已矣。（517）

今日雜誌很多，我們觀看，看法各有不同。不論內容如何，即便是雜誌的架子結構就不行了。凡事都有一定的秩序，不以規矩，不能成方圓。今日亂象叢生，規矩矩者，反而以為不對。今日的西坡，純粹是門外人，而妄自為之。吾所講的東西，一言以蔽之，每一條都考察過多少遍，絕不敢妄自聰明；如星期三講華嚴，一切事都不幹，專預備華嚴。希望大家能用心聽！我們不管外頭如何亂，各行其道就可以了。中國文化在臺灣，佛法也在臺灣，全世界只剩這一塊地而已。既然生於此，就當保存中國文化，這與吾人生存有大關係。在台中，總算與我有緣，大家應好好保持這塊地；別人都不要了，我們不管，責任全在我們的身上。

吾講書，都有格外方式，呆板說了，別人聽不懂。

孔子那時候，魯國的南邊為衛國（今河南與山東一帶），魯衛來回便利，孔子弟子多在衛做官。南子是衛靈公的夫人，凡諡號「靈」、「神」者都是糊塗蟲，鬧得很過分，不是好人，該亡國而不亡，因為他還有一點靈氣。如出師表痛恨於「桓、靈也」，又如宋神宗害正人君子。

靈公有二子，一位是蒯瞶、一位是郢，南子淫亂，靈公的太子蒯瞶受不了，面對滿朝文武，羞恥不能見人。至於內容如何，各書記載都不可靠，因為都未曾親眼見到。有記載蒯瞶欲殺南子；又說南子看不慣蒯瞶而向靈公進讒言，說蒯瞶要殺她。靈公要殺蒯瞶，蒯瞶就出走國外。

蒯瞶的兒子叫輒。靈公病重時，靈公想立公子郢，郢拒絕接受，因為家有長子，長子雖然出外尚且還活著。靈公死後，南子要郢繼位，郢又拒絕，因為還有輒在。

南子死，蒯瞶想回衛，衛人不贊成，輒在位已有十二年之久，年紀已有十七、八了，十二年之中國家穩定，孔子弟子子路、高柴等都在衛國做官。有注解說，孔子這時在魯家，沒有來衛國。孔子雖然沒去，出公輒也接濟孔子，有往來，所以子路才說一段。這一章是否為此事不知，但是書都不是無故而說的。

「子路曰：衛君待子而為政，子將奚先？」

在社會辦事不易，我們不會辦事，天下的事情複雜極了，聖人也辦不了，何況我們。子路說，衛出公輒等著夫子去為政，您若上衛國為政，現今衛國政局亂七八糟，國人也不服，您去辦治，先辦什麼事情？

「子曰：必也正名乎。」

孔子說，「必也正名乎」，孔子去與不去還不一定，我有條件才去。名，公孫龍稱為名家，是儒家之外的學問，萬物都有名，名實相符，先有名後有字，例如扇子，是有羽毛的，可以扇動。從前的盤、碗、碟都不同，杯、爵、觴等等也不同，比如孔子說：「麻冕，禮也，今也純」冠冕要用絲多少條都有一定。孔子說先把衛國名分定住，從在上的領袖開頭，究竟誰應為國君。

「子路曰：有是哉，子之迂也，奚其正？」

子路一聽，說：還有這麼些事情？迂，不切實際，迂遠。衛出公（輒）已當了十幾年，再正名，不是找彎子，老師太迂闊了，什麼正不正，誰幹就叫誰幹就是

了。子路是大政治家。

「子曰：野哉，由也。君子於其所不知，蓋闕如也。」

孔子一聽，說：唉！你這人，野。宋儒注「野」為鄙俗，子路成野蠻人了。觀看下文，便知漢儒注「不達」是對的。你對這事太粗魯不通達，你不達理。不通達就是不明白，所以下文說：「君子於其所不知，蓋闕如也」，不知道的事，從闕少說。西坡為什麼敢談業？三賢十聖也不懂業，難道說他是普賢等覺菩薩？得了窮業智嗎？不知道，少說可以。

「名不正，則言不順，言不順，則事不成，事不成，則禮樂不興，禮樂不興，則刑罰不中，刑罰不中，則民所無錯手足。」

你不知道名的的重要，名要是不正，辦不了政治。因為辦政治得下命令，說出言語來都不能按規矩道理，亂七八糟。孔子說「博我以文，約我以禮」，最簡約要守住禮，禮就是條文規矩，依規矩走就不錯，例如孔子答顏子問仁的條目，非禮勿

視、聽、言、動。你們若懂常禮舉要的十分之一，就變樣子了。言不順，說出話不合乎禮，事就辦不成，這是普通的事。若禮樂是國家大事，關乎全民的安危，國家安穩，不須司法、刑殺、監獄、員警，路不拾遺，要員警有何用？以禮樂治國，大家學禮，飲食起居都是禮，古時候學佛出家受比丘戒有律有儀，儀是起居動作等等，所謂「禮經三百，威儀三千」，當知客師不容易，對什麼人，用何等禮，說什麼話。烏窠禪師答白居易：「八十老翁做不得」，這句話分量重。事不易辦，言不易說，唯有敏於事而慎於言。

孔子說，我去衛國是要安穩，以禮樂治國，若名不正亂七八糟，用什麼禮樂？禮樂不興，就得用法以刑罰治他。古人刑期無刑，皋陶訂刑罰是希望大家不犯。八德，管子取其中四字，最末一字是「恥」，人必須有羞恥心。如今是以做壞事為光榮，今日的強盜，搶劫被送往法院、送往警察局，他真為錢嗎？沒有羞恥心，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？古代強盜，吾見過，五花大綁，隨唱隨吃隨喝，表示他是英雄。他不覺羞恥，不在乎死，逞好漢。刑罰不中，百姓受擾亂，什麼事也不能辦

了。從前的強盜逞英雄，但是父母來看，就不敢逞英雄了。今日，還沒上法場，就不要父母了。父告子，法官判與子無關；子若是告父，法院就捉拿父親，這樣可以嗎？今日所作所為，是為原子彈鋪路，死無喪身之地，就應現在今日了。

「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，言之必可行也，君子於其言，無所苟而已矣。」

下文說結束語。要叫我去治國，名必得定住，必得說明白，話能說出口來，事方辦得通。強盜講理，還認母親。君子不能隨便說，苟是隨便說的意思。今日到處興盛演說，也很可哀！

究竟衛國要如何辦？可參集釋（案語），這段官司並沒有打明白。有注解全不說到贖輒的事，那此節書就落空了。

樊遲請學稼，子曰：吾不如老農。請學為圃，曰：吾不如老圃。樊遲出，子曰：小人哉，樊須也。上好禮，則民莫敢不敬。上好義，則民莫敢不服。上好信，則民莫敢不用情。夫如是，則四方之民，襁負其子而至矣，焉用稼。（521）

「樊遲請學稼，子曰：吾不如老農。請學為圃，曰：吾不如老圃。」

樊遲請求學莊稼做農，孔子說你要學種糧食，我比不了老農。又請學種菜，種菜比做農容易，孔子說我比不了老種圃的。孔子謙和，孔子不答覆。如今的人卻是什麼都稱能，沒有學淨土，也可以講淨土，實在是能在不知量力，能在無恥。

「樊遲出，子曰：小人哉，樊須也。」

樊遲出，孔子說樊須是小人，君子、小人說法有各種，普通指在位為君子，不

在位為小人，並無褒貶。再說有褒貶的，有學問道德為君子，反之為小人。這一章只說在位、不在位，另外還有細目，有德學、無德學的君子小人，也都有細目。從前務農，漢書云：「孝弟力田」提倡耕讀之家，大皇帝立春時必須出外推三犁，因為民以食為天。古代神農氏教民務農，周朝八百年，他的祖先為后稷，教民稼穡。這章的小人，指不辦政治事情的百姓。漢注說是：孔子禮樂不能推動，各國逞干戈，崇尚遊說，與各國辦事，拿不出禮樂，也須教民稼穡，樊遲不明說，用諷刺話問孔子，意思就是如今禮樂行不通，教民稼穡就可以了，也與百姓有益。

但是孔子志在禮樂，積極提倡，時局不好，要看機會，有別於「長沮、桀溺耦而耕」之流。

「上好禮，則民莫敢不敬。」

只要在上位者對禮好樂，沒有人敢不敬。

「上好義，則民莫敢不服。」

在上位處處按軌道走，沒有人敢不服。政治主要在上位者，堯舜行仁，百姓從仁，桀紂行暴，百姓就從暴。

「上好信，則民莫敢不用情。」

上好信，則沒有人敢不用真情，就能盡忠。

「夫如是，則四方之民，襁負其子而至矣，焉用稼。」

在上位者依禮義領導，國家好，大家都來這一國，國家不愁無民，有男的女的，背著小孩而來，財散則民聚，何必用民生主義？若上位者不好禮樂，大家即使來了而政治亂，也活不下去，所謂「雖有粟，誰得而食諸？」

可以參考「餘論」的《四書改錯》。

【十三·五】

子曰：誦詩三百，授之以政，不達，使於四方不能專對，雖多亦奚以為。（524）

注解誰講的對，吾也不敢說，唯有孔子或記載的弟子說的，可以根據。否則，都不可靠。漢儒以訓詁注經，毛病少，錯誤少。

古時治理國家，有治內與治外。治內政，平素用禮樂刑政，雖然國家亂也講禮樂，這是對君子。禮樂行不通才用政治，再為刑罰。總離不開禮樂，禮樂是全國的風俗、風氣，百姓的事。從前沒有報紙，大家唱歌說出心事，詩人將百姓所唱編成文詞，編成音樂，各地方的風俗人情就知道了。國家的采詩官採去，便知那一國的風俗好，政治能保持，那一處不好，就要改善政治，詩經就是今天的報紙。詩人不直說，說比喻，不傷忠厚，言者無罪，聞者足戒，心生警惕。到孔子時已不采詩了，所以孔子作春秋，春秋比詩講得明顯，但還算溫和，故云：詩亡然後春秋作。這是內政。

若辦外交，詩就像格言，派出去辦外交的人，只教他去辦什麼事，至於要說什麼話就不談了，為什麼呢？因為說話全由辦外交者作主，不能事前教，二人問答不能一定。但是若懂各國政治、格言，臨時就可以變化，能說出詩來壓住對方就行了。所以內政外交都不離詩。今日無詩，以外國詩為詩，不但沒有詩也算不上謠言，只是夢囈而已。今日無詩，各地卻很興唱歌，這與詩相同。但是今日的歌曲，乃是淫亂風俗，亡國之道。

「子曰：誦詩三百」

孔子說那時只要是讀書人，必得念詩。儒家學問，包括天地人，地道敏樹，地要緊在長植物，五穀是植物，不能天天吃肉，更不能吃金子。天道敏時，人道敏政，人必須有政治維繫人群社會，宗教不能維繫群體社會，宗教只勸人為善，不講刑罰，是另一種作用。政在禮樂上，行不通才用政，再不行才用刑，所以從前求學沒有不念詩的讀書人，如今日的念報紙。

詩三百，有人說詩原有三千，孔子刪為三百首。又有反對者，吾考查不出來。此云「誦詩三百」，吾就主張詩有三百，如今的詩經三百多首（三百零五篇），孔子所編定的。詩經不是法律、憲法，這是禮樂、風俗的原則。

「授之以政，不達」

出來作官，治理百姓，必得博學以文，約之以禮，要會三百餘首詩。百姓人人都須要學禮，給你辦政治，你辦不通，連禮也不懂。中國人不能忘本，先祭太廟、祖宗，然後祭天，什麼原故呢？例如祭水，先祭河，然後祭海，不忘本的原故。因為百川匯海，河是源流，根本，海雖大，河是本。太廟是祖宗，先有祖，再祭天。會三百首詩，政治必須能辦，這是對內。

「使於四方，不能專對」

若對外，使於四方，人提問題若不能對答，不能辦外交。專對，對答有專門法，言語不能多，沒有餘閒時間。說有說無都可以，話說好了就為國爭光，話說壞

了便留下國恥。如齊臣出使楚國，楚王請齊使上三重臺，齊使說：堯階三尺，茅茨不剪，我們國的國君不忍建三重台，民為邦本，怕對不起百姓。

「雖多，亦奚以為」

出來辦外交，也說不出好話來，念得再多詩，有什麼用處呢？如齊景公派使晏子到楚，楚王賜橘，晏子連皮吃下去，楚人大笑。晏子說：「臣聞之，賜人主前者，瓜桃不削，橘柚不剖，今萬乘無教，臣不敢剖，然臣非不知也。」

同學們！提起精神，既往不咎，來者猶可為也。辦事，最難。看器識，看見識！

【十三·六】

子曰：其身正，不令而行。其身不正，雖令不行。（525）

與前幾章相似，所以略說。

「子曰：其身正，不令而行。其身不正，雖令不行。」

辦政治，必得有領袖。必須知道，當領袖者最辛苦，頒布任何法令等等，自己都必須先遵行。

領袖辦的事，本身若辦的都對了，不必下命令，大家都肯依照去實行。領袖本身幹的不對，雖然屢次下命令，下頭的人也不遵從，大家會問：你為什麼不先幹呢？

曹操所做的事，一般人都不能做到。如曹操為了愛民，下緊急命令，馬不可踏到百姓麥田。突然一隻烏鴉飛來，曹操自己的馬受驚，衝入麥田，於是曹操想自刎受罰，大眾懇求，曹操不得自刎，便以割髮來代罰，結果全軍肅然起敬，紀律嚴明。

【十三·七】

子曰：魯衛之政兄弟也。（526）

「子曰：魯衛之政」

魯國衛國接連著，武王平定殷紂王後，封周公於魯，封康叔於衛（周公的兄弟，兄弟九人，這兩人最親密）。伯禽、康叔辦政治都好，所以魯衛多君子，衛如蘧伯玉等。

「兄弟也。」

魯衛二國的政治就像兄弟，原先二國就是兄弟，政治也好，漢注如此說。到孔子時，魯國有三家，剝奪魯君政治，形成君不君，臣不臣，衛則父子爭國，父不父，子不子。所以有人說，魯衛之政，一國是君不君，一國是子不子等。又有人指魯衛的好壞都說，但是孔子所說究竟指的是何事？吾只說到這裡，讓大家知道這有

三種說法，都是事實，都可通。漢注以為說後段有傷忠厚，但是確實有君不君、臣不臣的事。

另有一章，「子貢問：伯夷、叔齊何人也」的事。孔子最終還是不去衛國從政，所以子貢問孔子要幫助蒯瞶還是輒，孔子誰也不幫。

今日的政事，你們能辦得了嗎否？吾也不能辦，但是吾有一法就是不合作。給吾錢，吾也不為；若與志同道合者合作，吾拿錢出來，吾也願為。吾的所為，決無混水摸魚，沒有對不起國家者，是真正愛國者。

【十三·八】

子謂衛公子蒯善居室。始有，曰：苟合矣。少有，曰：苟完矣。富有，曰：苟美矣。（527）

「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。」

春秋時，公子荆有三個，故編者加「衛」。善，很會，很能。居室，治理家。既是貴族公子，又善於治理家，這是古時的制度，今日用不上。諸侯的兒子才稱公子，那時是世襲，年到二十而冠成人，今日認為是有法律責任的年齡，可以結婚，加冠就送上別號。諸侯都有封地，要給各公子採地，擁有財產權，這才叫治理室家，沒有財產權就是無室家。結婚是「男女居室，人之大倫」，既無室，則家的所有權都由父母作主，二十歲可結婚要治理家庭。孔子讚美衛公子荆「善」，可見別人不行，不善治理。

「始有，曰：苟合矣。」

剛有采地，要治理家庭了，公子荆曰「苟合矣」，「苟」字的說法很多，一般作苟且，就是粗略的意思。這可以講得下去，但是下句就接不上，在此章上如此講不對。曾文正公的學生俞曲園作「誠」字講，較作苟且、粗略好，但也難講。易繫

辭「小適大，苟舍而已，焉用壇」，適，適合。左傳「小國之事大國也，苟免於討」小國事奉大國，為著可以避免大國侵討。苟，採「但」字的意義，姑且的意思。

衛公子居室，才給了他封地，合，給也，如家給戶足，給，是足的意思。他很會治理家，才一有封地時，就說：姑且充足了，才只是粗枝大葉，就姑且滿意，很滿足了。

「少有，曰：苟完矣。」

漸漸又增加了，姑且這就算完備了，不必再增加了，處處知足。

「富有，曰：苟美矣。」

增加了，別人看來不完美，公子荊卻說：姑且已很美了，處處知足而足。若云「苟且」就是言下有不滿意之意。

孔子為什麼如此讚歎？因為自古以來，國家好的時候，都提倡節儉，處處節儉，家能節儉家就有好處，個人節儉個人就有好品德。自古以來的名人，十人中有七八人都是幼年貧窮，飽受辛苦，後來就漸漸發達，辦得了大事。若是貴族公子，三十人中找一人走好路者，也找不出來，生活一奢華，便由盛而衰，由存而亡。國家經濟一發展，臺灣三十年前的富者，而今安在？

宋朝出了許多人才，如司馬光、范仲淹等，又如宋朝李（沆）文靖公庭院的藥欄壞了，過了幾個月也不修，家裡的廳堂也很狹隘不寬敞。俗話說：「叫耗子偏不抓老鼠」，他求的是外邊窮，內裏富，這還可以。

★師註：苟作苟且，粗細，雖非，然俞作誠訓，亦感難解。易繫辭「小適大，苟舍而已，焉用壇」，左傳「小國之事大國也，苟免於討」，采但字義，但，姑且也，似順。

★司馬光訓儉示康：「又聞昔李文靖公為相，治居第於封丘門內，廳事前僅容旋馬，或言其太隘。公笑曰：「居第當傳子孫，此為宰相廳事誠隘，為太祝奉禮廳事已寬矣。」

【十三·九】

子適衛，冉有僕。子曰：庶矣哉。冉有曰：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曰：富之。曰：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曰：教之。（529）

「子適衛，冉有僕。」

這一章與衛國有關，孔子到衛國去。坐車，從前都是弟子駕御。冉有御車，調理馬。

「子曰：庶矣哉。冉有曰：既庶矣，又何加焉？」

到了衛國，孔子對衛國讚歎「庶矣哉！」人民很多。冉有說「既庶矣」，古時人要緊，這是國家的組織法。到那一國去都有職業，所以若本國政治好就待在本國，不好便到鄰邦，本國的人才減少了，不能辦事，所以國家對人民特別重視。所謂：「財聚則民散，財散則民聚」，要錢就沒人，有人就沒錢，一個時候一個辦法。禮記有「苛政猛於虎」的例子，孔子聽聞道路旁有婦人的哭聲，就知道似乎是很沈重的哀傷，原來家鄉的政治苛刻，比老虎厲害。朱子治家格言云：一絲一縷當知來處不易，好物欲者，絕不能辦事。讀書必得自己求，懂得人情事故，一辦事就想起那一條來。古代的政治制度與現今雖有差異，原則是相同。終日向百姓要錢，讓百姓倒楣，百姓便不歡迎。總之為政者講究節儉，有很多的好處。懂人情事故，才能辦事，這沒有方法教，全在於自己能不能用心。

「曰：富之。」

人民既庶矣，再往好處辦，下文「曰」字就可以知道，不須再說「冉有曰」或「子曰」。「富之」人多了，必得要让黎民不饑不寒，一天賺十萬美金一樣窮，一

天一百塊台幣一樣富，例如吾除三餐外，沒有其他嗜好，百元已夠富了，那些喜歡跳舞等等的人，雖有十萬美金還要舉債。

「曰：既富矣，又何加焉？曰：教之。」

百姓既已富了，又何加焉，富以後還要如何？「教之」。國家缺少人才，不能成國家，國家必須有土地、人民、主權，人民第一，民為邦本。民以食為天，除修行人外，人都要吃，必須有盈餘。婚喪時必須應酬，除此之外，還有天災人禍，長病花錢就不一定，中西藥都貴。富了之後便飽暖思淫欲，小人閑居為不善，餓不行，飽也不行，所以必得受教育。今日臺灣富了，有什麼教呢？飽食暖衣而無教，近乎禽獸而已，孟子說：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，幾希！」

生在那一個國家就必須受那一國的根本教育，因為各國各有風俗，根本教育是風俗。民族是血統，但文化更重要。中國重五倫，夫妻結合有一定規矩，不能亂來。同是血統很親密關係的兄弟，也會為財產而爭。若有文化就了不得，從前大家

信仰孔子，學五倫，重視孝弟忠信禮義廉恥。若學外國的東西，則國家滅亡，不是外國東西不能學，必須自己的根本學問先要守住。中國主張志於道，外國的東西是遊於藝。臺灣有人信基督教，若美國與臺灣開戰，有美國牧師來臺灣，你是趨向臺灣，還是趨向美國牧師呢？甚至，一些信外道的，還不要父母，這是心理的關係。

中國亡過國，不曾亡過民族，晉朝五胡亂華，五胡十六國占領中國土地，學中國的言語、政治。懷湣二帝被擄，為胡人行酒，大臣引以為恥而自殺者很多。如今卻儘向洋人，稱洋爸爸，無恥。到隋代又統一，唐末又被外國人占據，也有一半是中國文化。到宋又統一，全歸中國。宋而後元，統一全中國，完全改做中國文化，所以元朝九十年出人才，後來元亡國後沒有被抄家。到了明末吳三桂迎清人入關，清三百年，康熙、乾隆完全提倡中國文化，清亡後被掘墳卻未被抄家。中華民國為什麼能成功？因為清人是外國人的原故。如今是外國不要我們，我們自己去投靠，還投靠不上，這是古來所無。中華民國能成立，就在民族上，故教育不能失掉。

（參考餘論）

【十三·十】

子曰：苟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。

(530)

你們多是從事教育，政界較少參加，將來參加政界就知道了，必須老手。

「子曰：苟有用我者」

「苟」，若的意思。假如國家用我，要以華化夷，外國文化不如中國，中國以禮樂五倫教化，已經上軌道了，從來沒有以夷變夏的。春秋時代歃血為盟，列國會盟推舉盟主，都是中國人為主，外國沒有當盟主的。如今是聯合國不要我們，若是吾則覺得正好，不屑參加狗團體，必有志氣而後無事不辦。

「期月而已可也，」

要是有人用孔子，孔子以禮樂治國，孔子親身辦。期月，一年，最少也須辦一年，差不多才有秩序，孔子這麼能一年才就有秩序。但是孔子在魯三月，夾谷會盟，就將齊國制住了。

「三年有成。」

「三年有成」，為政必得有成，得經過三年。夏曆十二月一年，三年一閏，三年滿了是一個成就。五年二閏，這是一定的規矩，三年多出一個月，再來預備預備。

你們可以參考集解。亂很容易，由亂再整理建設就難了，例如去掉舊房子再蓋新屋，革命破壞容易，建設很難。又如長病，得病如牆倒，愈病如抽絲。（病來如山倒，病去如抽絲）凡事不能理想，須有經驗閱歷，今日的亂象，都是空口吹大氣，一辦就糟，白面書生沒有深入的經驗閱歷，連話也不會說。

【十三·十一】

子曰：善人為邦百年，亦可以勝殘去殺矣。誠哉是言也。

(531)

「子曰：善人為邦百年，亦可以勝殘去殺矣。」

孔子先引用古言語，下頭的「誠哉」等等才是孔子說的話。

治理國家，孔子三年有成。治理不成時國家又亂，一個時代有一個樣，大陸在民國以後內亂三十年，中日戰爭才八年，日本就已經受不了。中國打了三十年，百姓倒楣，結果出了中日戰爭。日本幫助北方，英美幫助南方，他們從中取利，魚蚌相爭，漁翁得利。日本剛出來打中國，揚言三個月取中國，最終八年而自己滅了。如今在臺灣，無戰事，三十年來如何？自己鬧亂子，殺官劫庫。

善人，雖不是聖人，已經不得了，他出來治理國家，治理一百年，亂的這一

套，該去則去，不能急。王安石將安靜的北宋弄得亂七八糟，後來司馬光改革弊端，不宜太匆忙，改也不容易。例如治病，雖然是切中病的藥，下的太重也不行，欲速則不達，必須得賠上百年，百姓漸漸習慣，就可以勝殘去殺。

「誠哉是言也。」

現今的自相殘殺，因心理薰染的原故，換心理不容易。積非成是，壞習慣積久了，自以為是對的，為政者想改好他卻不改，所以善人治理百年，勝殘去殺，也只是壓伏，亂子稍微小一點而已，所以殘暴才除去，沒幾天又生起了。看歷史，自古至今，「天下太平」四字很難實現。

【十三·十二】

子曰：如有王者，必世而後仁。（532）

「子曰：如有王者，」

稱「王」不容易，要正正當當，百姓依靠他。出來一個人，他是王者，是一切百姓的主體，好壞都在他的身上，必須辦仁義道德的事，要叫百姓能安。所以孔子、孟子都主張要百姓安，都不主張戰事，孟子說：「亦有仁義而已矣」。你們在機關作主，就必須行仁政，必須使大家都享受，自己後來享受，尤其是在軍界。

「必世而後仁。」

有一個行王政的人，能將王道行出去，也必須三十年，才能順過來。如今改教育，也不是一時就好。例如清光緒不變法，抵不住外國人，變法，法也變了，國也亡了，因為變的太晚的原故。清亡給本國，所以凡事全賴平素栽培。人都有聰明，要拿出良心來為大家辦事，自有公義。

【十三·十三】

子曰：苟正其身矣，於從政乎何有？不能正其身，如正人何？
(533)

本篇前面有一章，與這一章意義相同，可以不必講。

【十三·十四】

冉子退朝。子曰：何晏也。對曰：有政。子曰：其事也，如有政，雖不吾以，吾其與聞之。
(533)

「冉子退朝。」

冉子退朝，那時候有公朝、私朝。例如魯諸侯為正尊，為公朝。若大夫有事，須要會議，那是私朝。在公朝的上朝、退朝有一定的時間，必得是早晨，這一回冉子在三家處辦事，退了朝不是退朝的時候。

「子曰：何晏也。對曰：有政。」

孔子問：今天回來怎麼這麼晚？冉有說有國家的政治。

「如有政，雖不吾以，吾其與聞之。」

孔子說：你說的不對，你是有事情就是了，有什麼國家大政？如有政，我雖不做官，卻是朝廷的元老，曾為魯君的司寇，國家有政治，也得與我商議，我沒聽說什麼政治。這就是假公濟私，三家害國家。

大家必須知道：你們在公家辦事，若在機關，那是辦國家的政治，不可辦自己私事。自己省察：我是為國家辦公事，還是為校長辦私事，還是為自己辦私事？要

知：這個賬難還啊！范仲淹每天省察自己：今天辦的事與今天領的薪水有沒有對稱？若辦的事能和薪水平衡，才對得起自己良心。這一點可學。

冉子在三家辦事，而三家所做所為是危害國家公事，那孔子的意思是如何啊？

【十三·十五】

定公問：一言而可以興邦，有諸？孔子對曰：言不可以若是，其幾也。人之言曰：「為君難，為臣不易。」如知為君之難也，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。曰：一言而喪邦，有諸？孔子對曰：言不可以若是，其幾也。人之言曰：「予無樂乎為君，唯其言而莫予違也。」如其善而莫之違也，不亦善乎。如不善而莫之違也，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。（535）

「定公問：一言而可以興邦，有諸？」

先說本文的意思，再說採取何種注解。這是定公在魯國問孔子，定公問孔子，問古人的成語：說一句話，國家就可興盛起來，何以如此重要？定公有疑惑。有諸，是有還是沒有？

「孔子對曰：言不可以若是，其幾也。」

孔子對曰，對本國國君說。「言不可以若是」可算一逗，也不算一句，也不算二句。孔子說，古人說這話不可這樣，並不是完全反對。國家大事，一句話就能解決嗎？這是古人的話，古代風俗與今日大同小異，已有爭執了，「其幾也」幾，近的意思。雖不能一言就可以興國家，但是與興國家的理相近，說話雖說得遠可是近似的了。這近還不是根本，如拿扇說扇，手拿著扇子，手近於扇，不是手就是扇，扇即是扇是本，若另一隻手則更遠了，其他的人手就不足論了，必須懂這話的味道。

你們最好先預習，才知說話不是簡單。參考各各注子，看各人的眼力，各人有

各人的心思，只要合理，講得通就行。你們聽論語，聽五遍也怕還不清楚，朱子弄注子多少遍，雖被後人挨罵，也有挨罵的程度。處處須自己悟，悟了才是自己的，悟一次，已經再漸漸往這路上走了。

至此孔子仍沒有結論，所以當然有下文。讀書，章句要緊，孔子答覆知道，但答得囫圇，故下文再說。有人說，定公問古言語，孔子解釋也不是孔子的話，若不知章句，有何用？就會錯亂。讀書為了學做事、說話，不幹別的，若不會做事、說話，就是書呆子。不自己求悟，念到一百歲有什麼用處呢？

「人之言曰：『為君難，為臣不易。』如知為君之難也，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。」

下面孔子再答覆相近的意思。「為君難，為臣不易」，定公是魯君，為國家政治，孔子不談閒話，為國家辦事者是臣。今日不講君臣，其實也是如此，如總統是君，各部長等是臣。

古人說過，周朝末年人心亂得不成話，今日之下也是如此，做官為了榮耀，即使做小官也比做人民好，官愈大愈好，為君更好，當宰相更好，光耀門庭，這完全是大錯誤。如今治國也是這個原則，做官不是為榮耀這回事。國家必須有人民、土地、主權，既有人民、土地，人民同居生活，須讓他有良好的政治，無非一個「安」字，彼此相安沒有其他，政治未有好過「安」字，如果政治不安，即使一天得一金磚，而做奸盜等，這個社會安嗎？難安。叫百姓安了，領袖辦事者也少操心，大家安。今日如何得安？你若以為安，就是私心滔滔。

安是公安，既是公安，做國君好不容易，不是叫你國君享福，故書云：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。就怕辦錯事，故云為君難。辦事者不受領導，錯了也不行，故說為臣不易。今日做官者沒有一個不挨罵的，戾氣滿天，怨聲載道，全球有個一好東西嗎？今到選舉時，原來是要選賢與能，今日來了孔聖人，無錢選舉也沒用。「為君難，為臣不易」這兩句話是古人說的。辦不好不能公安，若能聽這話入到心而照辦，當時雖不能興起來，也不會亡國，這句話就和興邦很近了。

「曰：一言而喪邦，有諸？」

魯定公又問：一言而喪邦，也是古言語。有諸，有這話對不對呢？

「孔子對曰：言不可以若是，其幾也。」

孔子對曰，言不可以若是，不可以說得如此肯定，其幾乎，可是相近，又拿出古言語來了。

參考考證，韓非子難篇，列國最盛是五霸，晉文公是五霸之一，晉文公的後代平公時，閒時與群臣喝酒取樂，這是人之常情，到高興時，晉平公就說為君的樂處是什麼呢？這一個樂處，說樂好還是不好？堯舜是戰戰兢兢，不樂。范仲淹也有樂處，後天下之樂而樂，大家多樂了，當領袖的才樂，這是與民同樂。堯舜的不樂或後天下之樂，二者都好。晉平公說：我說的言語，沒有人與我反對的，都照辦，這是樂。今有人說我過錯，我就不樂，樂人的恭維，如此社會，人情會好嗎？這是小人心理。師曠是音樂家，若祭太廟都有樂師，師曠為了學樂而自己把眼睛刺瞎，以

便專心少分心。師曠一聽晉平公說這話，將隨時抱著琴，撞你這個無道昏君，你說出話來給國家好，大家不違，那固然好。若國君說不好的話而大家不違背，那不是要亡國嗎？平公認錯。

「人之言曰：『予無樂乎為君，唯其言而莫予違也。』如其善而莫之違也，不亦善乎。如不善而莫之違也，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？」

古人說過，我為君沒什麼好處，好處是我說什麼沒有人反對我的，這一條好。孔子就解釋了，你說出好，對百姓有益，大家不違背，固然好。你說出不好的，大家照辦，怎能不敗國誤民？說這句話不是當時就喪邦，但已經就近了。

現在風俗，什麼人提倡的？你們在那裡學來的？你們終日看報，投稿者為稿費，無中生有，十之八九隱善揚惡，現在興這個。興這一字就大壞，大家跟著去幹壞事嗎？說聽這節書，若以為這種辦法好，就得亡國，家庭也得敗家，因為國無正

直的人諫正，國必亡，家沒有懂事的，任家人在外亂為，家必敗。今講家庭革命，家也不要了，但是你還有自身啊！他人有身，吾等不管，他們不知有身，他們得其所哉，愛幹什麼就幹什麼，一時快樂，將來必得惡果，有刑警隊來處理。縱使法律漏了他，花報過了，但是死後也入三途，天網恢恢。任何歷史，都辯不過因果。你學佛，信因果，就好辦，你不信因果，吾也不知如何。因果是佛說的，佛比你如何？你念孔子書，比孔子高明嗎？孔子也講因果，五經上都有說，如：積善之家必之餘慶，積不善之家必之餘殃。今日報紙不講因果，蠱惑人心，今日說不愛國、愛家，連自身也不要。身原是邪見之一，但還要借假修真，解鈴繫鈴全在這個時候修。凡是說你過錯的是你的善友，反之就是想要你跳火坑。

【十三·十六】

葉公問政。子曰：近者悅，遠者來。

(537)

「葉公問政。」

葉，音尸^ㄅ，是楚地的一個地點，如今還有葉縣，那時是小諸侯。楚大國，葉靠著楚家，成天不安。楚在江以南，交通不便利，文化與今日不同，那個時代又沒有報紙，所以孔子周遊列國，各處去宣傳中國文化。孔子去葉時，中國文化對待楚比較差，中國拿楚當外國，吳、秦也當外國，他們有他們的一套，對中國文化不太懂。孔子到葉，葉公問孔子有關國家的政治。孔子要到葉，先有預備，孔子早知葉國的政治。曲禮說：入國問境，入境問俗，入門問忌。所以入門要先問姓，台甫、令尊，免得犯諱。

「子曰：近者悅，遠者來。」

「近者悅」，春秋列國以人民眾多，國家才能強盛。近指本國的人、邊疆的人，在你近前的人，對你辦的政治都高興，才不上別的国家去。「遠者來」，別的国家的人也來。正是因為葉這個國家不如此，近者不悅，遠者不來，楚瞪著眼，找

麻煩，國境日日縮小，所以孔子是對葉的情況作如此說。

今日的墮胎，節制生育，嫌人多，為國者必須往遠處看。

參考餘論，梁氏旁記，「徐氏纘高曰：『楚疲其民，以蠶食中國，夫子因葉公之問以止之。』以爭鄭縣陳指來遠之事。而不知方城、漢水之間已有不悅者。子胥覆楚，白公作亂，是其明證也。」

【十三·十七】

子夏為莒父宰，問政。子曰：無欲速，無見小利，欲速則不達，見小利則大事不成。（538）

「子夏為莒父宰」

我們在此學文義、學事故人情，至於考據則在有空間時可以考一考。例如考

「莒」，考據的文字就很多。莒指今日的臨沂縣，日照、莒縣連著，怎會上到魯的西邊？同地名很多，考據出在何地，也能有大關係，但可以不問。

「問政。」

子夏在莒父這一縣任宰官，辦國家政事。此時莒歸三家，政治亂，他所用人材多是孔子的學生。子夏為莒父宰官，請問孔子辦理這個縣的政治方法。

「子曰：無欲速，無見小利，」

孔子說辦政治，別求要快。何時說什麼話，不一定，如孔子另外有說：敏於事而慎於言。如此說不是矛盾嗎？所以該怎麼說不一定。

「無見小利」利不是指求財，是指利益，得到什麼好處，如學佛說的自利利他，不是要你求發財。孔子說了這二個條件，下面再解釋為什麼。

「欲速則不達，」

「欲速則不達」，錯亂不只是一天造成的，得病如牆倒，快，也不是一天得的；去病如抽絲，一副藥就治病好的很少，所以必須慢，所謂：三分吃藥，七分調養。想一下子就把政治辦好，辦不到，而且會出亂子，積非成是已久，當時就改，百姓也不以為然，如王安石變法下臺後，司馬光想改就有人勸要慢改。

「見小利則大事不成。」

見小利，見小好處，那大好處就得不到，大事不成。仁者為政，百年也才可以勝殘去殺，這必須有政治經驗，也必須有歷史經驗，開國都須兵馬刀鎗，之後要穩定須若干時間。如漢高祖之能，幾乎亡於呂后；唐太宗一死，幾乎亡於武則天。圖小利大事不成。參考發明四書說。如元朝統一中國，時間太短不行，清朝雖有楊州屠城，殺人也不少，但是在康熙六十年，乾隆六十年之間，全用文治，雖然嘉慶起了天理會、八卦拳等亂事，但是清朝已打下三百年的基礎了。如蓋房屋，基礎打不好，幾年就塌了。

【十三·十八】

葉公語孔子曰：吾黨有直躬者，其父攘羊，而子證之。孔子曰：吾黨之直者異於是，父為子隱，子為父隱，直在其中矣。

(539)

「葉公語孔子曰：吾黨有直躬者，其父攘羊，而子證之。」

人都有愛桑梓的心意，今日則不是，現今本國人專說本國的壞處，稱洋人為爸爸，國家未亡先喪良心。葉公雖不好，也談他的國家。吾黨，指他的葉國。有直躬者，此人姓躬，古時躬作「弓」，直躬者稱直躬，我們國家有一位弓某人，很直爽。直是好處，如何直法呢？他的父親偷了人家的羊，打官司得有證據，他兒子出來當證人，大公無私。

講到此處，吾為你們說說。你們大家說會辦事，吾說辦事難。你們說，葉公他誇耀本國的事，你要如何應對？孔子這套很麻煩，方法就是「博我以文，約之以禮」。說政治的事太多了，所以吾編常禮舉要，大家也沒有記住。孔子的學生中，最高明是顏子，孔子提倡仁，答覆顏子：四勿，就是答一個「禮」字，所以知道禮的重要，你要是懂了禮，就可解決一切。

葉公說這件事，就是賞識的意思，直躬很好很直。又有人來說，直躬他正直大公無私，因為直躬他父親偷羊有罪，必須殺頭。殺是對還是不對？你們不明白事故人情，不懂書裡意思，如何辦事？你們說會辦事，那是見取見，正是邪見。官府要殺他父親時，直躬請求替他父親死，直躬是又直又孝，給你們判判，這是孝還是不孝？葉公一聽，赦免了直躬。

「孔子曰：吾黨之直者異於是，父為子隱，子為父隱，直在其中矣。」

孔子說，我們那裡也有直爽人，與你們這裡不一樣，兒子有了錯處，父親藏起來，父親有錯處，兒子也把父親掩藏。我們的直與你們不一樣是這個直法，你們這裡是父告子，子告父。

這個問題要解決，可以去看禮記，參考考證劉氏正義，引禮記檀弓「事親有隱而無犯」，事奉在上的，只要有什麼事都隱著，父母有過則幾諫，見志不從，又敬不違。鄭玄注說：隱謂不稱揚其過失也。暗著說，不向著人說。朋友也是如此，向著外人說是揚惡，朋友尚且如此，何況父母？閔子騫的父親想休掉他後母，子騫勸諫說：「母在一子單，母去三子寒」，這是幾諫。

又參考鹽鐵論，父子是天倫，所以要隱而不宣。果然大家都懂禮，事情就能解決，古代中國的民法、服制，都遵循禮經，所謂「遵禮成服」「遵制成服」。若呆板說，又怕你們學了出毛病，例如左傳說石碯大義滅親，和此章有矛盾嗎？俗語云：家醜不可外揚。這句話就足以包括了。

【十三·十九】

樊遲問仁。子曰：居處恭，執事敬，與人忠，雖之夷狄，不可棄也。（541）

「樊遲問仁。」

先講文理，然後講意思。這段爭執少，樊遲以前也曾問過，這次所問意義大，問的是仁。孔子之學以「仁」為主，多人問而孔子答各有不同，顏淵也問仁，答的最簡單，但包含最重要，四勿就是約之以禮，禮是對長者應如何，對幼者應如何等。非禮勿視，報紙、電視的壞廣告看不看？若做不到，有什麼用？要在改變心理，四勿做到就足夠了。

「子曰：居處恭，」

現今所說似乎比四勿難，其實比較容易。樊遲如此問想必有原因，究竟為何我

們不知道，這一點不必妄談。儒家壞在南宋的儒者，妄改經典。我們學論語，跟孔子學，所以說「孔學」，但是現今的孔孟學會，究竟學什麼人？因為孟子隔孔子很遠，孟子闡揚孔學，跟子思學，孔孟的學說有所不同。朱子注大學、中庸云「子程子云」，跟程子學，那是程學，程子則是孟學，怎能是孔學？我們真學佛，必須先立住人格，「仁」是人格的基本，必得有己有他。

「居」，在家不做事時，安居，在家庭、屋內坐著都是安居。「居處恭」，恭是在心，心絕不能懈怠，屋裡雖沒有一人，但如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我們在人前人後就不同，雖未害別人，卻害你自己，日久心中無恭無仁，到了社會上，一舉一動就不會想到別人。學了不照辦，學千年也沒用，如同樹沒有根柢。

「執事敬，」

「執事敬」，不問公家、家庭等，大小事一律敬，敬是表現於外，並不是沒有內，而是先要有內，然後才有其外，必須先存心誠，內外如一，辦事該辦就辦，不

該辦就不辦，何者該辦？何者不該辦？懂得禮就行，就是四勿。現今人說：辦事必須盡責任，應辦「盡」，全都要辦，一絲一釐也不能閃下。不是你辦的範圍你少管，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，若他人託你，你可以辦，否則就是干涉，就是侵略。如今社會往往是自己的責任不盡，專挑他人的事，大家要學：不是你範圍內的事，少多事。不盡責是虛費公款，多管他人是擾亂社會。

「與人忠，」

「與人忠」，與對方有關係，互相對待的事，問的是什麼事並沒有指出？指的是相處，相處要忠，不能欺騙人，必須忠實，合則留，不合則去，不能欺騙人。這三條是做人的道理，大家回去自省，有則加勉，三條做到，就算人，都是雙方的事。

「雖之夷狄，不可棄也。」

「仁」只可在中國講，若化外之邦，只受藝術教育，不談德育，中國自古以來

以德育為根本，否則「羿善射，奭盪舟，俱不得其死然」只有藝術不行，眼光短淺。現今的原子彈，死光彈等，各為自己的國家，自私自利，最終同歸於盡而已。

這三條做到，「雖之夷狄」雖然到了沒有受中國文化的地處，你做自己的，他們做不做，不管。「不可棄也」守住我們這一套，就是這樣幹法。不論他給我們戴什麼帽子，例如說我們落伍等等，仍幹我們這一套。

學佛也不離這一套，大家學淨土，心淨則土淨，若居處不恭、執事不敬、與人不忠，這心如何淨？能帶業往生就萬幸了。

要放假了，勸諸位常自省，有則改之，無則加勉！

【十三·二十一】

子貢問曰：何如斯可謂之士矣？子曰：行己有恥，使於四方，

不辱君命，可謂士矣。曰：敢問其次？曰：宗族稱孝焉，鄉黨稱弟焉。曰：敢問其次？曰：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硜硜然，小人哉，抑亦可以為次矣。曰：今之從政者何如？子曰：噫，斗筲之人，何足算也。（543）

子貢言語科大哲，他問的方法我們不會。孔子到衛，子貢想問孔子是否要在衛國做官，而問「伯夷叔齊何人也？」，孔子說：仁人。子貢便知孔子不在衛作官。

「子貢問曰：何如斯可謂之士矣？」

「何如斯可謂之士矣」，士是好學讀書的君子，無事可幹，有事也才剛步入去做。從前選舉，選有德行者，而且必得求過學的人，子路說何必讀書然後為學，孔子說必得求學。士到後來如何？從前是士農工商，農工商都有職業，士是後補職業，所以孟子說：有恆心無恆產，先栽培士的心，並不是說要永無產業，漸漸才有職業。辦政治不是壞事，政治會壞是人辦壞，政者正也，為政者端正才能公安。子

貢隨孔子周遊列國，問士，問得低，其實意不在此，觀察孔子所答的內，便知道子貢所問意不在此。

「子曰：行己有恥，使於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謂士矣。」

孔子答「行己有恥」，行為有道德。先學「恥」字，為什麼提這個字？自己的行為，要先學恥，恥最要緊。八德，先提恥。自己什麼事都沒做時，雖然對象少，還有自己，自己的一切行動，你必須知恥，錯一點就是奇恥，不能見人，所以先要有恥。今日擾亂社會的人，毛病在「無恥」上，自以為是好漢英雄。在政界要紅包，有恥嗎？教書只為鐘點費，知恥嗎？行己有恥是根本，做到這點就不用員警，若不遵守「違警罰法」，員警就來干涉，這是奇恥。恥這個字站得住就好，這是頭一步，不論他人看見與否，自問是否對得起自己。

「使於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謂士矣。」到各國去當使臣，不能替國家丟面子，使人看不起我們國家，如齊國晏子使楚，吃橘不去皮，合禮不受辱；又如蘧伯玉的

使者與孔子對答，說蘧伯玉欲寡其過而未能，孔子大加讚歎。

「曰：敢問其次？曰：宗族稱孝焉，鄉黨稱弟焉。」

「敢問其次？」上面說的難辦到，子貢再問次一等，有所為而問。

「宗族稱孝焉」，大夫才有宗族，在宗族稱孝。「鄉黨稱弟焉」，在自家鄉裏人人稱他能弟讓兄弟。

「曰：敢問其次？曰：言必信，行必果，硜硜然，小人哉，抑亦可以為次矣。」

這還不是子貢心裡的事情，故又云：「敢問其次」，又答「言必信，行必果」這是第三等，說出來的事必須誠信。孔子主忠信，自古皆有死，人無信不立，做事必得有果斷，若知而不為，知了有什麼用？所以必須有果敢。「硜硜然」石頭堅硬，有聲音，不改變的意思。卻是「小人哉」這小人不是辦事的小人，代表所做的

事小，只能謹守，行己有恥，只能保此小範圍，這可算是士了。

古時選舉，堯舜都用選舉，到周朝才分諸侯大夫，而成專業，代代世襲，形成封建制度。選舉是選賢與能，世襲二代還能好的已經不錯了，代代都好的，廿四史找不出幾個來。士辦不了事，百姓倒楣，這是子貢的意思。在朝中做官者，言必信就不多了，許多是臣弑其君，子弑其父。

「曰：今之從政者何如？子曰：噫，斗筲之人，何足算也。」

這段文，子貢才說出自己的意思，子貢問今日封建時代，「今之從政者何如」，現在辦政治者如何？子貢也想改變。

孔子答，噫，歎息之聲。鬥筲之人，李白「斗酒詩百篇」這鬥是指四方酒杯，不是指量糧秣的鬥。鬥筲指有限度的小氣才。「何足算也」不在話下，不值得一論，孔子不答覆。嗚乎！今之從政者何如？吾也不能答覆。

子曰：不得中行而與之，必也狂狷乎。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為也。（545）

編論語的人有稍作歸類。這一章古注以為後二句是注釋，不是正文，後來才成為正文，講得很有道理。但是注釋也太簡單，沒有相當的證據，不可考據，我們仍依原來，當作是正文。

「子曰：不得中行而與之，」

孔子注重中行，你們學佛，究竟所學是藏教？是通教？還是別教、圓教？空假中，羅漢不懂，圓教八地才懂中道。孔子聖之時者也，中庸之道，在「過與不及」，也是如此。中庸說：「爵祿可辭也，白刃可蹈也，中庸不可能也。」懂中道者難找，不容易得，那就求其次，求什麼？

「必也狂狷乎。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為也。」

找狂狷，狂者進取，不是指狂徒，他志大才高，進取是沒止境，不能中道，但也有用處。狷者有所不為也，必須聽這口氣，狷並不是無能，原來就是有為，只是不屑幹，能幹不幹，因為不合他的志向原故，不幹就是退，進也不是中道，退更不是中道，只可取這二種，若「枉道求售」不為也。

吾不能中道，狂狷也不能，吾不夠人格！勉強說說，吾有一分狂，能不退就算狂了；也有一分狷，若不合志趣，給錢吾也不為。

下章，也有大好處。再不能，就要守住「恆」這一字。

【十三·二十二】

子曰：南人有言曰：人而無恆，不可以作巫醫。善夫，不恆其

德，或承之羞。子曰：不占而已矣。（546）

「子曰：南人有言曰：」

此段也是古言語，孔子引述南方人說的，時間太久了所以沒有說出地點，但大部分人都曉得。

「人而無恆，不可以作巫醫」

先講「巫醫」二字，注解有爭論，有人說：巫是「筮」的誤解，醫古時有作「鑿」。中國文字有六書，都有用意，自爾雅到說文，為什麼從前作「鑿」？中醫有十三科，其中有「祝由科」，就是畫符念咒，如今日的精神作用，藥不可治時，就求神，一直到清末還有。左傳記載，有病找巫祝禱，大巫小巫，所以醫作「鑿」。後來為什麼改作「醫」？酉是酒，人造的液體，中藥用酒為引子的很多，所以作「醫」。若「筮」是用筮草蔔算，「巫醫」有人主張是「巫」和「醫」，有人說是「巫筮」好講。漢儒所說可靠，因為漢儒在先，不隨便改。巫筮、醫病，這

兩種說法的力量都很大，吾主張都是占卜，不主張看病。

為人要是沒有恆常心，恆常心就是不變，今天學什麼，明天還是學什麼。萬事不成，就是無恆的原故。現今的學分就是無恆，就是不堅固，不會成功。南方人說，要是沒有恆心，不可以作巫醫。依前人的說法，無恆的人，給他占卜也不靈，不可以給他占卜，這個講法對。宋儒說：無恆的人，做巫做醫，雖是賤職，都不成功，這個說法不妥，因為作醫生何賤之有？

「善夫，」

巫為他祝禱，卜是算他的未來，都沒用處，不給他用巫筮，什麼原故？解釋在下文。孔子讚歎：說很有道理，孔子不隨意贊毀人，下文說道理。

「不恆其德，」

「不恆其德」，心先發起志向來，依著走不變樣就是德，這就是有心得，必須

做的時間久而不變，才有心得。

「或承之羞。子曰：不占而已矣。」

若德不恆，「或承之羞」，「或」字不做或著講，當「常」解釋。羞，孟子說：「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」羞恥，恥於內，羞表於外，見了人害羞，自己討厭。羞惡之心，自己錯了，見了人害羞，自己討厭自己，自己為什麼錯了？自己慚愧的不得了。

「承」是接過來，如承上啟下，性情無常的人，常常接受羞恥和討厭。接受就是不能改，情願攬一身羞恥，討厭自己。反省自己能不能恆？不恆就是「或承之羞」。在社會有什麼用？現今貼標語，喊口號有什麼用？當一輩子小人。

這二句是古人的話，這類人給他占卜無用處，觀心無常，例如他的心向南，占得靈驗，正想為他解釋，他的心一下又向北去了。說了不靈，所以不必給他占。

可以參考集釋餘論。你們如果沒有預習，也要複習，才能進步。

【十三·二十三】

子曰：君子和而不同，小人同而不和。

(549)

「子曰：君子和而不同，」

這一章的君子、小人是以道德分辨，君子，指有道德有學問的人，崇尚「和」，但不是流和，並不是說人來約看電影、跳舞，以為不去便對不起他，這是流和小人。「和」是一概不侵犯人，不妨害人，忍讓尊重他人，例如他人的公事、書信都不擅自觀看。

「小人同而不和。」

小人不懂和，以同為和，譬如流水，東流則東，西流則西。小人一做事就不和，在其中攪局，侵犯人。

【十三·二十四】

子貢問曰：鄉人皆好之，何如？子曰：未可也。鄉人皆惡之，何如？子曰：未可也。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惡之。
(549)

從前人在社會，都想親近好人，今日則有人想、有人不想，從前的人多半想親君子遠小人。

「子貢問曰：鄉人皆好之，何如？子曰：未可也。」

子貢說我想親近人，一鄉人都說他好，如何？子貢何許人也，春秋時就有人以為子貢賢於孔子。孔子答說：這樣未必好。

「鄉人皆惡之，何如？子曰：未可也。」

子貢又說，如何遠離小人，一鄉對某人都討厭他，如何？孔子說：這也不靠。這個可學，尤其是在今日之下，沒有是非，而且顛倒是非，報紙上的臧否人物，吾一概不信。社會混亂，我們雖然無力改變，但不要去幫助他，你自己若也如此，就是股東，有你的成分，你給了它增上緣。

「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，其不善者惡之。」

一鄉人都喜歡或不喜歡，這都不可以，但是必須說出道理，怎麼辦呢？子貢方人，專會批評人，知人不容易，你對鄉人某人你看得好，你就喜好他，你要是看他不好，就厭惡他。

這是對子貢說，我們不是子貢，所看好壞不足為憑。那要如何呢？孟子就是學孔子這點，「左右皆曰賢，未可也；諸大夫皆曰賢，未可也；國人皆曰賢，然後察之；見賢焉，然後用之」，要殺一個人也是如此。

孔子所說，必須有見識者才能做到。孟子說的，你也能做一點，但也不容易，

因為今日全國沒有正確的輿論。就以大事而論，例如提倡節育、墮胎，就是滅種。今日靠誰也不行，總而言之，要獨立。

【十三·二十五】

子曰：君子易事而難說也，說之不以道，不說也。及其使人也，器之。小人難事而易說也，說之雖不以道，說也，及其使人也，求備焉。（550）

「說」，宋儒主張作「悅」，漢儒讀如「說」字。這一章說君子、小人，交朋友，自古以來有絕交的說法，但是君子絕交不出惡聲。五倫為天倫，有內三倫，外二倫，外頭的人倫是道義相交，內裡的父子、兄弟二天倫是天然自有。其中夫婦一倫有內有外，父子天然，兄弟同胞，十母一父也是親兄弟，得序天倫的樂事。夫妻成家，從前必須六禮成婚，然後親迎，這一倫是道義結合，但是與外二倫不同。人

倫君臣，合則留，不合則去，人倫朋友，合則交，不合則絕交。夫婦雖也是道義結合，但裡一半外一半，初娶時是因道義結合，一生下孩子就是天倫，在孩子身上發生了關係。所以從前人死在外面，必須運屍回家，如狐死首丘，若找不到驗血，就滴血看對不對。中國社會非同凡響，只有洋人隨我們學道德人格，物質科學則是我們跟他們學。唯心是中國人行，所謂志於道、魯多君子。遊於藝的藝屬於唯物，也是中國早有的，如公輸班也是魯人，所謂「班門弄斧」指的就是魯班。

「子曰：君子易事而難說也，」

「君子易事而難說也」，與君子人辦事容易，不瑣碎，辦好不用說，辦不好也能原諒你。與君子說話難，今日一切都演說，都說廢話，「難說」是不能說，古人見面說「今天天氣好」，批評天氣，不批評人，孔子說：「誰毀誰譽」，因為你說的都不可靠，說好話都不可靠。但是可以就事說事，今天這事好就是好，這事壞就是壞，不可一言定終生，必須蓋棺論定，死了蓋住棺了，這論才定住。不能隨便說人，為什麼呢？

「說之不以道，不說也。」

「說之不以道，不說也」，若說人零碎的小事，這可以少談。只要大體不失道就可以，如文天祥未被捕前的奢華享受，最後不失正氣。

「及其使人也，器之。」

「及其使人也，器之」，用人時，他夠上什麼材料，給他什麼事，做完就行了。若不再做，也不能責備他，若他自動願意幹則另當別論。貨惡其棄於地，力惡其不出於身，君子使用人必須量才使人。

「小人難事而易說也，說之雖不以道，說也，及其使人也，求備焉。」

小人反是，與他共同辦事難，侍候不了他，他必得找全才，那裡有全才可以找？所以小人很難共事。可是小人易說，見面不是東家長就是李家短，都是說是

非，不聽也罷。君子之交淡如水，聽了就有成見，好人看成壞人，壞人時間久了也看成好人，這就不行。使用人不可求全責備，他的本分職務做到就算好，這一點同學們可學。

【十三·二十六】

子曰：君子泰而不驕，小人驕而不泰。

(552)

這二句很難表現，必須常看歷史。交際場中，你不要說話，看別人講，就是求學。

「子曰：君子泰而不驕」

泰，一切絕不拘束，與驕有什麼差別？參考集釋餘論的論語傳注。「君子無眾寡，無小大」，君子不論人多人少，地位高下，年齡大小，「無敢慢」，慢是傲

慢，慢從心字旁，屬於五大煩惱之一。慢有七種，外表規矩，其實傲慢。無敢慢就是舒泰，雖不敢慢，但是心裡不緊張。有事怕錯就會緊張，就不是泰，小心也必須舒泰，這不算驕。

「小人驕而不泰。」

小人就不是如此，矜己傲物，怕那一條錯了，叫人家看不起我，總想我比別人都好，這正是傲。如子路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，而不恥，子路以為一律平等，沒有貧賤高下。

唯恐失去尊嚴，就是傲慢，這是驕侈，何泰之有？

【十三·二十七】

子曰：剛、毅、木、訥，近仁。
(553)

此章大意在解釋仁，仁字是孔子學說的主要字，孔子主張仁，孟子雖接繼續孔子之道，但已經不提倡仁字了。並不是孟子不要，因為「仁」字，孔子已發揮極致。以孟子的高明為什麼不再提倡仁字？古人的說法，我們超越不過，述說就可以了。孟子提倡「義」字，但也說「仁義」，如孟子見梁惠王，說：「亦有仁義而已矣」。就以寫字而論，凡寫楷字好手，至少須從漢隸入手，再高是從篆字入手，因為用筆法都由此脫胎，這是基礎。晉朝楷書為王羲之，晉以後的楷書就不成樣，因為先學了魏碑。應當先學漢隸，再學楷書再為魏碑。唐朝的顏、柳、歐、褚都有名，各不一樣，清有四家劉（墉）、翁（方綱）、鐵（保）、永（成親王永理）。古來都有學過王字者，各家都不同。要在有自己的風格。必得脫胎而成自己的一派，才算有成就。古人說：不師古人。其實是先師古人而脫胎。總之，吾人不知道的事少談。吾人所讀，還不出古人的範圍，怎能說創新？吾常說：所說都是古人的，想超脫古人的範圍也做不到。

「子曰：剛、毅、木、訥，近仁。」

「仁」字，孔子答覆學生各有不同，仁的範圍包括一切。宋儒不說「仁」包括一切，以為仁是因病下藥，以為孔門弟子都有毛病，對病而說，宋儒這種說法大錯。因為諸弟子有什麼病你也不知道。這一章無人來問，統一而說，這四字範圍也廣，都很好，雖不是仁已近仁，差不多了，還有其他的也與仁差不多，如「其恕乎！」。

朱子的學問大，十三經都念過，尚且開口就錯，何況吾人？吾的學問不如朱子，所以也不敢挑他的毛病，只是傳述前人的意義而已。漢注毛病少，不發議論。

剛，堅強，很堅固為堅。強這一字，不只是北方之強的「衽金革，死而不厭」，這是強的一個說法而已。南方之強是「不報無道」，又如「中立而不移，強哉矯」威武不能屈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這都是強。無欲則剛可以接近仁，若說剛就是仁則不可以。

毅是有決斷力，文天祥的不屈就是有決斷力。

木是凡事不大衝動，似乎格格不入，俗話說：「呆板」。你們是四方木頭腦，呆板一點。東方屬木，屬仁。

訥，其言也訥，話等待說，說不出來。

剛毅木訥四字都與仁相近，在社會做事，選有這四者就好。凡好說話而有決斷、不變者少，做事要找剛毅木訥的人，這種人可靠，有一個字就行。婚姻，找漂亮、會說話的對象，那是找倒楣。

【十三·二十八】

子路問曰：何如斯可謂之士矣？子曰：切切偲偲，怡怡如也，可謂士矣。朋友切切偲偲，兄弟怡怡。（554）

「子路問曰：何如斯可謂之士矣？」

士指讀書有道德的人，最低能修身，能處理家庭，能處世的人。讀書不是為作文章，全是為了在社會辦事，若只會作文，不能辦事，這種秀才造反，三年無成，怎麼樣才能做到能辦事、能處世的君子？

你們可參考集釋的考異，古今字有差異。

下文孔子答至「可謂士矣」，朋友以下二句是注解。

「子曰：切切偲偲，怡怡如也，可謂士矣。」

切切是有決斷，說話勸人很懇切，家庭父子、朋友、鄰里鄉黨都與我們有關係，都有勸善規過的義務，他幹好事我們就協助成就他。辦錯，小者是過失，大者是罪，不能不勸。有人一見面，素昧生平，便大加稱讚，那是天然小人。

偲偲作「節節」，形容竹節。修其他法門如蟲在竹節豎出，很困難。節節是說了再說，看他沒有改，或改了若干，則再說，達到總目的而後才停止。

怡怡是和悅的樣子，年幼見長者要肅靜，不能妄笑，長者見幼者可略笑和悅。現在的人一見面就笑，吾不主張這個。一上臺就笑，是笑自己也笑自己。笑是一種很不恭敬的態度，要講究肅靜。如指樣子。須有和悅的氣氛，不必一定笑。

「朋友切切惻惻，兄弟怡怡。」

下二句是後人的注。「朋友切切惻惻，兄弟怡怡」，朋友關係較遠，兄弟關係比較近，父子之間不責善。自古父不教子，都是易子而教，什麼原故呢？因為只要是教人，就不免會好了還求再好，太過像是有沒限度，所以不免有責備。父子之間不責善，責善便會疏離。像在私塾，學生寧可在廁所聞臭味，也比守著老師好。心就遠離，不合作，時候久了更不行，疏離就是大不孝。

家庭以和睦為上，任何事也比不了和睦好。今日有電視機，這是臺灣家庭大變化的根源。各國有各國的風俗，行孝辦法各有不同，外國有兒子偷偷打死父親以為是行孝。電視演的家庭革命，不能管子女，管嚴了就到法院告父母。

朋友切切偲偲，懇切說了再說，以為不好可以絕交，因為朋友是道義結合，可絕交，但不要出惡聲。兄弟怡怡，什麼原故？父子之間不責善，兄弟也是如此，愛之切，管嚴了也不行。成家娶妻之後，更不可如此，丈夫只聽信妻子的話，家庭便不能和睦。清官難斷家務事，其中的事故人情，可以學。兄弟之間，過分期望他好，就會疏離。所以世間法也須有世間的道理。

【十三·二十九】

子曰：善人教民七年，亦可以即戎矣。（555）

「子曰：善人教民七年，亦可以即戎矣。」

「善人教民七年」，這是指國家元首或重要人物。從前三年做一次考績，書經有記載，第一年試辦，第二、三年一考，清朝末年是三年一大計，做官者要考一回

成績。第七年是二考之後，第二次的開頭，雖然未滿九年，辦的政治也可以了，但必須是善人、正直無私的人。「亦可以」，可以而已，並不是絕對如此。以善人調理，九年的政事，已過了六年，到了七年，人民就可以當兵。

教什麼？衛靈公問陳於孔子，孔子答：「俎豆之事，則嘗聞之矣，軍旅之事，未之學也。」孔子就是善人，夾谷之會便是孔子所為，孔子曾說：我戰則克，祭則得福。教民七年就是教六藝，教道德仁藝、孝弟忠信，平素教此，不用說就知國家與自己有關係，國保不住，家、父母兄弟都保不住，所以有孝就能忠，在陣前就能拚命，就可打勝仗。不怕死就不會死，若能猶恐不死，以死為榮，與這種軍隊打，就難打了，例如吳越之戰就是例子。如果我們真正提倡中國文化，人人以父母為重，就能拼命抵抗外人。

對於臺灣人，只要讓他知道桑梓之地，以父母為重就可以了，否則若信其他洋宗教，屆時對人說：「咱們是一家人」，那就壞了。這必得有道德學問的人才能教。如文天祥以事外國人為恥，以死為樂。

【十三·三十】

子曰：以不教民戰，是謂棄之。（556）

「子曰：以不教民戰，」

要是召起兵來，或徵兵，必須先有相當的教訓，不是只教戰技而已，道德思想是重要問題。

「是謂棄之。」

打仗主要是思想問題，心理沒有建立起來，以未教過的人民作戰就是棄捨了他。

這裡面，民族、民權、民生主義都有。

憲問第十四

【十四·一】

憲問恥。子曰：邦有道，穀。邦無道，穀，恥也。（559）

原來講佛經，而後添了論語，因為諸位同學的文學教育太落後。文學從表面看不出來，其實內容是道，道是本體，不可違背。佛法是出世法，與世間法離不開，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。論語講世間法，若講出世法就說的簡要。因為有儒家配合，所以佛教傳入中國才能發揚光大，儒學也因為佛學而更瞭解，因為儒學有性與天道。佛經是中國文理，不懂中國文學，佛法也不能通達。

但是今日之下能通儒佛的人很難找到，一門尚且不通，若儒佛都不通，而能通二門的更沒有這個道理。本人學過佛，也看過中國文學的書，大體上儒佛二者不會起衝突。你自己若懂文學，便知現今儒佛都是末法。佛法固然是末法，中國文化

也是末法，把線裝書丟到糞坑內。大家要想懂文理想進步，只聽吾講，不行。吾是依古注講，古注全看完了，再為你們講其中的一條。但是會說不如會聽，要怎麼樣聽法呢？佛經的禪宗說：一聞百悟，就如中國文化的舉一反三，你們如果不能如此思想法，往後就不能為你們講了。每逢講一種道理，你聽了正面，你自己要去想反面，從左右、遠近去想，自己推想，必須自己悟。

大家要自修唐詩，吾教唐詩，你是白聽，為什麼呢？六經以詩經為首，不學詩無以言，大家聽不進去，唐宋詩的一二字有改幾個月的，有改一二年的。應酬詩可以快，若細加研究就不容易，不知改了多少次。當時做的看得懂，改好反而看不懂。孟子云：「公輸子能與人規矩，不能與人巧。」你們必須自己求。大家學佛，後來能否成就，不可靠，若不依佛所說行，只依表面，所信的便不真。讀論語若不依著實行，也不行，所謂「博我以文，約之以禮」，理固然要高，實行卻在近處。例如諸弟子問孔子如何行仁，顏子問的低，孔子簡單以四勿答覆，四勿看似淺顯、簡單，但大家卻不肯依著實行。能依「常禮舉要」做就能成功，吾碰很多釘子，你

若不開悟，前途十分渺茫，你連眼前也看不見，如何辦事？

你們讀唐詩，三月能為他換一字，就不錯，能夠有一字比古人好，一切學問就都上去了。

「憲問篇」

論語每一篇的題目如詩經一樣，取第一句前二三字。憲，「原憲為之宰」的原憲，孔門中最窮的弟子，做宰官得了祿，卻不要，問孔子，孔子告訴他可以送親友。姓原名憲，號子思。

「憲問恥。」

「憲問恥」，一般開頭有子曰，或曾子曰，有子曰。為什麼有時又有「有若對曰」？為什麼一人有多種稱呼？又有「子路、仲由」的不同？這裡為什麼要說「憲」問恥？問孔子什麼叫恥。為什麼不說「原憲問恥、原子問恥或子思問恥」？學問之道，不容易，例如放置在冰箱的東西，不可以立即放入鍋中，隔行如隔山。

你若看了常禮舉要記得住，就懂這個道理，這就是博文約禮。從前小孩開蒙念三字經，吾讀了八十餘年書，現在九十多歲了，三字經也不敢說全會講。如朱子的學問是有名的，還有很多錯，何況其他人？吾不僅是字講不了，它的格局、脈絡就不懂，那只是堆砌文字而已。三字經有起承轉合，開首「人之初」、「性本善」，下接「性相近，習相遠」，為什麼說是「習相遠」？因為不教的原故。「苟不教，性乃遷」是接「教之道，貴以專」，「昔孟母」，孟母教子就是專。

見到人該如何稱呼，是直稱他的名，還是稱他的字等等，這有遠近的區別。這一章「憲問恥」的體例應如何說？常禮的「稱呼」有遠近親疏的區別。三字經云：「群弟子，記善言」，論語是群弟子記錄的善言，經文中稱「有子、曾子」者，是有子、曾子的弟子所記。朱子就學這一點，說「子程子」。若顏淵、子路等僅僅是普通的稱呼。對長者說話，要說自己的名字，這一章是原憲自己記載，所不自稱子或號，只稱名。

「子曰：邦有道，穀。邦無道，穀，恥也。」

子曰。孔子答覆他。下文又有問句，句讀很要緊，三字經云：「小學終，至四書」，「詳訓詁，明句讀」，現今的書標點錯的很多，這一章那一處是一句？那一處是一讀？

邦，邦家。有道，一切上正當的軌道、整齊。穀，俸祿，古時給的是糧食，如晉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。「邦有道穀，邦無道穀，恥也」邦有道接受俸祿，邦無道接受俸祿，都羞恥，這是朱子的講法。

講一節書，只會講不行，必須看其他處所說，與這一章說的相同就沒問題，如果不一樣就有問題。

另有一種說法是：「邦有道，穀。邦無道，穀，恥也」這種說法好講，不是合在一處講。邦有道可接受俸祿，如泰伯篇說：「邦有道，貧且賤焉，恥也。邦無道，富且貴焉，恥也」，正與這一章相反，一對照就能講上來。

國家有道時就接受俸祿，不致於羞恥，因為不論辦事的大小，已經為國家盡了

義務。若邦無道而作高官拿高薪，什麼事也不做，國政亂七八糟，這是在誰手裏造成的？那是可恥的事。

這二句，同學可學，臨財毋苟得，不能因窮而要錢財。如嗟來之食，最終不食而死。黔婁貧窮，齊魯請他去做官，終身不為官，這是讀書人的風骨。自古皆有死，說到佛學，那這個人下生必有好報應。曹操、秦檜篡位，第二代就被抄家，莫說後來，眼前就過不去，史證鑿鑿，可以不懼嗎？

克、伐、怨、欲不行焉，可以為仁矣？子曰：可以為難矣，仁則吾不知也。（559）

這段以下，沒說什麼人說的，就是另一章，可知道的仍是孔子弟子所問。有人說這還是原憲問，仍是同一章，因為問兩件事的緣故。史記云是子思，孔子的孫子也叫子思，這裡說是原憲說的，有道理。

「克、伐、怨、欲」

「克伐怨欲」四字是四件事，孔子之學注重「仁」字，必須有自己、有他人，不是只有一人，必須對人加厚，還有自己所願望的好事要給他。慈與安樂，悲與拔苦，都是指對方，仁也是指對方，仁包括很大，如一百人就有九十九位是對象。

克，能勝過人，喜好如此，左傳云：「君子不欲多上人」，比人高是大毛病。伐是自己辦好事，喜歡誇耀。孟之反不伐，非敢後也，馬不進也。不誇自己的功勞。這些道理在亂世，就是保身之道。不管是否在亂世，這就是因果之道。

怨，怨恨別人對不起我。

欲，看見一切，有貪戀之心。

「不行焉，可以為仁矣？」

不行，不起現行，不幹這四條。要是不幹這四條，可以算仁吧？這是活口氣。

假如問我們，我們要如何答覆？這四個字也有對象。若是在空屋中，就無所謂克伐怨欲了。

「子曰：可以為難矣，」

孔子說，你說的四條，是人情難做到的四條，很不容易。但是做到這四條，可算是君子了。你們同學必須學這四字，在二年之內，吾曾為大家說「明夷走黑路，艮為山」，要大家一律保守常態，凡事少動作，就不錯，一動就找麻煩，出亂子。

「仁，則吾不知也。」

「仁，則吾不知也」，

不是孔子不懂仁，而是這四條若你說是仁，我看不太近似。

阮元論仁篇，不行這四條是無損於人，不能有益於人，只是消極的小乘法，你個人好，與大家沒好處。學大乘，必須契機契理，大慈大悲才是契理，不合是不契

機。例如佛是大慈大悲，琉璃王滅釋種，佛不管，目犍連不以為然，以神通藏五百人於鉢，置於空中，最終也化為血水。今日之下，可為就為之，不可為，明年又一甲子，是一個大變化的時候，少說話，少動作為妙。

可以參考集釋的焦氏筆乘。

【十四·二】

子曰：士而懷居，不足以為士矣。（561）

「子曰：士而懷居，不足以為士矣。」

士是不幹農工商法醫，專讀孔子的書。人道敏政，學政治學，在內要格、致、誠、正，在外要修、齊、治、平。這是士人，士專為辦政治，就如後補菩薩專為大家辦事。常說「安居樂業」，有職業才安穩，農工商都如此。士人卻從來不安居，

也不樂業。士的業是辦治政，救度人民，士人只要想著安居樂業就不行。對於士而言，安居樂業，為士之道就夠不上了。

如以今日來論，說西洋人的就信，說中國人的就不信，一樣的事情而有二種心理。西洋人講利，小人就是喻於利，認為人有生利、分利的不同，以做官教書、當兵等都是分利，這是邪說，心全在利上。

今日做官的為發財，教書的為鐘點費，故樊遲學稼、學圃，孔子說：小人哉！樊須也。後人以為孔子滿腹官僚，這是不懂孔子。

佛法也不生利，釋尊也是分利者，大乘佛法不准生利，出家人手不接金錢，吃的飯是乞食來的。出家大不容易，要是僧人而懷念家業，不足以為僧矣。今日之下，吾學危行言遜。孔子讚歎顏子簞食瓢飲，樂在其中矣。顏淵所樂者道也。為大家辦事，不要喪天良。

【十四·三】

子曰：邦有道，危言危行；邦無道，危行言孫。

(562)

「子曰：邦有道，危言危行；」

邦有道，國家上軌道。危言危行，危，正也。危有多種解釋，普通有「厲、高、正」三種說法。作「厲」是正顏厲色，望之儼然，不可侵犯。「高」是高不可及的樣子。「正」是正襟危坐。在此採取「正」的解釋。

國家有道，可以說話時，說正面話，有什麼說什麼，說公正話。國亂說公正話不行，比干就因為說公正話，而被挖心。危行，所做正正當當，不正當事不幹。

「邦無道，危行言孫。」

邦無道，國家無道時。危行，所做也須守住規矩。言孫，不能說正話。孫，遜也，須謙遜，說話謙和，如有人大談跳舞好，你可以說我未學過，說不會就行了，

不與他同流合污，言語婉轉的推開。若能犧牲自己而改造社會就可以說，若無補於事，留著有用之身為國家做事，如殷有三仁，箕子逃，微子佯狂，為了留得有用的身子。

如今天下無道久矣，必得守住「明夷暗行，艮為山」的教訓。

【十四·四】

子曰：有德者必有言，有言者不必有德；仁者必有勇，勇者不必有仁。（562）

為了進度，只說重要處，文理若有曲折才說，主要注重實行。讀書志在求道，文字其次。從前先讀文字再開講，若學而不能行就是空學而無用。

「子曰：有德者必有言，」

德是某種道的能力，不能背離道。某種道有做出來的一舉一動，與道不違背，就是德性。「有德者必有言」，心中有道才會說話，也才能說話。立德、立言，立德能做為萬世法，立言是一言可為萬世法。處處求道，志在利益公共，不僅利益一處，儒家由近及遠，修德先在心，再身，再家、國、天下，無限度。有德者他說出的話，不會說錯話，什麼原故？因為存心就在利益大眾，由近及遠，若說出話來與外頭有害處，這行嗎？誠於中，形於外，言為心聲，若存心不好，矯情想說好話，如何能說得出好話？心要是無德，說話與人有何妨害？若存心說壞話，心術已經是不正了。心好而說出壞話，必定沒有這個道理。

「有言者不必有德。」

「有言者不必有德」，人就在「言行」二字，聽人說話、看人的行動，但是為什麼不說心？禮記說：「毋不敬，儼若思，安定辭」這是指「言、行、心」三者，普通只說言行，因為言行在外，人都能見到。佛家說身口意，意業自己知道，他人沒有表現出來，如何當證據？無法說。為了讓人容易懂，所以只說言行，這是一

點。又在社會上，言行護得住就好了，若是在意上責備人，那世上少有完人，這是誅心之論。所以只講言行，不講意，這合乎古人的恕道。

凡是說話，早晚人都知道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凡幹一件事，人必知之。凡說話者，都是說張三壞李四壞，盡在評論人，沒有自己說自己不好的，盡說人的是非，所以有言者，未必有德性。

德難懂，再講比德較容易懂的，因為德很微細，德往外表現就是仁了。「志於道」，存心是道，心不動，默而識之，一動就是德，往外表現就是仁，不損人，待他人如待自己，一切言行動作都能依仁，這就是仁。但是要靠什麼生活？所以在道、德、仁之後，最末為遊於藝。今日多是舍本務末，例如吾說人，自己有沒有舍本務末？吾沒有道、德、仁，便是舍本務末。

「仁者必有勇，」

「仁者必有勇」，勇是勇敢，大無畏，沒有怕的事，死也不怕。大家學佛，知

道人死後只有肉身死而已，死是他（身體）死，真我不會死，知此還有何懼？真正心存仁道的人，一舉一動都為大家，必然有勇氣。佛家慈悲，與樂拔苦，人遇到災難便去救他，一想到危險上，真有仁字的人，知人有困難就會勇敢去救。仁者沒有見到自己可能死，只見所救的人在受苦。自古以來的忠臣孝子，如正氣歌中的文天祥，不投降願意犧牲，就是由仁字而來。

「勇者不必有仁。」

「勇者不必有仁」，勇敢的人未必有仁，自古以來勇將很多，但是打敗仗就投降，何勇之有？文天祥富貴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，貧賤不能移，這是大勇。看儒家的書，學孔子的仁，看是不是很積極，便知是不是真正的勇者。

這是原則，至於何者是仁、德？大家還須研究，若弄錯，就白白犧牲，這不是一天兩天的工夫。

【十四·五】

南宮适問於孔子曰：羿善射，奭盪舟，俱不得其死然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。夫子不答，南宮适出。子曰：君子哉若人，尚德哉若人！

「南宮适問於孔子曰：」

南宮适是魯國大夫，問孔子，問什麼事？這一段考據很多，羿有多人，似乎是夏朝的后羿，夏朝中期被后羿篡位。后羿射箭有名，堯時也有善射的羿，傳說當時有十個日，羿射了九個日。奭也有多人名叫奭，羿、奭都不好死。

「羿善射，奭盪舟，俱不得其死然。」

盪舟，在旱地拉著舟走，日知錄說，戰陣能左右攻擊為盪，屬於戰陣法。另有一說，某次作戰，河水乾了，奭能在泥中拉著舟走。到底那一說是對，不可知，親

眼見還不可信，例如在孔子家語，子貢看見顏子吃了沾有土飯的故事。所以吾對於新聞記者所說的，一概不信。今日之下，要想別人不發生誤會，如何可能？只有各人幹各人。總之，羿、奡都是有勇力的大力士。

「然」字，在上句或下句都可以。

「禹稷躬稼而有天下。」

「禹稷躬稼而有天下」，禹王治水，稷種地，這二人沒有武力，純粹是利益大家。沒有禹王，大家就不能安居；沒有后稷，大家就沒有五穀吃。禹當身就得天下，稷為周代祖先，後來也得天下。

「夫子不答，」

「夫子不答」，孔子不答。注解說，這是以禹稷比擬孔子尚德不尚力，但是南宮适並沒有說。你又沒有親眼見到，所以這種揣測之辭不說可以。

「南宮适出。子曰：君子哉若人，尚德哉若人！」

「南宮适出。子曰：君子哉若人」，君子指南宮适。「若人」，這個人也是指南宮适。「尚德哉若人」，崇尚以德服人，不以力服人。

【十四·六】

子曰：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，未有小人而仁者也。（566）

這幾章大家都必須照辦，旁聽生是自己來的，更有力量，所謂「禮聞來學，不聞往教」。

「子曰：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，」

既是君子就不該不仁，若以為是弟子記錯，便是「臆中」揣測以為就是這樣。

但是為什麼君子還會不仁？如孟子說：「五穀雖美，種之不成，則不如萁稗之草，其實可食。為仁不成，猶是也。」種五穀養人，也還有無用的稗，饑餓到極處也能食。水果的力量都在皮上，無皮不能養人，做一切事，學任何事，必得叫他有個成熟，生處轉熟。我們都還不熟，例如念佛，口熟是滑句，心裡沒熟，若佛號念得熟，不必作意，正念就來。大家做任何事都必須做到飽和點，這樣就沒有不成功的。

孔子說，有人發心行仁，未有力不足者，辦得到，但不成熟而已。如橘子必須紅了才成熟，如此果中有因，綿綿不斷。一天行仁，可以說是「有仁」，但很難成熟，如何難法？孔子讚歎顏子「其心三月不違仁，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。」顏子可以三月接續不斷，其餘人偶然來一回而已。你們念佛，須淨念相繼，你們那一位能三個月不斷？你有念七日的嗎？彌陀經云：「若一日，若二日，若三日，若四日，若五日，若六日，若七日，其人一心不亂。」為什麼不說：「若一日乃至七日」？你們能一日念佛嗎？不能有一日念佛，臨終可靠嗎？孔子講仁，也是如此，

默而識之就是永遠不斷。君子是修學的人，不仁者是沒有成熟的人，君子行仁而未成熟者，這是有的。

「未有小人而仁者也。」

小人是一點好事不做，終日損人利己，好事不做，偶然感情衝動，不到五分鐘，又滅了。你們在社會上有一技之長，就能在社會立足。學佛念佛為什麼不成功？念佛者一起不好的心，如一起貪瞋癡，只要任何一個，一星期所念的佛都完了。唯識說，一彈指有六十剎那，一剎那有九百個念頭生滅，至心念一句佛就消失十億劫生死重罪，但是你在一剎那起了多少個念頭？小人根本沒有仁字。

【十四·七】

子曰：愛之，能勿勞乎！忠焉，能勿誨乎！
(567)

「子曰：愛之，能勿勞乎！」

仁者愛人，中庸說愛是七情，都不得其中。對某一件事，例如愛子孫、國家、社會，愛很難講，愛是溺愛不明，這就不得其正。此處愛當「護」字講，護著他就必須讓他往好路走。

勞的說法很多，有注子解釋為「勉勵」，愛護他就必須勉勵他，慰勞他。另一解釋，「勞之」是自己得受一番勞苦，如愛一盆花草，必須灌水施肥，須受勞苦心力。懂得這個，那父母師長對我們不勞，我們就不能得益，從前父母師長打罵都是好意。

「忠焉，能勿誨乎！」

與人辦事，不論對上對下，都必須全始全終，這就是忠。曾子三省吾身「為人謀而不忠乎」，拿出真心來為人做事，對下愛護，必須指導他，否則是溺愛，對朋友糾正就是誨，對上諫正也是誨，這是盡忠。

【十四·八】

子曰：為命，裨諶草創之，世叔討論之，行人子羽修飾之，東里子產潤色之。（568）

依著經文學就好講，講考據就難講，孔子在這一章是說鄭國的事。

「子曰：為命，」

「為命」，諸侯來往必須有公文，至於是什麼事就不一定。從前寫信若是關係一國的外交，不能大意，接到信，第二天就要回信，不後悔。今日是誤會的時代，所以你連對朋友寫信，也不可提筆便書。鄭公子曾婉拒齊國的婚約，說「齊大非耦」。

「裨諶草創之，世叔討論之，」

某一次，鄭國與他國要寫國書，「裨謚草創之」，裨謚是在野不做官的賢人，請他起草稿。「世叔討論之」要世叔看草稿，討論研究，經過一番討論，意思大致說完了，就是這意思。

「行人子羽修飾之，」

「行人子羽修飾之」，言辭則要子羽起來修飾文辭。例如文辭說：「你往那裡去」，修飾為「請問閣下今日枉駕何處？」今人見人面，直呼「你」，這是犯大不敬，大不敬，私人便絕交，對於一國就會殺頭。不懂道理便會貽笑大方。如李某某，某某，李博士某某，李老弟等，都有不同。

「東里子產潤色之。」

修辭之後，「東里子產潤色之」，東里是地名，潤色是那一處再加上些風采，如繪畫一般。寫國書必須四道手續。

這四位都是春秋的大名人，可見國書這東西不容易，其餘可想而知。你們的學問，如何能好的了呢？舉一隅，一隅便極微細，要三隅反，這談何容易？今天有人來問如何寫字，寫字吾天分不高，但是聽得多、看得多了。王羲之的「永」字，為什麼要寫這麼多年？其實不必說一字，一個「點」也要寫上五、六年。如王獻之寫的一個字，王羲之看後，在兒子寫的「大」字下面加了一點，成了「太」字，因為他嫌獨生子寫的「大」字架勢上緊下鬆。母親看了王獻之寫的字，歎了口氣說：「吾兒寫字三缸水，唯有一點似羲之。」而且那一點還不是王獻之寫的。

論語集釋之後，有錢地之所編的論語漢宋集解，擴大範圍去考據，範圍也不出於集釋，但是有特別好處，他的案語，章章都有，而且非常用心，大可參考。

我講論語，看你們有人往內心去求。有人問，為什麼不進步？吾如何能知？公輸子能與人規矩，不能與人巧。巧從那裡來？熟能生巧，必須自己求。我講課，正式、旁聽一律一樣，旁聽生自己壓力也大，因為自己想求的緣故。往後求學，就是要「自己求」，你有疑惑來問我，我不能不答，縱使說上十遍，你聽明白了，聽明

白了也沒用，不是「自己的」。所以禪家的「向上一著，千聖不傳」不給人說，就是這個緣故，全在自己悟！

講課之前，你們先想想要採那一種說法，看如何辨別各種注子，聽講時再看吾採那一個注。悟一句，頂得半年工夫，悟不開，記住了照作，也可以，力量更大，為什麼？因為悟了不中用，還要證，能照辦，便是證，老太婆不悟不解，照辦，做圓滿了就成功。

能悟的人就用心去悟，而悟了還沒實行幹的，要多把握。知道自己不行，正是你們的好處。

【十四·九】

或問子產，子曰：惠人也。問子西，曰：彼哉彼哉。問管仲，曰：人也，奪伯氏駢邑三百，飯疏食，沒齒無怨言。

論語下論多批評人，都是做人的道理，孔子所評論的，與我們有什麼關係？佛教為眾生，孔子也為大家。吃多少辛苦，難道不是為大家嗎？

「或問子產，子曰：惠人也。」

某人問子產如何？問孔子有什麼用意？子產是鄭國人，孔子是魯國人，二人是好朋友，孔子為什麼不與陽貨為友，又為什麼跟晏平仲為友？自己可以想一想。孔子答覆：他是惠人也。子產在鄭國辦政治，惠與誰呢？加惠與民。一字褒貶，這個作用很大。

「問子西，曰：彼哉彼哉。」

再問子西，從前人重複的名字很多，地名重複的也多，子西有很多個。能與孔子說話的人，以子西請問孔子，可見子西這個人就不簡單。鄭國有子西，也做官。問：鄭國子西，子產先為政，以後是子西，所以並不是問其他國家。五霸起首為齊桓，其次晉文，齊有管、晏，鄭有子產、子西。孔子答：「彼哉彼哉」，彼，他，

那個人嗎，那個人嗎，這是古言語。大家要學會說話。書中說的不明白，注者誰能注的明白？子貢也不能說的明白。周金剛遇到賣餅婆子，婆子問：「金剛經說三心不可得，那你點心要點什麼心？」後來的學佛者常要問其中的答案，可以答嗎？若答：「曰彼哉！彼哉！」學孔子說話就可以了。

「問管仲，曰：人也，」

問管仲，孔子說：「人也」，「人」古通「仁」字。

人與仁，在論語的官司打了不少，如學而篇的「有子曰：其為人也孝弟……其為仁之本與」一章，一章中有仁有人二種講法，吾不以為然。但是在此處，「人與仁」可相通互用，這慣例已多年了。

佛經的咒子不可翻，秘密的緣故，華嚴宗說密宗為不了義，並非鄙薄之詞，而是說密咒不是顯然的教。如今有人注大悲咒，一個娑婆訶，幾種說法，吾不以為然，而且一經翻譯分別，便是「識」了。

「奪伯氏駢邑三百，飯疏食，沒齒無怨言。」

孔子在其他處說「管仲之器小哉」，這裡為何說「仁」？下文說：「奪伯氏駢邑三百」，伯氏是齊國大夫，下大夫有三百畝采地。駢在山東，管仲此時為齊相，辦政治，伯氏犯國家法律，同朝作官，判罪罰金，沒收他的邑地，三百畝全部被沒收。「飯疏食」吃的飯是很粗糲的飯，「沒齒」齒是牙，沒齒，沒了牙，代表老了，一直到老，伯氏對管仲都沒有怨恨的話。大家想想：管仲對人如何？

如「柴也愚」的高柴，在衛靈公處做官，高柴審判一位犯人，處以刑罰，不忍判重刑，而感動犯人，後來衛國動亂，這位犯人還幫助高柴離開衛國。就因為高柴的一點不忍之心。人雖然沒有行動，也可以觀察，所以大學說：「無情者，不得盡其辭」，必須懂「聲色」，若大聲變顏色，一不高興，就變顏色，就足以害事，遭來殺身之禍。別人的聲色，也必須留意，應當謹言慎行。這是危行言遜的時代。至於高柴出走與子路入城，那是因為交情不同的緣故。你們必須看通鑑，因為歷史就是人鑑。

有人說，管仲的仁比子產的惠高，子產是使一個鄭國的百姓得恩惠，範圍小，管仲尊王攘夷，九合諸侯不以兵車，孔子說：「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」，這是管仲的為仁。這個說法固然有道理，但是春秋時很多大國，五霸七雄都沒有包括鄭國，若得大國，子產有另一辦法。如果管仲在小國，如在魯時，那怎能有所作為？管仲未得志時，被囚獄中又該如何？豈可「口筆文章」？動嘴皮與寫文章都不可靠，書經大禹謨云：「惟口出好興戎」，又多了舌劍唇刀的言語。

【十四·十】

子曰：貧而無怨難，富而無驕易。（572）

「子曰：貧而無怨難，富而無驕易。」

貧窮人與富人是世間群眾，有窮就有富，不能一律平等，再者一是驕傲，一有

怨恨，這是人情所不免。怨驕都是煩惱，驕在慢中，怨在瞋中，小者謂之怨，大者謂之瞋，人所不免，孔子對此二字都不以為然。至於詩可以興觀群怨的怨，是「愛之能無怨乎」的怨，是另一種說法。今人常說「值得驕傲」，因為今人沒有聽聞君子的大道，利慾薰心，孔子不贊成怨驕這兩個字，與道有妨。孔子只是比較這二字，貧者較驕者差，有錢也有怨，但怨在窮人身上占多數，窮人往往怨天尤人，不富時人還謙和，官大脾氣長，很容易驕，有錢就容易驕。富者兩眼望青天，這與社會、自己都有關，一個種子就是一個生死，做善而驕變修羅。但是要除去這驕怨二病，有難有易。

「貧而無怨難」，貧苦之下，要不怨很難。

「富而無驕易」，富要他改驕容易，是比「窮而不怨」容易，不是就能改的意
思。

「難」「易」二字是重要點，重要在對待對方，今日要大家不窮、不富，辦不到。大家勉為其難，無論辦那一件事，「先難而後獲」，重要在「難」字上，大家

還年輕，遇事便退縮如何能成功？無難不成功，要先難後獲。

〔十四·十一〕

子曰：孟公綽，為趙魏老則優，不可以為滕、薛大夫。（573）

「子曰：孟公綽，」

孟公綽是魯國人，人很廉潔，一切不苟取，做事規矩不亂，有稜有角不圓滑，為官清廉。人都有長短，若無短處就是聖人了，若只有短處就是小人，所以中才者居多，用人必須用其長捨其短。廉潔者多半苛刻，例如老殘遊記中，有一位清官，凡犯罪都必皆砍頭。但是也不是凡清廉都是苛刻，否則天下無完人。若知人而不能善用，人便走了。

「為趙魏老則優，」

孟公綽很廉潔，孔子評論他。趙魏是大國，必須有家臣，諸侯為國，大夫為家，有國臣、家臣，如冉求為季氏宰，是季氏家臣。五霸中晉文公在位時間長，人才多，所以家臣稱「老」。大國的官管的地方多，人才也多，事情比較清閒，大官清閒，小官煩瑣，孟公綽要是做趙魏的家臣就優裕。

「不可以為滕、薛大夫。」

春秋時代最小的國，如山東有滕、薛，土地少，事情多，因為強國多想圖謀侵佔，很難對付，所以說「不可以為滕、薛大夫」。人各有才幹，若是滕薛大夫做趙魏的老臣，或者行或者不行。如商店的掌櫃，在櫃台「吃黑豆，唱開水，看三國，抖抖腿」，吃黑豆補腎，喝開水不喝茶以免傷胃，自比諸葛亮，欣賞他的味道。很輕鬆，看似無用，若掌櫃兩天不在，店裡一切大亂。

下一章子路問成人，什麼是成了人的格。孔子舉出四人，有智、廉、勇、藝的長處，還必須「文之以禮樂」，才可以成人。這四人都有毛病，下次再來解說。

〔十四·十二〕

子路問成人。子曰：若臧武仲之知，公綽之不欲，卞莊子之勇，冉求之藝，文之以禮樂，亦可以為成人矣。曰：今之成人者何必然？見利思義，見危授命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，亦可以為成人矣。（574）

希望大家都能預習，我們論語班是一半講，一半研究，要求自己悟。大家先學佛，後來不得已而加學論語。儒佛經典各有注解，佛經看古人的注，因為佛經的古注不會互相爭論，為什麼原故？因為佛家主修行，文字不甚注重，所以那一宗都差不多。若儒家自漢以後，用功修行者少，多是以經典取功名，真求孔子之道者不多，所以注解就不適用。

如今的學佛人，只看書聽講，看了聽了三十、五十年，百年也沒用，要真正求

道，注解錯誤的，都是沒有工夫的人。學佛在道，道進步就不會講錯，講錯了可斷言沒有工夫，所以學佛與研究佛學不同。儒家至宋儒，有成就者因為他有學佛，只是不明說而已。求道，若求孔子之道，表面顯然是世間法，佛學表面顯然是出世間法，但是佛學懂世法嗎？當然懂，儒佛都先教做人，如孝經、仁王經。佛是世間人，本為太子，也娶妻生子，懂世間、出世間法。儒家孔聖人懂世間法，更懂出世法，其餘弟子只懂世間法，不懂出世法。世出世法沒兩樣，都是自己本性做主，佛的出世法是了義經，儒的出世法為不了義經，不明說的原故，如大學、中庸就是出世法，不明說。易經就明說了，如「精氣為物，遊魂為變」，一切物體都是精氣所成，靈魂為遊蕩而有變化，只是不說明，宋儒學佛後，講的又是另一辦法。

往後你們買書，我讓你們買便買，不叫買的書，不必亂花錢。亂買書會出毛病，為什麼？因為儒者不但自己打官司，對教外也一律視為異端。從前也講論語，如今因為出了妖魔鬼怪，學孔子的反孔子，學佛者的反對佛，風氣就是如此，所以大家必須先學做人，先成人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，再來求明心見性。活著必

須有世間法，死後就不同了，乘願再來也須要世間法。

「子路問成人。」

這一章，錢地之的「論語漢宋集解」案語也講不通，文理都說不通，能看出不通，便是進步。

子路問成人，成人者，成，成就，何謂成就？不是五官長完全，而是人格的成就，為一完全人。這裡的成人是說身口意三業，言行動作，說人的品格。人格，有君子、哲人、賢人、聖人的區別，這裡是指何種人格？佛說：眾生皆有佛性，本性平等，眾生相不一樣，男女黃白人等都不一樣，你們若人人都成人，就有成佛的能力。成人，孔子答有四條件，條件多，但不是五倫八德。你們對於十三經，要有印象，論語是從何而來？孔子述而不作，本於經書，論語都有六經上的言語，六經是堯舜禹湯古聖人的，孔子是祖述堯舜，憲章文武。

「子曰：若臧武仲之知，」

若，好像，不是肯定之辭。假若有臧武仲的智慧，臧武仲有什麼智慧？汶水以南為魯，以北為齊，讀書必須知道歷史，看歷代地圖便知道為什麼某國打仗，要假道他國，這必須知道地理。閔子騫說：「吾必在汶上矣」，就是不在魯的意思。臧武仲封於防，後得罪季氏，齊國想饋贈土地召他來齊國，臧武仲以智慧污辱齊，說打仗不要學老鼠藏頭露尾，儘說齊的不是，而使齊不饋土地，用這種辦法辭謝。交友要淡如水，若起初就很好，漸漸淡後就壞了，所以小人之交都不長久。晏平仲善與人交，久而敬之。送禮也不容易，一分不取，一分不與。禮尚往來，接受人的東西，過幾日要想辦法還他，例如陽貨送孔子豚，孔子也要去回拜。

「公綽之不欲，」

公綽之不欲，廉潔，但政務繁忙就受不了，不欲就不貪。

「卞莊子之勇，」

卞莊子之勇，卞莊子也有很多人是這種名姓。臧武仲、公綽都是魯人，所以卞

莊子也應是魯國泗水人，與子路同鄉，好勇。卞莊子的母親還在時，三戰三北，他勇猛能擒虎而打戰卻都失敗。後來母親歿後，齊魯交戰，卞莊子三戰三勝，洗雪過去的恥辱，然後死於戰陣。

「冉求之藝，」

冉求之藝，藝乃禮樂射御書數，文武政治都行，若今日的冉求，就要會駕飛機，造原子彈。

「文之以禮樂，亦可以為成人矣。」

但是孔子首要志於道，世出世法都有道。再為據於德，古時德字作「直心」，佛法說：「直心是道場」，道場是本性。最末是遊於藝，先行於仁，仁是民族主義，仁是二人，仁者人也，親親為大。藝是民生主義，昔日六部有工部，周公時就是工業社會，杜甫稱「杜工部」，唐代也有工部，看歷史便知道有六部，六部中有工部。又廉又勇又智，如儒家三達德的智仁勇，仁者必有勇，智勇即有仁。這四人

都有長處，匯集四人的長處，還須文之以禮樂。你們必須熟悉常禮舉要，守禮如守法律，不能犯。文，漢注交錯，文飾的意思。另一解釋作「加」釋，雖然好懂，但是要加在何處？交錯混論，四條都離不開，四人各有長處，但是於禮還有欠缺，所以說交錯，這樣也可以算是成全人了，「亦可以為成人矣」這是還不甚圓滿的口氣。

你們願成人嗎？必須自省，自省的人或許有，但不自省的比較多，你們肯如曾子三省，就不得了。毋自欺也，不要欺自己，我們欺自己也習慣了。誠其意者，毋自欺也，你能毋自欺嗎！

「曰：今之成人者何必然？」

下面的文理講不通，首先的「曰」字是什麼人說？這個字，從漢以來爭論到今日。有人說是孔子說，有說是子路說。清代論語集述要中說的有理，但吾也沒有全採。

吾採取這是子路問。有注解說是孔子說，前面是古人，這是今人，但是再求是古人嗎？合四人的長處，今人要全有的很少，而古人有全有的，但是意在言外。

子路聽了，覺得很難，所以請問其次。「曰：今之成人者何必然？」是子路說，以下是孔子說，古時有省文。者下省「曰」字，可做「今之成人者何？」，下面回答說「曰：必然……」。也可做「今之成者何必然」，下面說「曰：見利思義……」。古書斷簡殘篇有可能，也有「請問其次」的意思，所以問：「今之成人者何？」。

「見利思義，見危授命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，亦可以為成人矣。」

下面是孔子答「見利思義」。今日之下的成人不必如孟公綽之不欲，見利合乎義就可取。

「見危授命」，今日的成人也不必如卞莊子的雪恥而死，到了危險時合義，把

命送上就可以了。

「久要不忘平生之言」，孔子說「主忠信」，曾子三省也是忠信二字，求其次，便不說禮樂了。但仍然須有忠信，你們可以自我省察，忠信嗎？要，要會，說了話。久要，這句話說了，永久要兌現。平生，平素說的，過程之中，永遠不能忘了。忠信站得住，也可以算是成全人。前七字「今之成人者何必然」與後七字雖然相同，但是行為、口氣都不同。

你們還不悟，縱使悟了還必須證，力行近乎仁。老太婆雖然不悟，因為力行近乎仁而有證，所以禪宗有詩說：「終日尋春不見春，芒鞋踏破嶺頭云，歸來窗前梅花嗅，枝頭春意已十分」。

【十四·十三】

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：信乎，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？公明

賈對曰：以告者過也。夫子時然後言，人不厭其言。樂然後笑，人不厭其笑。義然後取，人不厭其取。子曰：其然，豈其然乎？（578）

下論憲問篇專談人的行為，不僅對弟子的問答，孔子也批評人，但不是一般人的批評，普通人的毀譽都太過了，孔子心存忠厚，意在言外，這是一點。看人說話，要知道他究竟如何說話，文理有講不通處，要知道什麼緣故，不可硬講，這是第二點。再者，聽了以後必須學，聽一段學一段，學問就進步，不悟也能上正道，也有用處，這是第三點。

注子不是人人眾說都對，自漢以來紛爭很多，我們有什麼學問可以判斷？只是採取合於時代的說說，注子當中連名字也有錯的，地名也是如此。

「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：」

孔子問公叔文子，文子是衛國人，衛國在河南一帶。有人說公叔文子是大夫，

有注解說是衛國國君的子孫。有人說名拔。現今的字不同於從前，孔子當時為大篆，如今的「己己己」都不同。為文著書，你們必須先想明白，不可隨意落筆，若付印就難改了。多數人主張名「拔」。孔子問公明賈，這個人怎麼樣？國家的家，古音「姑」，所以必須念今音，順俗念也可以，「明」古音「羊」。魯衛之政，兄弟也，地方鄰近彼此有往來，所以孔子問公叔文子。

「信乎，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？」

「信乎」你信了吧，信什麼事？「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」，夫子，是孔子稱公叔文子。不言，不隨便說話，今人到處演說，言多必失，吉人之辭寡，躁人之辭多，孔子也說：「敏於事而慎於言」，所謂「惟口出好興戎」，壞在說話上。這是第一條。民國以後才開始學多說話，與外國人學的。

再者「不笑」，脅肩諂笑，巧言令色，鮮矣仁，很輕薄，大家可以學「即之也溫」，不能見面就笑。今日提倡笑，見長者笑不恭敬、不肅敬，有如「倚門賣

笑」，笑為了賣錢，我們不當這種人。

第三「不取」，一介不取，不能隨便要人的東西。孔子與公叔文子不熟，耳聞如此，不大敢信，所以問公明賈「汝信乎」，為什麼不信？因為不容易做到，沒有相當的修養工夫，很難做到。

君子有三變：「望之儼然，即之也溫，聽其言也厲。」君子要望之儼然，即之也溫，溫和而不是笑。聽其言也厲，說出話來有規矩，決不隨便。看京戲，你們是白看，不只聖人不亂笑，演戲的正派角色也不亂笑，三花臉才笑。今日隨便笑，跟外國人學。臨財勿苟得，也不容易，還必須不離「和」。但是「禮之用，和為貴，知和而和，不以禮節之，亦不可行也」，所以孔子主張「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」，禮關係一切大事，所以孔子見老子，不問道，只問禮。和要不違禮，如包拯笑比黃河清，所以權貴懼憚他，不敢與他作政治買賣。

「公明賈對曰：以告者過也。夫子時然後言，人不厭其言。」

公明賈對孔子說，說話的人說的過了分寸，過了火，太嚴重了。「夫子」是公明賈稱文子的話。

公叔文子雖沒這個樣，卻能做到「時然後言」，到該說話時他才說。所以「人不厭其言」，厭，討厭，雖然說了話大家卻不討厭他。講演，一上臺不能就笑，也不能板著臉。

「樂然後笑，人不厭其笑。」

「樂然後笑」，樂有音「悅」、「樂」二說。奏樂時，歡樂心暢時有笑容；再者是有快樂的事，該笑的時候就笑。笑有若干種，苦笑、冷笑等，戲中的笑就有若干種，唱戲的笑，錯一點都不行。戲是藝術的下節，卻能勸化人，所謂「說書唱戲勸人方」。這裡的「樂然後笑」，採取「快樂」的樂讀音。快樂時笑，「人不厭其笑」，人不討厭他的笑。

「義然後取，人不厭其取。」

「義然後取」，取東西不是不取，「義然後取」，義，事情合宜的意思。大家公認該這麼辦就取，「人不厭其取」人們不討厭他的取。

因為不討厭的緣故，所以有人說成公叔文子是「不言不笑不取」這個樣子。

「子曰：其然，豈其然乎？」

孔子說「其然」，這樣啊！「豈其然乎」，豈乎就有疑惑的意思，到這樣已經很難了。

大家可以學這三條，諸位要學禮。

【十四·十四】

子曰：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，雖曰不要君，吾不信也。

(580)

前一章所提到的四個人都有毛病，前一章有說：「臧武仲之智」，到這一章補在這裡說明，什麼原因？我們沒有這學問，不必虛妄猜測。

「子曰：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，」

防是臧武仲的封地，在魯國的東南邊，今日屬河南地帶，當時的防是魯地。魯國由三家作主，季氏毀謗臧武仲，魯君削去他的封地，離開防往西去，防讓出來，後來又回到防。臧武仲這人有能力，有智慧，給魯君送禮，要求回來。臧武仲不敢回來，為著上一代受魯恩，怕對不起先人，求國家恕罪，為臧文仲留個後代，我臧武仲不敢再幹了。魯君允許，為他立了後代。

「雖曰不要君，吾不信也。」

此事難講，按孝經上說，對國家不好為不忠，對國君第一等不好的罪為要脅，再者是篡位，如曹丕、王莽等。要脅是談條件，兩國可以談條件，君臣、父子、兄弟不能如此，講條件就是要脅。臧武仲對魯君說的委婉，但孔子以為不合乎禮。可

以自己走開，再求立後代，臧武仲是待在防的封地而求立後代，若不為他立後代，就要占領嗎？

臧武仲在防，要求魯君立後代，送禮求魯君。立了後，他才過河到齊，這不行。若先過了河，再求國君立後，可以。臧武仲的作法於禮不合，所以孔子說：「雖曰不要君，吾不信也」。後來他到齊國，齊要封他采地，臧武仲推卻不受。

〔十四·十五〕

子曰：晉文公譎而不正，齊桓公正而不譎。
(582)

周朝東遷後，君權把握不住，權力落在諸侯，不只一個國家。從前凡事問周王，東遷後就不問周王了，而出現五霸。起首為齊桓，其次是晉文，再者宋襄，依地理說，齊、晉、宋都是在中國土地，五霸卻自己封自己。西北的秦，江南的楚，從前過江就是邊地，秦也是如此。齊桓開始，其次晉文，辦的事也很大，因為他的

人才多，所以齊桓、晉文為五霸的領袖。

「子曰：晉文公譎而不正，齊桓公正而不譎。」

譎，詐欺，不正當、不公正。「正而不譎」，齊桓公較為正直，凡事不詐。這必須舉出事實，注解之中舉的事很多，實在是多說話，因為舉的事多，究竟是指那一條？這二句定有所指，孔子不會無故說話，指某事譎而不正，正而不譎。或許是指齊桓九合諸侯，有葵丘之會，後來晉文也學齊桓，有踐土之會，集合諸侯，請周王來受朝。齊桓是率領諸侯朝見周王，晉文卻是請周王狩河陽來受朝，於禮不合。所以孔子以禮論辨，齊桓「正而不譎」，晉文「譎而不正」。

你們仍須「博我以文，約之以禮」，學「常禮舉要」就可以了。

【十四·十六】

子路曰：桓公殺公子糾，召忽死之，管仲不死。曰：未仁乎？
子曰：桓公九合諸侯，不以兵車，管仲之力也，如其仁，如其仁。
（583）

這一章書的注解有十二頁，二百餘行，一萬二千餘字，注解太多了。孔子主仁，這是子路問管仲。管仲的功業大，諸葛亮未出山時，自比「管、樂」，可見後人對管仲的稱許。

凡是一個國家能支持三代已經不容易，齊國到了襄公就亂了。這一章關係人的心理、國家政局，很要緊。到齊襄公時，無道國亂，後來繼位的公子無知更壞。國家不好，必先內亂，公子小白奔莒，後來成為齊桓公。另一位公子糾奔魯，管仲、召忽事奉子糾，鮑叔事奉小白。在沒有逃亡之前，管仲與鮑叔是至交好友，雖然交情厚，但是各為其主，講公不能講私。兩方交戰時，管仲曾用箭射到小白的腰。後來魯人殺了無知，魯伐齊國，想納子糾入齊，小白自莒先入齊，是為桓公。鮑叔沒辦法弄回管仲，辦這一件事很不容易。桓公就請魯代他殺子糾，而要回管仲。於是

魯人殺了子糾，召忽以身殉死。

「子路曰：桓公殺公子糾，」

「桓公殺公子糾」，桓公並沒有親自殺子糾，請魯國殺他，而此處卻說「桓公殺」，這是春秋筆法。

「召忽死之，管仲不死。曰：未仁乎？」

「召忽死之」，召忽殺身成仁，管仲並沒有以死殉主，人說管仲好，恐怕站不住吧？「曰，未仁乎」，恐怕仁字站不住吧！

召忽、子糾為的是齊國，管仲為了天下，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尊王攘夷，保存中國文化。從前有人罵曾國藩，曾國藩說他是為了中國文化，並非為某一種族，今日則是自己放棄中國文化。

上回講過子路所問，孔子的弟子都學過「臨財毋苟得，臨難毋苟免」的道理，

子糾逃到魯，跟隨的有召忽、管仲，齊人殺了公子無知後，在莒的小白、在魯的子糾都想回齊當國君。魯的勢力大，想送子糾回齊，但是莒路較近，鮑叔牙保小白先入齊。齊魯交戰，魯國遠來勞頓，齊國以逸待勞，結果魯國戰敗。齊要魯國殺了公子糾，召忽盡忠而死，管仲不死，而且幫助小白，稱霸諸侯，聲名遠大。有人以為管仲是仁者，子路不以為然。中國講五倫，五倫八德為中國開國的條件，以五倫八德感化蠻夷，達到世界大同，所以子路有此問。

「子曰：桓公九合諸侯，不以兵車，管仲之力也，」

孔子說：「桓公九合諸侯，不以兵車」，「車」有作「革」，兵指人、武器，車為載人的器具。「九合諸侯」，春秋時，諸侯不尊周天子，齊桓公為諸侯時與各國結盟，眾人推為盟主，擁護周王，有不尊周王者就討伐他，十一年中只有小戰沒有大戰，為衣裳之會有九次（或云十一次），擁護周天子，天下安穩。中國亂後，外國又來侵犯，例如周幽王的「烽臺戲諸侯」，犬戎亡了西周。只要自己家不安，就不會好，我們遷來臺灣，多少國家與我們絕交，其中最不該的，就是英美日三

國。其中英美兩國的絕交，最為討厭，歐洲最大國為俄國，沒有海港，美國羅斯福出賣東三省，換取俄國出兵。二者日本，我們以德報怨，而後卻與我們絕交。外國的邦交，不講道德，不管說的如何好聽，臺灣的金錢土地就是不如人。這與齊桓公差多了，管仲輔佐齊桓公濟弱扶傾，所以大家都擁護他。

文化比血統要緊，列強訂條約訂有傳教權，這其中有他的原故，我們不知道而已，文化的侵略很厲害，關係到思想問題。

「如其仁，如其仁。」

春秋時，外國人也不敢來中國，孔子說九合諸侯，不用武力，都是管仲的力量，百姓有十一年的安穩。「如其仁」，召忽以死盡忠，為什麼人們不讚歎召忽，而讚歎管仲？子路認為管仲不是仁者吧。「如其仁」，如、一樣。孔子沒有評論召忽，但是孔子認為管仲與召忽一樣成了仁，管仲沒有殺身，但跟召忽成仁是一樣，重複「如其仁」是加重其詞。

〔十四·十七〕

子貢曰：管仲非仁者與？桓公殺公子糾，不能死，又相之。子曰：管仲相桓公，霸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於今受其賜。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。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，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。（585）

「子貢曰：管仲非仁者與？桓公殺公子糾，不能死，又相之。」

前一章子路問，孔子答以「如其仁」。子貢也有疑問，所以問「管仲非仁者與？」問法與子路所問不同。人們說管仲仁，卻沒有殺身成仁，如何說是仁？「桓公殺子糾」，桓公是子糾的仇人，「不能死」管仲不能以身相殉就罷了，「又相

之」，而且再保佐子糾的仇人，作為桓公的宰相。「又相之」這三字重要。

這一章必得看書多，經驗多，然後能夠比較出來。你們能不能聽明白，也不一定，因為吾尚且不明白。子路、子貢，是不得了的人物，尚且不甚明白，何況後人？讀書必須親身去體諒。

「子曰：管仲相桓公，霸諸侯，一匡天下，民到於今受其賜。」

孔子答覆，「管仲相桓公」，這是答「又相之」。「一匡天下」，匡，正的意思。管仲安定天下，召忽只是安守齊國，談不上，僅僅是為子糾一人而已，管仲是為天下，所以說「一匡天下」，管仲與召忽，誰為公？誰為大？誰是私？誰是小？由此就知道了。「民到於今受其賜」，人民安穩到現在，都是受管仲的恩惠。這還不算。

「微管仲，吾其被髮左衽矣。」

「微管仲」，要是沒有管仲的話，「吾其披髮左衽矣」，吾，指中國人。中國人是挽起插簪。披髮，有說是披散頭髮，有說是編辮子，不論那一種，都是外國風俗。左衽，向左扣扣子，是外國的衣著，一切的事都變成外國人了。聖人舉這二條。中國講五倫社會，彼此都有關係，有五倫就有八德，至今口上還如此說，做不做另當別論，外國人就不講這五倫。共產黨反對這一套，不是共產黨也反對這一套。

禮與歷史，你們不論怎麼費上工夫，都必須通「本」。史記，前、後漢書，三國志稱為四史。中國不披頭散髮，所以從前剃頭師有一副對聯說：「磨礪以須，問天下頭顱有幾？及鋒而試，看老夫手段如何？」聞多見廣，自有經驗見識。

參考劉氏正義，經為首，次為史，史都是六經的注腳。「夷狄之人，貪而好利」，「貪」這一字，自漢至於今，不離貪字，帝國主義找殖民地就是如此。今日我們不要自己的文化，自己去求「用夷變夏」，未來前途可想而知。從前的外國是來「歸化」，中國也不將他作為殖民地，而是老其老，幼其幼。這與外國的作法都

不同，可以思之！思之！

「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，」

管仲保子糾，為什麼召忽以死相殉，管仲不死？「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」，管仲怎麼會像普通男女守的信？從前士農工商，商為四民之末，必得求營利，所以在四民之末。從前六部沒有財政部，附屬於戶部。自古不提財，但是從前的商人，比現今外國的總統還守信用。

「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。」

匹夫匹婦之為諒，乃「硜硜然小人哉」，「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」，溝瀆，有說是地方，有水彎的小地名。在曲折的地處上吊，為什麼在小地方？如在十字路口上吊，一定不成功。「而莫之知也」，在溝瀆的小地方死了，誰知道？

管仲一匡天下，多少人受其恩惠，救多少人，保存五倫八德，將夷狄外國人打

出去，所以說「如其仁，如其仁」。

可以參考集釋的發明，所引的劉氏正義。

〔十四·十八〕

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，與文子同升諸公。子聞之曰：可以為文矣。（587）

「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，」

公叔文子就是公孫拔，他是衛國公子，有封地，為他辦事的也是大夫，名僕。公叔文子的家臣，名僕，是他所用的人。「臣大夫」，大夫的家臣。

「與文子同升諸公。」

「與文子同升諸公」，公叔文子將他推薦給衛君，和公叔文子在衛君朝裡平等為官。自古以來，同朝作官，能提拔原來官位較自己低級，而後比他高級的，很少。

「子聞之曰：可以為文矣。」

孔子聽了，說「可以為文矣」，文子是諡號。「錫民爵位」可諡為文，他能錫民爵位，可以稱為文。

【十四·十九】

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。康子曰：夫如是，奚而不喪。孔子曰：仲叔圉治賓客，祝鮀治宗廟，王孫賈治軍旅，夫如是，奚其喪！
588

「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。康子曰：夫如是，奚而不喪。」

孔子說，衛靈公是無道的人。季康子問，那為什麼衛沒有亡國？聖人辦政治、教學都不一樣，教學教仁義道德，辦政治有另外的說法。靈公固然不好，但是他能用人，所用的人不一定都好，但是衛靈公能知人善用，用其所長，你們能這樣嗎？

「孔子曰：仲叔圉治賓客，祝鮀治宗廟，王孫賈治軍旅，」

「仲叔圉治賓客」，仲叔圉他辦外交好。「祝鮀治宗廟」，祝鮀是衛國大夫子魚。治宗廟不容易，必須條條有理，井井有條，但是他是口佞的人。「王孫賈治軍旅」，論語有王孫賈問「寧媚於奧」的事，但是他能治軍旅，軍事方面好。

「夫如是，奚其喪。」

「奚其喪」，奚，為什麼。祝鮀、王孫賈這些人在別人手上，別人用不來，衛靈公雖然昏庸，但是他能用人，為什麼會亡國呢！

【十四·二十】

子曰：其言之不怍，則為之也難。（590）

「子曰：其言之不怍，則為之也難。」

這是格言。

說話是口，慚愧是心，說話若覺得對不起心，還不是大惡。現今的人不說真話，而且沒有慚愧心，就是病入膏肓，佛也不能救。

話無不可對人言，能內外如一，做得到，說得出，就不容易了。這還是小事，但是能辦到已經是不容易了。

〔十四·二十一〕

陳成子弑簡公。孔子沐浴而朝，告於哀公曰：陳恆弑其君，請討之。公曰：告夫三子。孔子曰：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敢不告也。君曰：告夫三子者。之三子告，不可。孔子曰：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敢不告也。（590）

先說明歷史事實，知道它的用意就可以了，因為講書是為了現在可以用。

做事，治理國家，不論是那一種政體政治，總之必得有一位領袖。民主立憲也必須有一個主人負責，就怕「政出多門」大家都作主。正該作主者反而作不了主，其餘人都作主，而且亂作主。有事開會議決，也不實行。例如美俄要交戰，美國國會刪去國防預算，又要打仗，又求不花錢，這事如何辦？

「陳成子弑簡公。」

孔子之時，齊魯是二大國，靠近齊國者為陳國。陳國亂時，有一個人跑到齊逃難，「五世其昌」的典故就出於此。到第五世為陳成子，「陳成子弑簡公」，亂臣賊子人人皆得而誅之。

「孔子沐浴而朝，告於哀公曰：陳恆弑其君，請討之。」

魯是大國，孔子雖然已經不作官，但是朝中元老，看魯君不動作，孔子便沐浴齋戒而上朝。對魯哀公說，陳恆殺了齊簡公，我們魯家去討伐他，即使力量不夠，也必須設法連絡其他人去討伐他。

「公曰：告夫三子。孔子曰：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敢不告也。
君曰：告夫三子者。」

魯家患的病也相同，魯君說：你給三家說去吧！兵權全在三家手上。孔子說我雖不作官，國家有事還是會與我討論，我不能不說。你叫我去告訴三家，我就去告訴三家。

「之三子告，不可。孔子曰：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敢不告也。」

去了以後，對三家說。三家說，齊是大國，我們力量不行。其實魯國雖然人少，但是齊人有一半不服，合起來也能勝。三家不辦，他自己有短處的原故。三家說：你為何而來？孔子說：我請魯君出兵討伐陳恆，魯君要我告訴三家，我說「以吾從大夫之後，不敢不告也」。不論有沒有兵權，不能不問。

今日的大毛病，主事者不能作主，都是下頭辦事者作主。我們縱然辦不到，主持公道也好，這就是為公，別同流合污，那是喪天良。

【十四·二十二】

子路問事君。子曰：勿欺也，而犯之。
(594)

「子路問事君。」

君，指在上者。

「子曰：勿欺也，」

主管壞，我們有義務給他勸諫指正，當課員勿欺課長，課長勿欺主管。三諫不從，出之可也。不可欺瞞長官。

子路問事君，孔子說，「勿欺也」，只要給誰辦忙，實在辦，真心辦，不辦假事。

「而犯之。」

「而犯之」，勸諫指正他。他不高興，也要犯顏直諫，為什麼原故呢？為了公家。勸諫後，他不聽從才離去。不要隨他，以免倒楣，否則為喪天良。

【十四·二十三】

子曰：君子上達，小人下達。（595）

這一章兩句話很籠統，自古以來便沒有注出所以然，上、下指的是什麼？不知道。凡是沒有具體說出來的，就是包括一切都是這個樣，一體萬用。集解說，本上，末是下，萬事求根本，這是上。零碎者是末，是下。不一定要用形上、形下，但是形上、形下也包括在這裡頭。

「子曰：君子上達，」

君子，有學問者，辦事先揀重要辦。

「小人下達。」

小人不是指壞人，指沒有學問的人，舍本務末。

你們學論語是世間法，學佛知道什麼是本嗎？能了生死是本，求升官發財是末。再者，有人為求平安，這與求作官的人相互比較，古來有人寧可為求平安，而隱遁辭去的，求平安就是本。文天祥投降元朝就能升官享福，不投降就得死，文天祥選擇了殺頭，這是本。

總之，如大學說的：「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。」

【十四·二十四】

子曰：古之學者為己，今之學者為人。（595）

愈是不講出所以然的，愈難講。這可以一體萬用，全在自己會用。

「子曰：古之學者為己，」

這一章不可以錯講。古代風俗厚，今世風俗薄，都是如此。古時候的人求學為自己，現在人求學是為別人。用什麼度眾生？多是盲者騎瞎馬，半夜臨深池。而且還要以盲引盲。但是這還可原諒，自己度不了，只是「愚而好自專，賤而好自用」者流。今日之下，卻引人進入，然後欺騙人還要劫人的錢財。

「今之學者為人。」

古時是先造就自己，智仁勇必須先成就起來，然後出來辦事，不許間著。今人為了成就名利，為了讓別人知道他是高人，貪名圖利，學一星期，就登廣告，廣事招徠而已。

【十四·二十五】

蘧伯玉使人於孔子，孔子與之坐而問焉，曰：夫子何為？對

曰：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。使者出。子曰：使乎！使乎！
(596)

蘧伯玉是孔子的朋友，子產也是。從前人若不知他是某某人，就得觀察他交往的朋友便知這個人，酒有酒友，賭有賭友。大學說：「小人閒居為不善」，藏不住的，人「如見其肺肝」一般。諺語也說：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為。」看孔子的朋友，就知孔子的為人。見蘧伯玉、晏平仲、子產等，就知孔子的為人，孔子就絕不與陽貨交往。

「蘧伯玉使人於孔子，孔子與之坐而問焉，曰：夫子何為？」

「蘧伯玉使人見孔子，孔子與之坐而問焉」，朋友派當差來，他就是你的客人，不是你的當差。「與之坐」是為了安穩說話，站則不安，匆匆忙忙，坐著詳細問。「夫子何為」，蘧夫子做什麼？

「對曰：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。」

當差的「對曰」：夫子在求改自己的過錯，還是辦不到。

「子曰：使乎！使乎！」

使者出，孔子說：「使乎，使乎。」這和「彼哉，彼哉」不同。使乎，真合你的使命，真合你的使命。蘧伯玉好，派的使者也好，欲寡過而不能，又謙虛又有君子之風。現今的使者，必定說：我的長官值得驕傲，又有洋房，又有錢，而且在外國銀行存有大筆的錢。

孔子為什麼讚歎？蘧伯玉好，使者也好，問蘧夫子平素居處如何，使者如此答覆，把蘧伯玉的身分表達出來，又謙虛又是君子。

論語能得一句而去學，就不錯了。

子曰：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。曾子曰：君子思不出其位。
(598)

吾只選吾認為的這一方面說，沒有就二、三方面都說，如此可以省時間，你們自己可以去校對。

憲問篇記錄的事情雖然比較簡單，二、三句就一章，但是文理有問題。這一章是無人問，孔子自己說，下文又記錄曾子所說，所以有問題。我們不考據，只要知道經文說的事情就可以了。

「子曰：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。」

政不只是政治，這是總說。不論辦任何事，不是你的事，不必多管，管好無功，出錯就怨你，出力不討好。謀者，計畫，如同在一機關管同一科可商量，若是管財政的，就不必管民政的事。他人在辦公事，不要接近，而且要迴避。一概不看別人的公文，紙片也不可看，給你看，你也必須避嫌疑。從前有洩漏秘密罪，所以

就怕多找麻煩。

你們念一條學一條，要舉一反三，不依著讀過的經典辦，有什麼用處？諸葛亮讀書「略觀大意」，陶淵明「不求甚解」，這都是很高的境界，我們不可學。

若朋友的私事，來找我們幫忙商量，可為他出主意，但也必須看對方的情況，例如他有父母在，那我們如何出主意？朋友也有遠近的分別。事情還要看大小，比如父母作主的事，應當尊重人家的父母，撇開人家的父母，有這個道理嗎？例如有人來找吾證婚，若是他父母來找我，那就可以，沒有主婚者，吾決不為他證婚。

「曾子曰：君子思不出其位。」

曾子又說，這是別人記載，才稱曾子。這段的意義，與孔子所說意義相同，文字不同而已。

君子指有道德、有學問的人，凡事必須先思想、計畫才辦事，但幹什麼研究什麼，如開書店不必替泥瓦匠出主意。試問：你自己的本分事都籌畫到了嗎？為什麼

去籌畫別人的事呢？

有注解說這是一章，或者說分二章，我們只要學一條就可以了。

【十四·二十七】

子曰：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。
(599)

「子曰：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。」

言是說所辦的事，行是實行行動。

你能做五分，給人說四分、三分，甚至說五分，說五分已經是不對了。因為若有障礙，似乎不夠五分，就是吹大氣。只說二、三分，能辦到五分，不是更好嗎？就是辦得三分也可以。

有道德學問的人，說了話而辦得不够分寸，就是最可恥的事。不必人家來批評，自己就是小人。

【十四·二十八】

子曰：君子道者三，我無能焉。仁者不憂，知者不惑，勇者不懼。子貢曰：夫子自道也。（599）

「子曰：君子道者三，我無能焉。」

孔子說，何謂君子？君子的道理離不開下面三條，能辦到就算君子，我孔某人可是辦不到。

「仁者不憂，」

我們比起孔子如何？而現今的人以為孔子不如他，三條都做到了，孔子不如他。做到仁就沒有憂愁，有憂愁就夠不上仁，在社會上不但不妨害人，而且要對他有好處。你吃虧，對方就占便宜，仁就立住了。

「知者不惑，」

「智者不惑」，慧是聰明，智是有決斷，唐代「房謀杜斷」，有決斷就是不惑，惑是迷亂，不惑就不迷亂。

「勇者不懼。」

智仁勇三字都是大公無私，該生就生，該死就死。仁者有智，仁者有勇，勇者不懼。有智則有勇，有勇不一定有智，有智不一定有仁。

這些吾都說過了，你們未能照辦，那如何成就、開悟？聽不進去，就看不進去。看書要看進去，在字裡行間看，別死在上頭，要揣摩環境。所以吾要你們一定

要背誦，書讀千遍，其義自現。背誦可以進入註解說不到的地處。彌陀經，聞樹聲，得音聲忍。娑婆是以音聲做佛事。書上說：「眾鳥駐足，魚龍聽樂。」

子貢說：「夫子自道」，夫子你自己說自己。

吾九十多歲了，眾苦磨礪而有今日，吾所說話是苦中得，可惜大家都不聽，非得要有現象才信。

論語一句，受用無盡。

【十四·二十九】

子貢方人。子曰：賜也，賢乎哉，夫我則不暇。

(601)

「子貢方人。」

這一章的筆墨官司很多，吾選擇吾所依從的說，吾不是自己注解，仍是選擇古人的注而已。

方人，方有兩種解釋，一是比較，張三與李四比較；二是批評、毀謗。漢代鄭玄注成「毀謗」，吾採這個注釋，與下文才能連成一氣。今日講究批評人，以為愈辯愈出真理，這是胡說。

子貢指出某人好，某人壞。

「子曰：賜也，賢乎哉，」

「賜也」，要一頓。「賢乎哉！」乎，未定的詞氣，如同語體的「嗎」。賜啊！你賢乎哉，你賢，你很好了嗎？

「夫我則不暇。」

我啊！我可沒這個工夫，我不行，為什麼原故？大學說：「有諸己而後求諸

人，無諸己而後非諸人」，與「賜也，賢乎哉」對照對照，這是孔子教人的方法。

〔十四·三十〕

子曰：不患人之不已知，患其不能也。（602）

「子曰：不患人之不已知，」

別犯愁自己會什麼，別人不知道我們。或許我有德有學，為什麼他卻找別人，不找我？這是你自以為有學問，有道德。誰敢說有學問、有道德？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你自以為有學問、有道德，就是無學問、無道德。平常人大都是學而知之，若生而知之是聖人，要在學而能改。吾年少時很狂，以為天生我才必有用，舍我其誰？如今才稍稍知道自己，自己是不通。

「患其不能也。」

「患其不能也」，怕你沒有相當的能力。君子不器，孔子文武都行，全才很難。以孔子的能力，在魯司寇治理幾個月，也遭人離間，就周遊列國，何況我們！

學這一章，希望你們要死心塌地學，學「常禮舉要」，看「通鑑輯覽」，學「閱微草堂」的文字。這三門課，諸位幾個人做到？一事不知，儒者之恥。

吾教學是為治病，這治病之言都是逆耳之言，若錄音給外人聽聞了，以為是吾在發牢騷，火氣不小，而且現在是危行言遜的時候，怎麼可以危言？

【十四·三十一】

子曰：不逆詐，不億不信，抑亦先覺者，是賢乎？（603）

這一章按文理就難講。

「子曰：不逆詐，」

「不逆詐」，逆，迎的意思。事情還沒有來而前去迎接，就是逆。詐，對方虛假有詐。出社會一辦事，心中先別存有對方是鬼頭鬼腦的成見，如今「爾虞我詐」你憂愁我，我欺騙你，終日憂愁，這是縱橫捭闔者的一套。

「不億不信，」

「不億不信」，億同「憶」字。心中不先想「他說的話不可靠」，不存這種心。防人就是逆詐，億（憶）著對方以前的不信不實。

諺語云：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無」，這不是矛盾嗎？這等事離開佛學就講不通。古人叫佛學為玄學，有人就排斥佛學，但是儒家微妙的地方，都是佛學說出來的。如易經說：「精氣為物，遊魂為變」，儒家不說靈魂的事。有人以為儒家主張淡薄，其實是後來的學者把儒家弄淡薄的。有人說，有財、多食者，魂散的慢，否則散得快，子思一月才吃九次飯，顏子也是如此，那魂早消散了。既然周易說是「變」，魂如何消散？有門戶之見，也不可以。所以佛家講不分別，才可

以開智慧。

「抑亦先覺者，是賢乎？」

「抑亦先覺者，是賢乎」抑亦，抑是一個反轉。假若你「逆詐，億不信」，自認是有先見之明的先覺者，這真是賢能的人了嗎？

孔子為什麼不認同這種先覺？孔子主張，不逆詐，不必想，不去迎接，對方的事都知道，這才是先覺。

假使上面這些事辦不到，又不能不知道對方來意如何，既不是先覺，對方如何，你要如何知道？中庸云：「至誠之道，可以先知」。若爾虞我詐，那麼他詐你也詐，詐對詐，一樣。

【十四·三十二】

微生畝謂孔子曰：丘，何為是栖栖者與，無乃為佞乎？孔子曰：非敢為佞也，疾固也。（604）

「微生畝謂孔子曰：丘，何為是栖栖者與，無乃為佞乎？」

微生畝即是尾生，從前父母師長的名必須避諱，現今是無禮無義。

「丘」讀「某」，避孔子的名諱。栖栖，不安定，慌慌忙忙，遑遑促促，孔子席不暇暖，所忙何事？人們都是重古薄今，其實應當只論好壞，不論古今。

「無乃為佞乎」

用佞口炫耀自己的學問嗎？

「孔子曰：非敢為佞也，疾固也。」

孔子說，我不敢自己佞口悅人，討人喜歡。「疾固也」，疾，毛病。固，鄙

陋。我難過的是一般人太鄙陋了。這種講法說不通，這世上誰敢說有學問？吾有一解釋，固做固執。固執一條，別的都不聽，例如學佛有我執、法執，都是毛病。可與共學，未可與適道；可與適道，未可與權，通權達變而不固執，這不容易。

孔子的時代，有各種學說，各人執著他自己的一條，不聽別人的話，為他改正，改不了，孔子疾的原因在此。

【十四·三十三】

子曰：驥不稱其力，稱其德也。（605）

（七十二年五月六日，雪公病四週後，接著講）

注解所詮釋的很多，可供參考，並不是詮釋的就對，講的人要採取合宜的為大眾說，其餘的大家自己參考。

「子曰：驥不稱其力」

念誦記得住，很重要，能記住前文，那後文自己也會講了，注疏「以經解經」最穩當。這一章意義同「射不主皮」章，注重規矩，不注重力量。驥是千里馬，不稱其力，馬能行千里，一般人注重這個，一日能行四百里的馬，就是好馬。若人受不了，駕御不住，我們一騎上千里馬就摔下來。馬的好壞全在駕御，如拉兵車只講力不行，注重如何走法，全在會調御，有五種馭法，如鳴和鸞等，馬鈴聲必須合符音律節奏，才不會亂，這才是能上軌道的良馬。

「稱其德也。」

不稱其力，稱其德也。德，指馬懂得種種規矩，才可以駕車、上陣打仗。好馬不只稱讚他的力量，更要稱讚他的德能。

這是什麼意思？這與「射不主皮」章相同，教學生要注重他的品德，不只注重他的才能而已，曹操、王莽文章好，但是為亂天下，有什麼用？今日教育不重德

育，只重藝術，舍本務末。社會殺搶的亂，還是小事，一起戰爭，內部不團結才是大害。平常辦事，必須有規矩，如超車等都是毛病。守規矩、上軌道第一，才能是第二。以這一章舉一反三，就可以了。

【十四·三十四】

或曰：以德報怨何如？子曰：何以報德？以直報怨，以德報德。（606）

孔子談仁，談恕道，主張「犯而不校」，所以有人有這問題。你們以後讀書必須看口氣，吾不只是教書，而且教經驗。

「或曰：以德報怨何如？」

人家對待我們有怨恨的事，如何消除？若也是以怨相報，就無窮盡了，譬如吊

著的東西搖動左右，來回不止。科學、哲學都可做引證，但所講的不徹底，都是死的。人的心是活的，萬法唯心，提出用德報怨恨來感化他。孔子固然不贊成，用這方法也有效，中國對日本就是以德報怨。不廢日本天皇，也不必日本償還戰費。但是有時也沒有效力，所以與我們絕交的國家中，最不應該的就以日本為首。在位者為爭權奪利所以如此，而日本百姓則多傾向我們。所以俗話說：「久居傘蓋無家世」常作官沒有好結果。內地有說：「一輩子作官，三輩子打磚」，反而是「不讀詩書有俊傑」。

「子曰：何以報德？」

孔子說，以德報怨，若反過來別人對我們有恩惠，我們用什麼相報呢？因為孔子講中道，不過與不及，以德報怨不合乎中道。

「以直報怨，以德報德。」

底下說出方法，以德報德，他人待我們以德，我們以德報他，不能以怨報德，

如對日本。對人有怨恨呢？不為己甚，辦事到恰當好處，不過甚，用直回報他，存公直的心，不往怨上走，也不往德上走，正正當當，宥情度理，該如何辦就如何辦，不可記恨。譬如：怨人落在我們的手中，本來他的罪可判五年，也可判七年。因為他與我有怨，可判五年，卻判他七年。不肯想他的情況是否可以原諒，心不往這上頭走。若以德報德，則點滴之恩，要報之以湧泉，報答十五分也不過甚。若以直報怨，就不必格外找他麻煩，該如何辦就如何辦他。

【十四·三十五】

子曰：莫我知也夫。子貢曰：何為其莫知子也。子曰：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學而上達，知我者其天乎！
(608)

「子曰：莫我知也夫。」

孔子說，我的情形別人都不知道，不逢知音。

「子貢曰：何為其莫知子也。」

子貢以為孔子有徒弟，各國君主也都知道孔子，為什麼說沒有人知？所以子貢說，怎麼夫子說沒有人知道您呢？

「子曰：不怨天，不尤人，」

孔子說，不怨天，不尤人。為什麼不怨天？天有天命，到時，定下什麼事這樣便這樣，天命如此，就得承受，再也不埋怨天，上天安排如何辦便如何辦。例如孔子一生並沒有辦壞事，先是死了兒子，最好的學生顏回也死了，什麼是天命？在陳絕糧，餓七天，孔子也絕不怨天，天命該如此。這誰做得到？君子才知天命，一般人不知，略遭不如意，就怨天無眼。

不尤人，某人對不起我，那我就對得起某人嗎？我對他有好處嗎？君子講省察

責備自己，有人毀謗仲尼，孔子不怨，例如孔子對於陽貨、盜跖等，絕無怨尤對方的心。我們既然不知道自己，如何能知天命？這或許有人能做得到，下二句就難了。

「下學而上達，知我者其天乎！」

在不怨天、不尤人時，自己仍然不變，俞伯牙終身不遇知己，後來遇到鍾子期，子期死後，俞伯牙碎琴便永不彈琴，這就不行了。孔子沒人知道他，也要下學，一步步求學往上進，才能達到無上的境界。孔子不論遭受什麼逆境還是求學，真知孔子之道者，只有天。

辦政治，孔子即使有門路也不幹，因為「獲罪於天無所禱也」。陽貨要他出來從政，他也不幹。天命要我死便死，決不枉道苟活。如何是積極，如何是消極，必須思考。

【十四·三十六】

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。子服景伯以告，曰：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，吾力猶能肆諸市朝。子曰：道之將行也與？命也。道之將廢也與？命也。公伯寮其如命何？（609）

講書與作文不同，講書貴在如何令人聽明白為原則，要知道如何說。

這章書有兩個重要點，有當事者，有受害者，另外有二人，一是袒護者，一是說壞話者。受害者一是孔子，一是他的學生子路。還有一位聽壞話者，是第五者。說壞話者是當權的人。

「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。」

孔子在魯為司寇，三月而魯大治，辦得很有成績，國家應該信任孔子。但是齊魯一南一北，鄰邦都是仇敵，如吳與越、秦與楚、燕與齊，近代的英與法、德與法也都是世仇，找中國麻煩的都是日本。

魯國三月大治，齊國便饋贈女樂給魯君。魯君心裡是想親近孔子，但不敢聽孔子的話，只敢聽有權者的話，有權者在三家。齊國知道三家有權，先送禮給三家，所以季氏陪魯君偷偷出城去看女樂表演，三日不上朝。孔子做司寇時，他的弟子多為邑宰，冉求、子路都是，求也藝，由也果。冉求知道季氏不可勸便不說，子路則不然，或許是子路有說到當權者的過處。

公伯寮，有人說是孔子弟子，曾從孔門學習，後來離開了，公伯寮本來在孔廟陪祀，為了這件事而被取銷。史記則說不是同一人。古來同名姓者很多，從疑就可了。公伯寮對季孫說，子路是孔子弟子，孔子若強盛起來，三家就完了。

「子服景伯以告，曰：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，吾力猶能肆諸市朝。」

子服景伯也是季孫的家臣，他來說公道話，對孔子說，公伯寮說子路的壞話，季孫半信半疑。我可以去幫子路解釋，子路雖是孔子弟子，但也是公正人，不會如

此，我可以使季孫辦公伯寮的罪，殺他棄於市集。「夫子」是指季孫。

「子曰：道之將行也與？命也。道之將廢也與？命也。公伯寮其如命何？」

孔子不贊成，說：我的道要能行得開，那是天命。孔子之道在百姓身上，大家得好處。我的道不能行，也是天命。公伯寮是什麼人？他雖然說子路的壞話，他能改變天命嗎？你不必去跟季孫說。這與齊饋女樂有關，這是天命。

不知天命，無以為君子也。君子樂天知命，遵仁義就是天命。孔子常說「聽天命」，但是不聽天命之處也很多，如王孫賈章，孔子說：「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」；在子畏於匡章，孔子說：「天將喪斯文也，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。天之未喪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？」孔子知天命不可違，仍往前幹，幾時走不動，才是天命不要他幹。

齊國饋贈女樂，遭到孔子拒絕，齊國收回去，後來因為有季孫的原故，魯君才

接受，若沒有季孫如此作法，孔子還走不了。所以諸葛亮知其不可為而為之，他在〈後出師表〉說：「惟坐而待亡，孰與伐之？」與其生而待亡，孰與伐之，或可不死。又如文天祥，天命不可違，但是忠義不能違，義之所在，終不投降。

最近看了甘地傳的電影，學問全在自己念書要多聞、多見、好問，舜好問而好察邇言，不能自滿。今日不如此，受教育反而受「滿招損」的禍害。孔子老來還在讀易經，謙卦是六爻皆吉，謙受益，從心中真真虛懷若谷，就受益，更增加學問，心若一驕滿，學問馬上退步。俗話說：「沒有三輩子作官，不會穿衣吃飯」。例如作對聯，「山海經」要對「忠孝帶」，吾好問才知道這些。

【十四·三十七】

子曰：賢者辟世，其次辟地，其次辟色，其次辟言。子曰：作者七人矣。（612）

孔子說，人在社會上，一是出任，一是處士。出任是出來做官，處士避世是不做官。不是人人都出任為官，或人人都當隱士。這當中不論才與不才，裡面含有天命，而天命從義裏來。

「子曰：賢者辟世，」

「子曰」，有注解說是衍文。賢者辟世，辟，避開，最高等的賢者，次於聖人一等。辟世，連名字都藏起來，沒有人知道他的名，第一等的賢者逃名，什麼善事也幹，就是沒名氣。

「其次辟地，」

第二等辟地，國家不可為，只可離開他，換地處。例如箕子避於朝鮮，微子啟離開商紂遯於荒野，孔子到衛國傳道不成。

「其次辟色，」

其次辟色，國君對我態度變，如醴酒不設，就可以辭職不幹，知所進退很要緊。

「其次辟言。」

再次一等，辟言，人家對你說的話都不承認，自己不覺悟，還大開議論，這就是不開竅。能辟言就不錯，以下就不足論了。

「子曰：作者七人矣。」

能辟者有七人，但沒有說出是那些人。後人的注解爭議很多，其實是多事。所舉的長沮、桀溺等七人，都是隱遁不出仕的人，說誰都可以。若說是堯舜，那是胡說。

有一點必須知道，孔子對這等人都贊成，沒有闢駁，甚至，對原壤之流也不失為故舊。注解的人都不講這些。至於墨子、楊朱，在孔子之後，孟子說他們的壞

話。孔子對於老子，也沒有說過他的壞話，而且還問禮於老聃。禮記中都有記載，有人說那是偽書，自己講不通就說是偽，那不可以。

〔十四·三十八〕

子路宿於石門，晨門曰：奚自？子路曰：自孔氏。曰：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？（613）

「子路宿於石門，」

石門，說法很多，吾採一種說法，指魯的南門，不是指地名。若石門是指別地方，子路無緣無故跑去那裡，為了什麼？子路隨孔子周遊列門，回來走到石門，來晚了，已關閉城門，住在城外，到了第二天早晨。

「晨門曰：奚自？」

晨門，管城門的人，不肯顯出名字，只領一分伙食。問子路，奚自，奚，何的意思。你從那裡來的？這時還很早，雞鳴開城門，守門的人一開門，子路就來了，心裡有疑問，所以才這麼問。

「子路曰：自孔氏。」

子路說，自孔氏。在別處說孔子，他人不懂，孔是氏而不是姓。滿六代後，有封地，就改氏。本姓是殷家的姓。

「曰：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？」

在這裡遇到內行的人，知道是孔子。孔氏也不是只有孔子一人，晨門說，你說的是：知現在的事不可為，偏還到處跑，還是碰不到的，那個人嗎？這人有學問，但不出名。

【十四·三十九】

子擊磬於衛，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，曰：有心哉，擊磬乎。既而曰：鄙哉，硜硜乎，莫己知也，斯己而已矣。深則厲，淺則揭。子曰：果哉。末之難矣。（615）

諸位聽論語，若一章不能開悟，縱使全部論語聽完，也沒用。見聞在你們個人，百聞不如一見，見聞很重要，見了必須問，一篇不知道必須問究竟。篇篇都知道究竟不可能，一、二篇透徹，眼力就不同於常人。悟了就容易，即使不悟也與其他不同。但是悟了還須實行，若不實行，大學博士也不如一位粗工。如學醫必須有醫院實驗，否則是念死書沒有用。孔子尚且說吾不如老農、老圃，劉備尚且會種菜，何況孔子，怎麼不會？注子只供參考而已。廿四史所說未必都對，我們比起他們，我們是什麼人，我們就對了嗎？

如前章所說的，既辟世、辟地、辟色、辟言，後文說：作者七人矣。或許可以

說指某人，但孔子沒說，就不必一定指某人。孔子並不反對隱者，孔子的時候有黃老，孔子不反對，到了孟子才反對，這就是孟子不及孔子的地方。孟子反對楊墨，那今日的馬克斯有什麼人反對？墨子兼愛，孟子譏為禽獸，今人有那一個人說這一個。

五四運動，正因為起於爭青島的愛國運動，卻有人利用它，成為文化運動。他們用的方法很多，沒有人覺悟，例如這東西都是毒，卻沒有人說。

一切學說只要說出能維持公安都可保存，無非為了要大家安穩，大家安穩就是好事。人道敏政，地道敏樹，人道對政治要緊。以下都說隱士。

古人的注子，或許古人懂，今人未必懂。

「子擊磬於衛，」

「子擊磬於衛」，磬，懸著的磬，擊磬於衛，某一天孔子在衛國敲磬。鼓有播、搗，磬可以嗎？不行，什麼原故？你們自己想想。鞀鼓可以撥、播、擊，不可

說搗磬、播磬。絲竹，你們或許知道聲音的變化，鼓、磬有宮商嗎！「鼓無當於五聲」，無鼓卻不能成樂。古人有彌衡擊鼓罵曹，唐明皇擊鼓，叫百花感動了盛開。

「有荷蕒而過孔氏之門者，」

「有荷蕒而過孔氏之門者」荷，古作何。蕒，草器。史記云，用草編的簍或筐，不一定做什麼用，裝食、裝衣、裝草等都行。蕒古作𡗗，筐中盛土，孔子說譬如為山，未成一簣。這個人所荷是什麼東西不知道，知道是荷一筐東西而已。

「曰：有心哉，擊磬乎。」

「有心哉，擊磬乎」擊磬不是平常人，是一位有心人，孔子不能亂擊，遇到知音了。

「既而曰：鄙哉，硜硜乎，」

「既而曰」，等等時間。「鄙哉，硜硜乎」，吾從史記，硜硜是石頭聲，聲音

很堅硬，不空虛，敲擊中間、緣邊都不同，磬聲是很堅強不變的聲音。「硜」重複，意思是堅強啊堅強。

「莫己知也，斯己而已矣，」

「莫己知也，斯己而已矣」斯己古作斯「己」，宋人改作「已」。己，自己；已，止也，說法不同。莫己知也，沒有人知道我。「斯己而已矣」該完了就完了。聽磬者說：打磬的人，他不知道他自己，他要知道他自己，他就不這樣打法了。意思是認識環境，光主張自己的，人家不知道。

「深則厲，淺則揭。」

「深則厲，淺則揭」，這是詩經上的話。聽磬者說了擊磬者不認識環境，下面再念二句詩。厲是石頭磨礪以須。揭是提著衣服，遇水淺就把衣服一提就過去。深了只提衣服不行，還須安放石頭，踏石頭過去。古人曰：十月成梁。遇深水一個過法，遇淺水一個過法，不一定。你敲擊的磬聲一味硜硜然，擊由心出，不懂變化，

你雖然有心，對現在時局不懂得。這位是一位隱者。

硜，也有果決強勁，果敢勇氣很強硬的意思。

「子曰：果哉，末之難矣。」

「子曰：果哉，末之難矣」，若人人強硬，果敢，還有什麼難辦的呢？孔子知其不可，雖不可，我還是這麼辦，什麼緣故呢？義之所在，一天就辦一天。

問答，都是活口氣。你這位荷蕢者說話很果敢，很有決斷。若人人如此，那就沒有困難辦的事的了。但是孔子也不是不果敢，否則為什麼知其不可而為之？又為什麼不受陽貨的薦舉？為什麼齊人饋女樂，就離開魯國？為什麼衛靈公問陣，孔子說只知俎豆之事，明日遂行？必得悟而圓解。我們只看一、二面，所以不會大開圓解。

我們夠不上求學，勉強夠上學。孔子提倡求學，學就不容易，可以共學，未可以適道；可以適道，未可與立；可與立，未可與權。權，唯有聖人懂。那一件能這

麼辦，那一件不能辦，聖人能知。衛國亂了，孔子就知道「由也死，柴也來」，由，子路果敢，必殉難而死。孔子說，由也好勇過我。暴虎馮河的辦法，孔子不取，必也「好謀以成」。你們有一條悟了，就好辦。

【十四·四十】

子張曰：書云，高宗諒陰，三年不言，何謂也？子曰：何必高宗，古之人皆然，君薨，百官總己，以聽於冢宰三年。（618）

「子張曰：書云，高宗諒陰，三年不言，何謂也？」

這一章是子張問孔子，有關書經上說的話。書經記載三皇五帝、古代的歷史。書經說，殷高宗，「諒陰」，朱子也不會說，注子對或不對，我們也不知道。陰，古代叫閭屋。諒，梁的意思。陰有屋有梁，用一根木頭支起來的屋子。高宗父喪，

從前有三年之喪，要茹素三年，喪服有一定，要散邊，不能捲起，皇宮不能住，要住在像菴的小破屋。衣食住都簡單。今日當然不興這個禮了。

而且「三年不言」，做皇帝遇到父母之喪與百姓相同，住破屋，三年不與人交際談話，那國事怎麼辦？從前和今日不同，從前有宰相制度，孔子那時已變樣了，所以子張問，國家事情怎麼辦。

「子曰：何必高宗，古之人皆然，」

孔子答，何必高宗？你所見太小，不是高宗一人如此而已，古時候的人都這樣。「古之人」，指在位當國君者，什麼事都沒有父母之喪來得大，連國事也是如此。民國以前，在外作官，有父母之喪，再好的官位，也要辭職不幹，叫丁憂，服滿再出來做官。到清代改為二十七個月，孝是第一條。今日男女混雜，到時上花園有什麼用？沒有哀思。孔子說，臨喪不哀，吾何以觀之哉。

「君薨，百官總己，以聽於冢宰三年。」

「君薨」，君王死。「百官總己，以聽於冢宰三年」有宰相，代理天子，像君主立憲，滿朝百官必須聽這位宰相。周公就是如此，他是冢宰。孔子時候大家已不遵守這個禮制，所以孔子舉出這點。

下一章經文，就說禮的事。編書者夾在這裡，和這一章書有關。

【十四·四十一】

子曰：上好禮，則民易使也。（619）

這章書是另外一件事，但與上章有關，上章說的三年喪是禮。孔子教人「博我以文，約之以禮」，要先學禮，禮如法律，法律是強迫，禮是和平。遵禮是君子，不遵禮是小人，禮加在君子，刑罰加在小人。禮是上行下效，堯舜率天下以仁，而民從之，桀紂率天以暴，民也從之，反之則不如此。必須以身作則，辦假事不得往生，一切都是假的原故。

「子曰：上好禮，則民易使也。」

只要在上位的人把禮守得住，禮有禮的根本，所以林放問禮之本。我們所學是禮的儀式。孔子事君以禮，人們以為孔子諂媚國君，上好禮，才能率領老百姓。自古以來當領袖有兩件事，一是作之君，作領袖，一切在前頭幹，以身作則。一是作之師，君是老師，什麼也會。如中國的醫學始於內經，軒轅黃帝所作，文體類似漢朝，或許是口述。岐伯與黃帝就是談這個，所以黃帝也要為百姓治病。醫學院講內經就夠了，但是不懂易經、禮記，內經只說醫理，易經只說道而已。到了漢代，張仲景才有藥方。作之君，作之師，教了百姓才能用百姓，所以上好禮，百姓便容易配合，你為國家辦事，他也為國家辦事。

中國主張三才，天不能錯了天時，地不能錯了土地。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從前大皇帝必講禮，一年有祭祀，為了報恩不忘本，要祀天、祀稷。祭天是第一條，這是奉天，尊重天命。每到立春，大皇帝必出來東郊耕地，皇后必餵蠶，抽絲織布。清代末年還都如此，各省縣的官也得迎春、推犁，這是奉地，百姓才有

衣食住，使人民「富之」。天生萬物以養人，再來要如何辦？要「教之也」，謹庠序之教，教育以德育為本，藝術是末。

禮之本是什麼？毋不敬。敬是摒除一切，念茲在茲，能這樣，前途才有希望。凡是害人的事不可幹，拿出良心來幹。

講論語，有講論語的意義，講什麼書有什麼書的意義。你們先學佛，後學論語，為什麼？臺灣佛法原來是空洞的，雖然空洞，大家還信，空洞不算壞，只是不知佛法為何物。至於其他教雖然也有，但是臺灣人不甚重視。再就是臺灣人信神、信媽祖，所以吾來臺灣初期，先隨順大家，宣揚佛法。那時念孔子書的大有人在，開口孔子公，閉口孔子公。日本控制臺灣時並沒有反對孔子，但是臺灣文學不免脫節，也比現在好，所以吾也添了國文補習班，注重文學，不注重道理意義。今日中國文化不及從前，中國文化簡直沒有了，危險極了。

今日之下，中國文化一天不如一天，孔子公打倒後，中國文化也隨之被打倒了。現今局勢十分危急，中國文化簡直沒有了。政府提倡三民主義，說根源於孔

子、中國文化；而外國人以為是老腐敗，不合時代。民族主義，外國人怎能知道？最初洋人的哲學，也講唯心，講一元。黑格爾以後，有馬克斯，講唯物，講二元，而且是多元。這是光緒年間的事，吾一直見過來。說到五四運動，知道真相的人很少，所說的都是變質的五四運動。

論語是真正的中國文化。而懂中國文化，來講論語的，有幾人？文理暫且不講，何況是論語的道？吾講論語，也只有在此地講，因為你們多數為信佛的緣故。

哲學、名學、覺學各有不同，中國從前沒有哲學，哲學害死人，鄉土文學也是如此。如今有報紙刊登，百分之一是中國文化，百分之九十九是雜說，要想前途好，難了！大家不覺悟，只學老莊楊墨，也絕不能造出原子彈來毀滅世界。外國哲學就不是如此，一、二句話就害人。

始作之謂之聖，述說謂之賢。若沒有諸子各家聖人，創造種種學說，天下絕對亂不起來，所謂「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」。中國儒學，中國文化，簡要就是「公安」二字，不問如何辦事，要讓大家都安，只要安穩就行，如黃老主張無為，能公

安就行。道家講「長生」，所以醫學生於道家，儒家對於治病則在其次。道家半內半外，世出世各半，不徹底，是否真不徹底也難說。儒主張「公安」，但不能不生，所以道家主張長生，但是有生必有死，所以佛家主張無生。

【十四·四十二】

子路問君子。子曰：修己以敬。曰：如斯而已乎？曰：修己以安百姓。修己以安百姓，堯舜其猶病諸。（620）

「子路問君子。」

子路問君子。魯家注重禮樂治國，能遵從禮樂是君子，不能就必須用刑罰。禮樂和平，聽了能接受固然好，不能接受也不罰，默擯而已，因為他是小人嘛。就政

治來說，就得依法律，不依法律就必須判罪。道德行於君子，王法行於小人，希望你們成君子，吾就很滿意了，能站住人格，就有成佛作祖的希望。

「子曰：修己以敬。」

孔子說，修己以敬。修也作脩，修理的意思，修理自己。人有身，還有心。佛教一元化，無二元化，萬法唯心，唯有一乘法，無二亦無三。但是孔子並沒有說內外。林放問禮之本，本是性，孔子也說：禮云禮云，玉帛云乎哉？禮的根本，在毋不敬，修己以敬，身口意三業都敬。你們念佛，有口無心，就是沒有敬字，必須三業都在佛上，口念不亂，這是身定。學然後知不足，孔子到老還學，何況是我們。

「曰：如斯而已乎？曰：修己以安人。」

「如斯」指修己以敬。子路懂了這層道理，所以說「如斯而已」。但是子路以為太簡單，嫌範圍太小。若是我們修己以敬也夠不上。孔子再說，修己以安人。孔子之道，就在公安上，只求自己安，其實不安，若不懂敬，只有倒楣不會安。因為

子路已知修己以敬，所以孔子進一步告訴子路要修己以安人。人不僅只有齊家，必須使大家安，你只要三業清淨，不妨礙他人，人就安了。我們妨害人，念佛沒用處，回家也不得安，不要說公安，私安也沒有了。

「曰：如斯而已乎？曰：修己以安百姓，修己以安百姓，堯舜其猶病諸。」

子路勇敢，也懂這個道，子路又說，能安人就行了嗎？

孔子又說，修己以安百姓。因為這一句所以上句有人注是齊家。安百姓，就不是齊家了，也不僅是安鄰居，是治國，總之就是修、齊、治、平，就是天下為公。孔子說：「博學於文，約之以禮。」若不必禮，人人隨便，這是擾亂天下之道。孔子的大主義要與禮運相合。人道敏政，天時、地樹、人政，辦政治使人公安，國泰民安，百姓才能安，孔子要子路、顏淵「盍各言爾志」，孔子的志是「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懷之」，這個志願狀似輕鬆，其實很難！辦到天下人都安，堯舜也

辦不到。

【十四·四十三】

原壤夷俟。子曰：幼而不孫弟，長而無述焉，老而不死，是為賊。以杖叩其脛。（621）

「原壤夷俟。」

今日的坐椅、凳、桌等，發生比較晚，或許是漢以後的事，先秦沒有。日本學中國，有榻榻米、矮几，榻榻米上鋪墊子。尻骨坐於兩小腿上就是坐，直起上身是跪。蹲，尻骨坐於席，抱膝靠身，比較安穩，或許是養生的方法，古人有抱膝而吟的習慣。皇侃疏以為原壤是方外的聖人。

孔子與原壤是老朋友，孔子來找他，不是原壤他來找孔子。若這個人不好，孔

子也不去找。孔子不去找陽貨，孔子去找原壤。原壤夷俟，夷，安穩蹲著。俟，等孔子。

「子曰：幼而不孫弟，長而無述焉，老而不死，是為賊。」

孔子不是自己去，學生跟著去。孔子對學生說，原壤這個老人，年輕就這樣，連子弟的禮貌也不幹了。述是後人隨著學為述，原壤年長了也沒有闡述說明古聖之道。年長了也不上學，無所闡述。到了老年來，他還活得很壯，這麼大還沒死。他學老子，所以稱他是方外之聖。

「是謂賊」，賊是有害於禮貌道德，不講究禮樂道德。

「以杖叩其脛。」

孔子說完了，以杖叩其脛，他兩手抱膝，所以孔子用手杖叩其脛。

原壤恐怕不下於「作者七人」，孔子和他交朋友，可見原壤並不是泛泛之輩。

孔子不反對他，禮記說：「故者不失其為故」，這是指原壤母親過世，孔子送槨給原壤而說的。

【十四·四十四】

闕黨童子將命，或問之曰：益者與？子曰：吾見其居於位也，見其與先生並行也，非求益者也，欲速成者也。（624）

「闕黨童子將命」

闕黨，這個地名的考據，無關大旨。吾主張是闕里，曲阜為闕里，是孔子的住處，闕里是聖人之邦。互鄉則是不講理的地處，孔子也都與他們來往。不到二十歲都稱童子，冠而字之，家裡來了客人，童子只可當侍者，子弟沒坐位。例如有當差的人，來到客廳內，子弟侍候要點煙倒茶，站在屋角，不亂走動。將命，就是迎客

送客。當司儀，便可有坐位。這位童子未滿二十歲就當招待，可平起平坐。

凡事以身作則，否則不能教人。

「或問之曰：益者與？」

或問之曰：有知禮的人問，闕里是禮義之邦，為什麼使年輕人做招待，令童子正式陪客、傳命令？禮記云，年長以倍則父事之，隨其後；長十年則以兄事之，雁行。莫非這位童子聰明，想令他速成嗎？可見這不是在孔子的地方。

「子曰：吾見其居於位也，見其與先生並行也，」

孔子說，我看這位童子招待客人，自己有坐位，又看見和年長者雁行，平走，絲毫沒有一點謙恭禮讓。

「非求益者也，欲速成者也。」

「非求益者也」，並不是想求著學，謙才受益。今日興洋人那一套，是自掘墳墓，誰是愛國的人？謝枋得祈求元朝，賜予他墓碑「宋故處士」，便感激不盡了。謝枋得後來也自盡。千家詩中有他的詩。（按：謝枋得「慶全庵桃花」詩：尋得桃源好避秦，桃紅又是一年春；花飛莫遣隨流水，怕有漁郎來問津。）

「欲速成者也」，他想著快快的成名，地位、年紀、學問、德行都不夠，成什麼？成就他的狂妄而已。

